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第七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圖書館藏書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日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Vol. XXIV, No. 7, April 10, 1927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十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稿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發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原價二角）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十六方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　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　對面正文　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前後以外正文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二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定單號數
（二）定戶姓名
（三）在何處定
（四）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七號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日發行

插圖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典禮……四幅
武漢之軍事工作……三幅
日本政局之變動……二幅
現代日本的政治……周鯁生（一）
在華之外國經濟勢力問題……胡善恆（一八）
（圖）威尼斯木彫……（二七）
在華外人利益的調查……倪文宙（二八）
法國前總理克萊孟沙氏訪問記……丁肇青（三四）

現代史料

列强海軍之現勢……育幹（三九）
意國批准比薩拉比亞條約與日本……幼雄（四三）
俄瑞糾紛的解決……幼雄（四五）
兩個裁軍會議……幼雄（四五）
日本統治下之台灣產業發展現況……育幹（四六）
日本統治下之朝鮮產業發展現況……育幹（四八）

姚際恆詩經通論述評……陳柱（五一）

杜鵑研究……賈祖璋（六〇）

以哲學的眼光談談跳舞……徐慶譽（六八）

短刀（小說）……米星如（七三）

和解（小說）……日本志賀直哉著 張資平譯（七八）

外艦砲轟南京事件之重要文件（附錄）……（九五）

時事日誌……（九九）

現代日本的政治

周鯁生

近年來國人對於外國政治的研究，表現不少的興趣。可是一方面關於遠方歐美列國政治的知識雖然很有長進；而對於近鄰日本的政治，反而忽略過去。一般的說來，現今國人關於日本政治的注意，似乎尚不及二三十年前中國初講維新的時候。從一方面看起來，這是一種進步，因爲我們現在已經過了間接輸入的時期，要直接從西洋考究近世政治思想與制度。而從另一種見地上看，這也可說是退步，因爲我們把一個實在和我國最有關係的近鄰的政治事情，應當特別注意的，反而看過了。一個外國，不能因爲她是我們的敵國，而可以不去研究她的事情。反之，研究這國的政治，便是了解她的國情和政策最重要的一步。我們感覺得日本侵略中國，壓迫中國很久，我們是不是應當去考究日本這種侵略政策的原動力，探求她那主持這些政策的中心權力呢？有的人也許因爲根本的輕視日本而不屑注意她的政治事情，那更是一種盲目的不管事主義了。現在舊的大正時代過去，昭和新時代開始，在普通選舉法下之千餘萬選民，快要應用他們新取得的參政權；日本政治可說正在大變化之交。在這種時候，了解現行日本政治制度而推論她的未來政治的趨勢，更不是無益之事了。本篇內容分爲三段，第一段略述日本憲政的起原；第二段析論日本現行政治制度及其運用實況；第三段推論今後日本政治變化的新傾向。

一

現代日本政治的規模，定於一八八九年（即日本明治二十二年）。在那年，故明治天皇發布帝國憲法，把日本的政治變成近世憲政的組織，至少在形式上，日本進入歐美立憲國家之列。可是日本的憲政也不是突然產生的；在憲法發布以前，日本於走向近世立憲政治之途上，尚經過了長期的預備工作。所謂明治維新便在這一個時期。

實則要了解近代日本政治改造運動的經過及其反動力，尚不能不溯到一八六六七年的革命；一八六七年是日本政權由幕府移歸天皇之一年，日本歷史家稱爲「王政復古」，實際便是一種革命。在一八六七

年以前，日本的政治屬於封建制度；統治者之天皇徒擁虛位，政權在將軍之手。將軍代天皇掌握政權已經過七百餘年（從源賴朝任征夷大將軍爲始，時爲西曆一一八六年；）將軍開府於東京，而以親信將士封於全國各地，使掌諸州政治。這是日本封建制度的起原。但是其後雖然經過多次變亂，將軍數易其姓，而統治者名分仍附於天皇，說是歷二千五百餘年「天皇紹一系而全甌無缺。」總之在一八六七年以前，日本國內實有兩個政府。一方面有將軍政府，設於江戶（東京，）總攬政權；而在將軍之上，有天皇垂拱京都。將軍之下則有大小三百諸侯，分領日本全土，形成封建的局面。

此種舊式制度當然不適於近世國家。然而根本的搖動日本舊制而促成革新之局的，與其說是內部政治運動的結果，毋寧說是外力壓迫的影響。在這一層，日本政治改造發動的原因，很有點和中國的改革運動相似。日本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也是採閉關（日本叫做鎖國）政策，拒絕一般外人通商的。然而從一八五三年（日本嘉永六年）美國柏理（Perry）提督率艦隊駛入日本相州浦賀港以後，形勢大變。那時候，日本對外貿易地點限於長崎，而又只許中國及荷蘭兩國人通商。一旦遇美國軍艦忽來浦賀要求通商，幕府驚駭失措。起初託詞將軍有疾，拒絕談判，及至次年柏理再來，堅執前議，而幕府不能不屈伏。其結果以橫濱爲議約地而成日美和親通交約章，是爲柏理之神奈川約章。時爲日本安政元年，卽一八五四年；日本對外關係的新紀元實於此時開始，而她的內政大變化，也起因於此。

神奈川的約章甚簡單，尚未涉及貿易商務，但開下田箱館二港，許美國人航泊。後來美國總領事哈利斯帶着改約之全權抵下田港（安政三年，卽一八五六年，）要求賡續柏理之神奈川約章，以定純粹的和親貿易航海約章；翌年哈利斯抵江戶，謁見將軍面議，五年再開議而定「江戶約章。」那時候日本國內輿論對於幕府擅開國禁，反抗甚烈。幕府鑒於國論喧囂，不敢負責，乃遣使到京都，請求天皇批准約章。然而京都朝廷不識海外事情，且強大的諸藩皆欲借廷議以排斥幕府的開國政策。於是將軍的專使在京都請求未遂，空歸江戶，而幕府大困。最後幕府重臣井伊掃部頭決然挺身負責，於安政五年（一八五八年）斷然批准江戶約章。迄於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年）日本改正條約爲止，該約章大體無所改易。并且隨後各國與日本訂約通商，大都以這約章爲準。所有居留地（租界）領事裁判權各項不平等的制度皆創始於此。所以安政五年之約章，確是日本開國史中最重要之事。而日本的政治改造大運動，也就因此促發了。

將軍德川家執政二百五十年，承平日久，武力大衰，遇外國壓迫而不能主持國禁，成爲衆矢之的。全國議論紛起，都以改祖制，弛國禁，許貿易，禍國家，爲幕府罪。實則幕府久握政權，比較略解外事，確知道開關爲不得已之舉。然而他的地位已成強弩之末，自己無遏制國內反抗的實力，又無勇氣主張必要的外交方針，徒徬徨於鎖關開關兩政策之間，想依

朝廷以避免責任，而其結果徒自損失對內信望，而授反對者以攻擊之口實。

而在他方面，反對幕府開關政策的人，起初輕視西人爲夷狄，每欲襲擊外人以快意，後來飽受教訓，也至不得不改其對外態度。一八六三年英國艦隊礮擊鹿兒島城，一八六四年英法美荷四國聯合艦隊礮擊下關。於是薩長兩强藩，始覺得外人之不易攘斥，修交和親之不得已，乃漸由盲目的排外主義，變到師法外國之趨向，而所謂攘夷之氣勢，也漸消滅了。

在內訌外患紛至之時，幕府愈加喪失權勢。慶應二年（一八六六年）將家德川家茂死亡，德川慶喜以支系襲職。適值當時國論變更，都說日本一國有二政府，政令出於二途，是爲畸形國體。一旦實行開關，對外應當出以元首之名義。所以欲對外決定國策，則幕府首先即當以政權歸於朝廷，而求國政之統一。此議首唱於有力的志士之間，而强大的藩主亦表贊同。於是德川慶喜以政權奉還天皇（慶應三年即一八六七年）。一八六七年大政奉還之事，變舊派的人說是「王政復古」，新派的人，認做維新，實則直是一種革命而已。總之從一八六七年以後，日本兩重政府之形式消滅，全國受天皇之直接統治。天皇由京都遷於江戶，是爲東京；次年（一八六八年）改元明治，政治一新。各國與幕府訂定約章的，仍準據原約通商，而新政府任繼續履行之責。日本政治經此大變革，國人亦多以開國爲要圖，天皇新政府亦進而師法外國，着着從事於新政的設施，并且政府欲改正損失國權的約章，與各國立於平等之列，亦覺得須力圖改革庶政以爲修約之準備。明治四年廢封建，能武士，嗣宣布教育令，徵兵令等，又釐定諸制度，以至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年）發布憲法的時候，日本在政治改革上，已做了不少的工夫。

總之日本的政治改造運動，近代日本國民的覺醒，實受外力的刺戟。幕府地位因外力壓迫而動搖；志士因固守排外鎖國主義而反抗幕府，及至幕府倒，而看清了鎖國之不可能，乃又轉而承認開國狀態，而從事於變法圖強。於是向之高唱攘夷鎖國的志士，很多終於成爲贊助明治維新立憲之功臣，這也是近代日本政治上很饒興趣的事。

但是日本政治改造運動，原來是起於外力的壓迫，而不是基於民權自由思想的活動，因之最初并無所謂立憲開議院的計畫。明治維新之初，對於中央政府的組織，地方制度，財政，軍事，實業，交通諸事，都着着施行改革，原意無非在圖富強，至於國家組織根本計畫，則尚未計及。維新之業，本由外力促成，而强藩的少數人士，因緣時會以取得政權。改革之初，雖然以輿論公議爲標榜，實因諸藩聯合的兵力，能威制全國，始有功效。在諸藩中，尤以薩長兩藩的勢力爲最大。政府基礎漸次鞏固，兩藩人士盤據要津，尊重公議的精神乃漸消失。於是有藩閥專制之形勢。不滿於此傾向者，多立於反對之地位。維新之初，雖有三權分立之詔，然分權徒有其名，行政部獨攬實權，所謂集議院（官派）等於虛設。土肥兩藩原來爲一八六七年革命之有力份子，而產生急進政治家，他們自立於

局外，批評政府。明治六年日本廷議因所謂征韓政策分裂，主唱征韓論之西鄉隆盛，副島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四人屬土肥藩士）諸參議聯袂辭職。唱內政改革論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諸人，獨留掌政權。當時有人從英國遊學回來的，盛稱英國議院制度之美，說日本宜仿行，否則政權將歸於一二雄藩，而成藩閥專制之局面。所以應當使政府擴張起初尊重公議之精神，予國民以參政權。於是明治七年一月十八日，板垣後藤副島江藤四人聯合其他志士，上書政府，提出民選議院之議，并且將他們的建言書公表於世。議院所以冠以民選二字，就是為創立一個眞能代表國民之機關，以別於所謂官派的集議院。板垣後藤等這項舉動，是為日本立憲運動之發端。日本在朝的政治家，有的鑒於朝野意見不合，政治形勢之不利，出來調停，而有明治八年集合朝野政治家之大阪會議。會議結果，而大久保，木戶，板垣成立私約，主張君主立憲政治，開議院。於是政府漸為憲政的準備，設元老院，置大審院，以定三權分立之制。從此以後，民權自由之說更盛。

及至明治十年有西鄉隆盛在鹿兒島舉事，發生所謂西南之亂，板垣乘機謀促政府速行立憲，使其同志再度對政府上建言書，而被政府拒斥。後來西南亂事打平，全國不平之徒屏息，政府勢力更加鞏固，因而專制之威勢益張，立憲至是幾不成問題了。但其間復有一大事變發生，有以促發立憲運動之氣勢的，是十一年大久保之被刺。未幾而政府宣布府縣規則，與地方議會，以為中央議會之開設，樹立初基。板垣復鼓勵各地同志從事於促成立憲之活動，十三年在大阪有十萬人之大集會，隨即組成「國會期成同盟」之團體，派委員上東京提請願書，而仍被政府拒斥。及至明治十四年有一個大政變發生，最後決定日本立憲之局，而於日本後來政治組織有永久的影響，是即大隈重信在政府內部唱即時開國會之議，而被斥下野之一事。

在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年）七月的時候，日本政府有放賣北海道官有財產之議，朝野多不贊成這項處置。國論沸騰，各報紙開始攻擊政府。參議大隈重信原屬肥藩，自維新之初即入新政府，在薩長二藩人士之間，贊襄開國改進之國策，而歷任外交財政之重職。茲值放賣官產之議起，大隈在政府內部反對最力。他於是覺得要杜絕藩閥專橫之弊，莫如及早開設國會。因而他獨唱明治十六年即開國會之議，準備上奏於宮廷，舉朝為之震駭。薩長二藩人士之有力的分子，決計破壞大隈之計畫而排之下野。同年十月十一日日本天皇自東北巡遊歸，即夜召集大臣參議開御前會議，取消北海道官產放賣之議。次年十二月下詔定於明治二十三年（一八九〇年）開國會。同日，大隈參議以主唱急開國會之罪免官，而大隈派之官吏，包含許多新人物，如犬養毅，矢野文雄之流，都隨之下野。於是政府內大隈派進步分子，排斥一空。自明治六年，「征韓論」分裂以來，日本政府變動之大，沒有過於這次事變的。

關於明治十四年之政變，有三點可注意的：

一，設使沒有大隈主張即開國會之突飛的主張，不能促日本政府決

然定期立憲，則卽到明治二十三年，恐怕尚未必能實行開國會。

二，大隈的計畫失敗根本的影響於日本憲政的傾向。大隈主張如成功，不但國會開設日期提早，而且日本立憲制度，也當不同於現行憲法。因爲大隈是傾向英國式的議院政治的，其部下多靑年學士，大抵崇信英國自由派的政治學說。

三，大隈下野之後，民間氣勢忽然增加。板垣本來久爲在野黨之首領；現在大隈以其有實際行政經驗，深通政情之政治家，別樹一幟，更可以與政府抗衡。有此兩個在野政治家做首領，政黨愈加强固，政府更不能輕視民間勢力了。

明治十四年大隈下野之後，主持政局者專爲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縣有朋，黑田淸隆，西鄉從道諸人，他們一致合作，鞏固薩長兩藩的聯合；一面從事於開國會之準備，同時極力防遏在野黨之興起。尤其伊藤博文當立憲準備之重任，於後來日本憲法的傾向有大關係。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年）天皇詔命伊藤考撰憲法草案。伊藤受命之後，隨卽赴歐考査憲政；他率領僚屬，在歐居住年半，搜集必要之材料歸國。後來撰成憲法草案而得政府裁可。是卽一八八九年發布之帝國憲法，而現行日本國政所依以組織的。

欲明白一八八九年日本帝國憲法的精神，最好是一讀制憲者伊藤博文之自述一段如左：

『日本之爲國，固有特殊之情形，不能悉模寫外部憲法而强行之。例如皇祚之隆，深根於國史，而民心自有所銘。嚮者國家主神權之世，封建未成其勢，而皇位實爲國體中樞。今考究新憲法者，欲制裁其大權發動之程度，則不可不愼重以擁護其固有之權，使寶位神器不爲虛設。惟立憲之政在乎保護衆民之生命財產名譽等。苟欲保護之，則宜於天皇之大權加以必要之裁制。若無其裁制，則立憲政體者，無論其如何之形不能立也。尙有當考慮者，封建諸侯與新制度之相合是也。諸侯中與皇室有血緣者不少，親疎各異，曩時爲土地人民之主者嘗行其實權；雖至近年，尙多爲衆庶所尊崇，而襲用其所榮之稱號；新憲法之制定，不可不爲之所。又新憲法以各種權利賦與民衆者，因君主任意之允許，以圖國民之繁榮耳，初非有民志強奪君權之跡也；是尤不可以不辨。』（詳見大隈重信撰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綜觀伊藤之說，則日本憲法的主旨有四點：（一）擁護日本君主固有的大權；（二）爲人民的權利而加限制於天皇的權力；（三）舊日封建諸侯在憲法中有地位；（四）憲法上人民的權利，出自君主自動的許與，而非由於人民要索的。本斯精神以制憲，則一八八九年的憲法，大反乎板垣大隈輩之進步主義，而帶着藩閥的保守精神，是不足怪的。就全體看來，日本帝國憲法，是取法普魯士的立憲君主制度，而參照日本特殊的歷史及國情，社會組織以制定的。這是德意志流的帝王神權說與日本所謂萬世一系的皇位觀念的混合品；這是把近世立憲政治，

樹立在中世封建制度的遺跡上的。

二

一八八九年日本帝國憲法之形式比較是簡單的。憲法全文只七十六條，而分爲天皇，人民權利義務，帝國議會，國務大臣，樞密院，司法，財政，補充條文之七章。欲明白日本政治組織的詳情，尙須參考同時發布之貴族院令，議院法，衆議院選舉法等等。

研究日本的政治組織，有形式的，法定的一面，及實際的，法外的一面，應當分別觀察的。在一八八九年憲法之規定下，日本政治組織表面上採定了近世國家三權分立的形式。司法委諸獨立的永久不動的法官；立法有貴衆兩院組成之帝國議會；行政權則寄於天皇及輔弼之國務大臣。然而行政部之權力畢竟超越其他各部。爲行政首長之天皇，幷以元首之資格，總攬統治權而依憲法行使之。這是說天皇在國政上，總括一切立法，行政（司法包括在行政中，自不待說）之大權，而自己行使。憲法明文規定『日本以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而伊藤在其自著之英文帝國憲法義解上譯統治爲 being reigned over and governed，則是說日本天皇之地位，異於西歐議院政治國之元首：他不但君臨，而且統治。

現在請首先觀察日本行政部之組織及其在國法上之地位。

行政部的首長是天皇。可是日本天皇爲國家之最高統治者，他的權力不但支配行政，而且及於立法。他依國會之協贊行使立法權；他便是立法者。他裁可法律，而使分布執行之；他召集議會，宣布開會，閉會，停會及解散衆議院。他在緊急之際，爲維持公安或避免災禍，於議會不開會之中，得發布勅令以代法律。他得發布幷使發布那些於執行法律，維持治安必要之命令。（但不得以命令變更法律）他制定文武官制，官規，官俸，而任免文武官。他統率陸海軍，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他宣告戒嚴；他給予爵位勳典，宣布特赦，大赦，減刑，復權。從以上所列舉的職權看起來，可以知道日本天皇在立法上，行政上，外交上具有若何獨立的大權。尤其發布緊急命令權及獨立決定宣戰，講和及締約之權，實爲現代立憲國元首所罕有，而留着專制權力的遺跡的。

天皇之下有國務大臣；他們『輔弼天皇，負其責任；』一切國務文件須有一大臣副署。在國法上，日本國務大臣是天皇之臣僕，代天皇負責任；可是依公式的解釋，責任只是對天皇負的。然則日本所謂大臣責任，幷不具有近世立憲國閣員政治責任之意義，質言之便是無責任；這層是恰和普魯士立憲制度的精神相同的。

日本的國務大臣，一方面爲管理一部政務之首長，同時亦爲內閣之一員，兩項職務是幷行的。像英國舊有不加入內閣會議之大臣，或像其他國家所有的在內閣而不管部之閣員，即所謂無職的閣員，在日本的政治制度內似乎沒有存在的餘地。國務大臣全體組成內閣，而以一內閣總理大臣主宰之。內閣及內閣總理大臣之名稱，不載於帝國憲法；關

大約是因爲這項名稱在憲法發布以前已經通用，而制定官制官規，又屬於天皇憲法上的大權，政府制規可以由他獨立決定變動吧。

內閣之外另設有樞密院。樞密院這機關，是在憲法中有明文特別規定的。樞密院之職務，在關於重要的國務，應天皇之諮詢，具陳意見。樞密院大臣（舊名爲顧問官）與國務大臣同爲天皇之輔弼。尤其在發布緊急命令，宣布戒嚴或處分特別財政的時候，樞密院之意見必須徵求。不過樞密院會議必須天皇諮詢意見而開；而且天皇對於該院意見得自由採納或拒斥。然而依憲法條文，則舉凡關於一切重要政務，只要天皇諮詢，樞密院皆可討論及建議。由是可以知道這個機關在日本政治組織中占一重要地位；尤其我們若想到他的組成份子大抵爲元老及有名望經驗的官僚或學者們，便可知其在政治上不是可以漠視的。日本的樞密院這個機關，在並世各國政治組織中罕見其例。英國雖有類似的一個機關名 Privy Council 者，然其地位，全然兩樣。

其次再就立法部說，日本憲法，設有一帝國議會，以貴族院及衆議院之兩院組成。貴族院之人數三百餘人，（在一九二五年，其數達四百二十八，）（一）皇室成年男子，（二）公侯兩等爵位之貴族，（三）由伯子男各爵貴族選舉之同族議員（但被選人數不得過各族之五分之一，）（四）勅選議員（即由天皇從各階級人士中之於國家有勳勞或有學識的以勅令任命爲議員者，）（五）府縣多額納稅議員（即由每一府縣納最高直接稅者中間互選出來經天皇任命者，）（近年又加入學士院院員中互選的一項議員，其數四人。）（三）（五）兩項之議員任期七年；（一）（二）（四）三項議員終身。（四）（五）兩項之員數不得超過其他各項議員數。如此組織的貴族院，完全是代表貴族，富豪，官僚等特權分子之一個團體，維持了封建階級的精神，而沒有民主的元素。

衆議院之人數亦爲三百餘人（至一九二五年其數已達四六四人）。大約每十二萬人光景，有議員一人。關於日本衆議院組織，不詳載於憲法，而另有單行法之規定。日本的選舉法，採大選舉區制度；一府縣爲一選舉區，而特定之市，島，另自成一選舉區。一區出議員數名。但是投票不採連記之方法，而採單記投票之制度。日本此項選舉制度爲他國（除中國外）現行選舉上所無，說是可以調節大選舉區與小選舉區之長處短處，可依以免除多數黨獨占之弊，而希望實現幾分所謂少數代表，比例代表的趣意。

日本選舉法，原來採的是制限選舉制。有選舉權者必須是（一）年滿二十五歲之男子，（二）在選舉區有永久住所一年以上，（三）一年前及其後繼續納直接國稅十五圓。（至於所得稅，則三年前即須納此額；這是偏重地主利益之制。）被選舉人亦須具有同樣的納稅資格。因之，最初日本選民全體不過四十五萬。及至一九〇〇年被選人的財產限制取消，而選舉人的財產限制則減爲一年前納地租十圓或兩年前納其他直接稅十圓。於是選民增至一百五十萬。這個制度一直維持

到一九一九年選舉法改革爲止。（一九一九年改低選舉財產限制爲直接稅三圓，選民可增至三百萬。）就全體說來，日本的選舉制，將參政權限於有產階級，而且偏重地產階級。日本人口達六千萬，而多年間只有百五十萬人有選舉權。依日本選舉法，宮內官吏，僧侶，學生，小學教員，對政府包工契約者，選舉官吏等，不得被選爲議員。貴族院正副議長由天皇任命；衆議院正副議長則由天皇從院中推選出來的三名候補人中擇任之。

一切法律須經帝國議會協贊；貴衆兩院皆可提出法案，待向政府建議，得向天皇上奏。凡課新稅及改正舊稅率，當以法律定之；起債及增加國庫負擔之其他義務，除定在預算外，須得議會同意。但現在徵課之稅，在以新法律修正之前，當依舊法律徵收之預算須得議會同意。一切超過預算之支出，或未規定在預算之費用，當隨後取得議會的追認。預算當先提出衆議院。皇室經費除非增加，不須徵求議會同意。既經依據憲法屬於天皇大權內之費用，（例如文武官俸，海陸軍費，及條約所要求之款）及生於法律效果之費用（如恩給年金）或屬於政府法律義務之費用（如國債利息）非得政府同意，議會不得否決或減削。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日本議會支配財政的權能，如何被憲法減縮至最小限度。況且，依憲法，在國會不開會中，政府有依勅令爲緊急財政處分之權。而且設或某年度預算不成立，政府尙得適用上年度之預算。如是則畢士馬克在普魯士惟冒違憲之大不韙始能實行之事，在日本政府則居然依憲法有權爲之。

在日本國法之下，行政立法兩部權力之相差，已經如此之大。況且憲法的修正，惟有天皇政府可以發議，議會於此只有討議表決之權；則是更將立法部之地位減低了。這也許是正合於欽賜憲法的精神的！

以上不過就日本國法的條文，分析日本的國權組織，已經令人覺得日本的憲政制度離近世民主主義的精神甚遠。若是更進一步從日本憲政運用之實際上觀察，則日本的政治，有更悖於民治的原則的。

就憲法形式上說，日本政治大權，寄於國家元首之天皇。然而實際上政權且不在天皇。日本天皇幷不曾行使像德帝國皇帝或美國總統所行使的實權。日本有一位政治學者說過：『論日本天皇之權力，在世界各國君主中可謂最小者。眞正立憲君主國的英王，其權力也較他大。在日本國內，天皇之尊嚴，只是社會地位上形式上之尊崇，而非占政治上最重要的地位。』依憲法條文，日本天皇君臨而且統治；但從日本政治實況上看，則日本天皇乃眞是君臨而不統治的元首。

可是日本政治的大權，實際也不操於內閣。我們知道英國國王居統治之名，而實際支配英國政治的是那負責任的內閣。但日本的內閣卻說不上是日本政治的支配者。雖則內閣大臣以天皇之名義，行使一切權力，然而他們不是完全能獨立行動的。日本政論家儘管自己誇張內閣之勢力，而說：『內閣總理之權，非常闊大，事事均可獨立進行，不受何人限制；』『日本海陸軍大權事實上操於內閣。』究竟這種說法，還是一

種形式的法律論，未免不合事實的眞相。爲甚麼呢？因爲日本內閣政策之決定及其行動，實受另外一種特殊勢力的支配，就是所謂『元老』元老從種種處所可以支配內閣的生命及其行動，則從後面的說明，可以看出。因爲元老的支配於上，內閣雖居責任之名，也不能獨立行使統治之實權。

在議院政治之國，議會或選民團體，也許是最後政治的支配者。然而日本的議會，和選民團體，都說不上這層。日本人民的政治教育，政治訓練如此的幼稚，尙不能使選民達到支配政治的階級。議會則在憲法上權力已大受限制；而在政治上更說不上有支配政治的能力；他自己專受內閣的利用與操縱，而不能支配內閣。日本的議會在社會上信望亦遠不及英國的議院。加之，眞有力的政黨組織不存在，也沒有一黨能依議院多數以支配政府的。（關於這些要點，以下當更詳論。）

然則日本政治的最後支配者爲誰？則不能不說是「元老」了。所謂元老的存在，是日本政治上一種特別的事實。元老的特點有數項：第一，這是法外的機關。元老這個名詞幷不正式見於日本的憲法或法律；這是習慣上的一種制度，正如英國的內閣和總理大臣以前之無法律明文的根據一樣。第二元老幷沒有一定的職務。英國內閣總理大臣，以前雖是一種習慣的制度，然而實際在政府裏究有明白的地位和職權。而日本的元老，職權爲何，則沒有確定的規則。（例外的在國家非常之時，似乎元老在政治上有分職的辦法；在日俄戰爭時，伊藤博文關於外交，井上馨，松方正毅關於財政，山縣有朋，大山巖關於軍事，各有專責。）第三，元老也無一定的人數。元老人數一時一時不同。但現有減少的傾向。在一個時期，舊元老之外，有新的元老加入，如大隈重信，寺內正毅，西園寺等，人數殊多。及至近年老輩元老次第死亡，人數乃大減少。

元老在日本政治上，實在居於特殊的地位。元老這個團體迄至明治末年，原是非公式的組織成立的。明治以後；形式上有由天皇依正式召命，加入元老階級的。元老權力最大的表現係在內閣更迭之時，天皇諮詢元老，以定後繼內閣總理的人選。在這裏元老實具着最後決定權，因爲天皇總是依元老的意思以決定的。在這一點，日本元老的地位，驟視之，似很類似法國兩院議長的地位，因爲法國內閣發生危機的時候，法國總統照例諮詢參衆兩院議長，以決定後繼內閣的組織。但是兩者實際不同，因爲法國總統對於兩院議長的諮詢，是眞正的諮詢性質；總統自己常有獨立的意思。而日本元老對於內閣總理的人選，則實際有最後決定權。在通常的時候，日本天皇關於重要國事，非公式的諮詢元老意見；元老對於內閣的政策常行其支配權。日本政論家植原氏曾說元老在內閣成立後，便失卻發言權。實則此說不確。日本的元老，幷不見得於內閣成立後卽任令內閣總理自由行動而不去干涉內閣政策。日本不是曾屢有過內閣危機因元老干涉而引起嗎？有的內閣不因爲政策不見容於元老而辭職嗎？除掉元老依個人在社會的權威，及背後的實力，可以左右內閣生命外，他們以樞密院顧問官之資格（從前任樞密

院的議長的，總是最有力的一個元老，如山縣，伊藤之類）也可以依這個憲法的機關，充分妨害內閣政策的決定施行，因爲依日本憲法，樞密院有依天皇的交議，審議一切重要國政之權。

元老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究竟一個人是怎樣的成爲元老的？他們的權力從何處得來？依表面的觀察，元老既然是依天皇的召命而加入，那末，似乎只要能取得天皇信任的人，便可以成元老，便可以有那樣大的權力。可是如觀察日本政治的實情，則似乎一個人成爲元老，不全然是基於天皇的信任；只要得着既存元老的信任的政治家，也可以加入這個階級。在一個時候，大隈重信在政治上失敗後，他的部下曾謀把他送入元老階級。而現今尙生存的元老，如西園寺之流，似乎都是經由既存的老輩元老的提拔而昇進這個階級的。又一個解釋，說元老的資格，是依維新的功勳得來，也是不確的。有些維新元勳功臣，如大隈輩，最初并未加入元老階級；而現今有些元老則與維新事業無關，而是後起的人物，完全由老輩元老提拔出來的。然則老輩元老何以有那樣優越的權力？唯一可靠的解說，是他們都是在日本代表藩閥勢力的，換句話說，便是代表日本國內實力派的；比如山縣，伊藤，井上之流代表長閥；松方代表薩閥。維新建設的大業，由薩長兩强藩所包辦；國中一切實權，尤其陸海軍權，實操於這兩强藩人士之手。所以元來所謂元老，便是代表這兩藩的先輩政治家。而後來昇進爲元老的，也大都是屬於兩藩的軍人或政治家，（惟有西園寺是例外，他是公卿出身，不過他與藩閥元老，尤其伊藤的關係很深，）而和老輩有關係，得着他們的信任的。前者之成爲元老，由於後者的提拔。從這種情形看來，我們可以結論，日本元老是一種自己互推的階級，而代表國內實力派，尤其軍閥的。似乎日本的政治勢力最後也還是在軍閥，不過日本的軍閥潛伏在法律範圍內以行動，憑藉或操縱憲法的機關爲攬權的工具罷了。

然則日本元老階級存在之事實，與所謂藩閥政治是相關聯的事，亦可以明白了。日本維新事業，原是脫離封建制度而進入近世國民政治之一種程序。而藩閥政治之起原，則仍在封建精神的殘存。這項精神本屬朋私的，而非國民的。上級提拔下級，下級忠事上級，是日本藩閥固有的精神。維新之功業，歸於薩長兩强藩，自然由他們壟斷政權。這個寡頭體，不僅是以專斷的精神僭用天皇所有的大權，而且將國家一切要職，壟斷在兩藩人士之手。後來雖以文官任用之公開，行政官吏不必屬於藩閥；然而對於軍事地位，則猶特別保持壟斷之權利。當明治政府分設海陸軍兩部的時候，薩閥之注意海軍，長閥之注意陸軍，則依各自原來的訓練及其傳習，本屬當然之事。於是自始在日本即造成薩長兩藩分握海陸兩軍勢力之局面。雖則日本海陸兩軍中的高級軍官地位，不一定盡屬薩長兩藩人士所占，而軍事組織的最後支配者究是他們的首領。比如長藩之山縣，爲軍隊中前輩，幾乎陸軍中一切軍官都得他的力以昇進，則可以說是他的私黨，因而與他所代表的長閥的勢力是相依維的。

終明治之世，薩長兩藩結合作一道，共掌日本國權。除一八九八年短期的大隈板垣連合兩閣之外，迄至日俄戰爭爲止，從沒見非藩閥中人組織內閣的。就是在日俄戰後，歐戰以前，閥外的人組閣者，也只西園寺公望一人而已。

一八八九年的日本憲法，本來已經替封建舊勢力留着地步；帝國憲政制度如此的創定，務使藩閥的勢力不受影響；而至於其勢力明白受影響的處所，則又於一八九四年除去了。在那年，山縣內閣的時代，曾經依一樞密院令，規定內閣中海陸兩部只許在現役的陸軍中將及海軍中將位置以上的人充任。這項院令繼續至於一九一三年而被改正；那時候也幷不是使海陸兩部大臣對文官公開，而仍限於許預備役或退役的同級軍官充任。有此一項規定，海陸軍有力人物或支配海陸軍之藩閥頭領，便可以間接支配內閣運命。既然是必須一個現役的陸軍中將或其他高級的軍官主持陸軍部，則參謀部便可以支配該部；而海軍部地位，亦可準此類推。如是則任何內閣總理，必須先向參謀本部及海軍軍令部請求指派軍官以完成內閣的組織。於是軍閥卽可設法強內閣贊成他們的政策。倘若內閣總理大臣拒絕他們的要求，卽不能求得必要的陸海軍高級軍官，以長陸海兩部，而內閣無由完成。又卽令內閣組成了，如果他中途不顧或不能履行對於海陸軍兩部的約束，亦必至因海陸軍兩部大臣之辭職而瓦解。薩長兩閥雖然不完全占有這兩軍事部分之官職，而究構成參謀本部及海軍軍令部人員之大部分，於是這個軍人寡頭體乃成了不可抗的勢力。有此一種情形，所以薩長的連合有時因輿論的要求，儘可大膽的任令政黨政治家充內閣閣員，而事實上甚且可任其組成一種政黨內閣，然而他們仍能依其所支配的兩個非政黨的閣員，卽海陸軍兩部大臣，以支配內閣的政策。關於此層，有一個很顯著的例，見於一九一二年；當時在山縣支配下的軍事參議會強迫陸軍大臣上原將軍辭職，因爲其內閣同僚不肯採行增加朝鮮兩師團之政策。其結果則西園寺內閣因無法找一陸軍大臣繼任者而辭職；而他的政敵代表軍閥的桂太郎，又起而組織內閣。

由此可知日本政治的實況，是軍人支配政治，藩閥支配軍權，元老則代表藩閥，因爲他們是藩閥前輩有力者。所以日本的元老政治便是藩閥政治，藩閥政治便是軍人政治。

依此種特殊地位，元老在日本政治上的勢力，乃眞是優越的；元老自成一種太上內閣。西方觀察日本政治的人說，日本元老在國政上的地位，略當日本家族會議之長老地位；他們是老人，因而是賢而有經驗的，因而其言當聽從。元老既然握有此實力，而是天皇非公式的諮詢機關，他們的權力常易於被濫用，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例如在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年）政友會在選舉中得多數，而西園寺內閣於議院未開會以前卽辭職，除懷疑其出自元老們的陰謀外，別無可以解釋此奇異的事變者。對於非藩閥的西園寺內閣的陰謀之主動者，似是長閥有力軍人之桂太郎，桂氏想再執政權，乃勸山縣推倒西園寺內閣。無論這

次陰謀之詳情如何，及長閥之依何手段達了他們的目的，總不能不說這是元老利用他的勢力專斷的干涉政治之一個顯例。不過若說日本元老專從事陰謀，以對待政黨政治家，敗壞國事，卻也是不確的；他們究也有他們的好處。在國家遇着大事的時候，元老亦能舉其經驗，權威，信望及其老成的見識，助政府決定國策。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結束，在國民激烈的反對和約條件之中，決然贊成終結對俄戰爭訂成和約，即是元老們的卓見。因爲這種情形，在日本社會，尤其保守的舊社會方面，元老們尙能維繫人望，也是不足怪的。

日本政治上第二個重要的因素，要算是財閥了。日本利用歐美輸入的新技術及知識，從事於實業發展，在短時期中由農業國加入工商競爭的活動。在這個經濟的大變化中，日本政府大施其保育政策。於是在明治時代，漸有許多大事業及大資本家因此興起，而他們與政界要人發生密切的關係。於是維新功臣如井上，大隈之流，早已有助於財閥之成長，而與之結不解緣。一時日本國內久已有井上爲富豪三井家的顧問，大隈爲岩崎家的顧問之傳說。無論此說確否，日本新興的財閥之與政界有大關係，則是公開的祕密。而因爲財閥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增長，他們的潛勢力，轉而影響到政治。於是日本政界活動的有力人物，便有仰賴財閥後援的樣子。在現存日本各大政黨之中，似乎都有大富豪實業家爲後臺老板，尤其在改進黨後身之政黨如今之憲政會等，這種情形更爲顯著；例如該黨前首領加藤高明便是最大富豪岩崎家的親戚而代表其勢力者。因爲財閥與政界關係如此其密切，政客們的誘惑殊多，日本政界因收賄運動等項腐敗之事，而興大獄者不少，例如往年（一九〇九年）之「日糖事件」，即牽涉到政黨中多數有力議員。

日本政治上再有一種重要的因素，是官僚。日本這個國家是最能模仿普魯士式的官僚政治主義者。日本的官僚，自其訓練及其在社會之地位上看來，亦很類似普魯士的官僚。他們都是經過國家教育出身，而在政府機關中經過長期的訓練，養成了一種職業的團體精神的。他們立於政黨及議院之外，自成一種特殊階級，而輕視議院及民衆。官尊民卑之風本來在日本社會是見慣的。而這種官僚幷不是藩閥的敵人，而是藩閥政治的工具。日本的藩閥，在吸收幷利用專門行政人材這一點，可說是開放的。在日本政府，文官公開，凡智能之士，經過一定的文官考試及實習，皆有立於政府要路之機會；而且以有地位保障之待遇，政府乃獲有實用的忠於職務的人材，以執行行政事務。此種官僚存在之事實，不但無害於藩閥權力的維持，而且反有以增強藩閥政府之權威及效力。於是在日本國內，決定大政方針，決定國策的是元老藩閥，而當執行事務之任的，則仍是有訓練的永久的官僚。所以日本藩閥雖然壟斷政權，而政事不至腐敗。於是日本的藩閥政治之不同於中國軍閥政治，在其不但在法律軌道上行動，而且其運用之機械，亦比較的精良而堅固。假設日本的藩閥軍人沒有幹練的官僚爲助，日本的政府決不能有效率的運用，而且不免開獵官之風，以自傷其威信而壞其基礎。誠然，日

本的官僚，亦如普魯士官僚然，在政治上是一種保守的分子，是民主政治進步的阻力；不過善用之，仍不失爲政府一種好工具。

官僚政治，不但是日本中央政府的本色，而且官僚勢力亦及於地方政府。明治維新之初，日本地方政府，卽採用法國式的中央集權主義。全國劃分爲數十府縣，每縣以一知事主持縣政，而知事則純由中央任免，而受內務大臣之指揮監督的。此種地方官吏，是純粹的官僚，脫離地方人民之監督；他一面代表中央行政，同時卽爲地方事務之長官。縣知事直接主持地方行政，間接卽可影響於中央政治，因爲他依其權力與地位，在地方可以種種手段支配選舉。所以日本每値內閣更迭的時候，同時總看見有大批府縣知事之更動，因其可以爲政府黨擴張勢力於地方，而操縱選舉。

在元老藩閥，官僚等等的萬能權力之前，號稱代表人民的議院，政黨，眞有相形見絀的勢子。日本的議會本來在憲法上的權能已很小。實際上幷這很小的權力也不能有效的運用。第一是因爲兩院制之牽掣。帝國會議以貴族院衆議院組成；兩院有同等的權能（除預算案須先提出衆議院外。）然而貴族院旣是以非民主的分子組成，而代表封建舊勢力及保守社會的治者階級的團體，其傾向總不免是保守的；而且自其組成分子上看，可以知道他總不免受元老的操縱。誠哉貴族中也有進步的分子，然以在複記投票之選舉制下，少數派無法可以當選，因而總無改變該院傾向的機會。有這一個保守性質的貴族院之牽掣，民選的衆議院，乃不能單獨有效的行使他的權能以對抗政府，或在立法上爲進步的設施。反之，因爲貴族院和衆議院有同等的權力，在政治上也能使衆議院所擁護的內閣，不能自由執行他的政策，因爲貴族院可以反對政府到底而政府不能解散他。於是貴族院在政治上握有一種勢力，而元老們可以利用他以爲抵制民主勢力之工具。加之，日本社會，尙留封建之傳習，貴族的地位看得特別的高；而以貴族院的分子比較在社會有聲望的多，自然較之衆議院有權威。幷且貴衆兩院具有平等的立法權，而在憲法上未有解除「僵局」之規定（除非是兩院代表聯席會議或天皇出來干涉）再加以兩院議員思想之根本不同，因其勢力互相消殺，更以增强政府的地位。在日本立憲時代之大部分，這兩院常相反對。對於政黨謀樹立責任內閣之企圖，貴族院常援助藩閥之寡頭體而爲之阻力；貴族院隨時可依元老的指使，以阻害那密切與政黨聯結的內閣提出的一切立法案的通過。

第二，議會自身地位之弱點。議會有立法權；如政府的提案爲財政性質，議會可以拒絕通過，然而政府依憲法可以適用上年度之預算。又卽令議會通過自己提出之案，天皇依內閣之意見可以拒絕裁可。於是立法部之權力，有兩處的制限：他不能拒絕通過經費；他亦不能不得政府的同意以立法。如是則無怪議會失其反對政府的勇氣。依憲法條文，議會至少每年開會三個月，此時期可以天皇勅令延長，但一般的說來，議會議事常以在預定時期內結束之預計而進行。其結果則在日本議會，

對於法案很少討論。卽令以預算案之重要，討論亦以極短時間而終結，雖則表決的時候院中常發生紛擾。近年幾乎議會一切會期，受議員不斷的搗亂手段之妨害，因之詳實討論不復可能。日本政府似乎將議會開會看做「憲法的厭物，」務求其會期之短。而且天皇對議院有停會之權，這項權能也常使用。天皇并且有解散議會之權，議會之被政府解散在日本是慣見之事。最有趣的，是日本之解散議會，不是說訴諸民意，而說是懲罰議員。日本的憲法學者說是在帝國大學內有公然講「懲罰主義的解散說」的。那末，日本關於議會之厭視觀念，已可想見了。依此上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一八九〇年日本代議制度之創設，所給予主張民治者以影響後來政治進程之機會，實在很少。總而言之，短的會期，疏略的討論，政府的專制權力，內閣的獨立地位及議會立法權之憲法的限制，都有以令那些謀樹立責任內閣的反對黨的企圖，成為妄想。

第三，黨政組織之缺點。近世所謂政黨，是謂以同政見之人為處理國政之團體。所以政黨之結合，應以政見為根據，而以在現代社會職業的利益之發達，政黨也可為基於共同利益之結合（工黨，農民黨，）但是日本向來不見有依共同政見或利益結合的政黨團體。日本的政黨狀態，儘管不似在歐洲大陸國家之多數小黨分立，然而其根本性質，究有許多相同之處。說日本只有私黨，朋黨，而無公黨，也不為過言。因為過去日本的政黨，大抵為對人的結合，并無一定的特殊信仰或政見，以為標幟。我們只知改進黨進步黨是大隈之黨，自由黨是板垣之黨，政友會是伊藤之黨，西園寺之黨，國民黨是犬養之黨，立憲同志會是桂之黨，憲政會是加藤之黨。這些政黨的政綱，彼此并無根本的差異；比如兩相對抗的桂系之憲政會及西園寺系之政友會，在內政上都是主張行政及財政的改革，工商業的發達及超然內閣的打破。至於外交上之主張對外發展，各黨一致，更不待說。這是日本政黨之根本弱點。加以日本憲法原則上未採定議會政府制，政黨無法獨立掌握政權，而常有被政府解散之危險。在官尊民卑的風氣盛行的日本社會，政黨對於政府，根本立於不利的地位。於是政府對於政黨議員不僅可依懲罰式的解散以威嚇之，并且可以位置及賄賂買收之以為己用。實則解散議會及賄買議員，乃為日本政治上慣行之事。甚至如伊藤及桂之徒，本為藩閥頭領，居然出而自組政黨，成為大政黨首領，而并不贊成政黨內閣主義，則藩閥之利用政黨，政黨員之供藩閥奔走，可想而知。因是日本的政黨不但沒有達到議院政府制，政黨內閣（除一八九八年短命的大隈板垣之連合內閣外）之目的，而且從一八九八年以來失去國民的信仰；而且依其失節於藩閥，政黨反以增強藩閥之地位，而同時阻滯了責任政府實現之機運，則亦是無可諱言的。

在日本這種政治制度之下，乃發生一種特殊的現象，卽賄賂。日本政府是一種無責任的政府，因為內閣大臣只對天皇負責，則是無所謂政治責任。實際大臣的責任可說是對元老負的。歸結起來，日本的政府沒有民主的監督。有元老贊助的政府，只要得議院多數通過其提出之法

案，則其他一切，都不成問題。而政府要使議院順從，則有解散和賄賂之兩法。在議院初開之七八年間，政府慣用解散手段以抵制政黨；然從一八九八——九年山縣內閣與憲政黨之交易成功以來，則慣用賄買手段。因爲解散手段，雖然有使政黨員謀再選費錢之苦，然而在政府方面，必要的法案也將延遲。如是則反不如以位置及金錢買收議員之投票通過法案，較爲簡捷。依這種妥協的基礎，政友會始終（除一九一三年之正二月外）對於凡給其黨員以利益之內閣，給予援助。現代日本政府可說是充分使用了十八世紀時代英國政治家 Walpole 慣用的腐化議院之手段。於是在日本，賄買成了議院制度之一部分。

而且賄買之制，擴張到選舉上面。因爲日本的選民，缺乏政治訓練，無政治的自覺與責任心，而又因爲選舉權的享有限於少數人之故，選舉票乃成爲有價之品，而政黨得以金錢買收投票。其結果，選舉費用是很大的。在一九〇〇年的時候，一個議員當選所需費用，約在五千至一萬元；後來在歐戰發生後，說是增到三萬元。議員後來何以補償此巨額之費用，則有受賄之一法。實則賄賂久已成爲日本政治上一般的慣習，何能專責政黨員及選民。元老之致富，內閣大臣之致富者如此其多，除說是由於曖昧的非分的收入外，恐怕也別無解說吧。

可是日本國民幷不是一種墮落的民族，他們急公好義的精神不在任何他國民之下。日本政治上所以有此賄賂之風，似乎不能全歸咎於日本人道德之弱點，而只可說是大半係政治制度的效果。在日本特有的元老專權，藩閥政治制度之下，一部分人壟斷政權，爲所欲爲，政治上的責任不明，而勢利的誘惑大，因之使人有充分營私作弊之動機；而其不能給人民以政治的訓練，更不待說。

總而言之，日本的政治，就其權力之最後的支配而言，則爲藩閥元老政治；就其政治之運用而言，則爲官僚政治；就其精神言，則承襲着保守的封建傳習。日本名爲立憲，但去近世民主政治，國民政府的本義甚遠。在這種政府之下，當然維持一種專制的軍國主義。對外發展，擴張軍備，是爲軍人的利益，因爲此可以增加軍人的勢力及位置。於是藩閥政府根本是主張軍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加以國民方面因爲歷史的傳習及事實的經驗，漸養成一種崇拜官權，篤信軍國主義之心理。中日日俄兩戰役之勝利，有以增長藩閥軍人政府之威望。於是一般人民，也安於這種半專制的政治，甚而因爲崇拜軍國主權，崇拜強權，抱持狹隘的國家主義之故，愈益篤信強有力政府之說，寧願擁戴藩閥官僚政府，而不信任議院政治，民主制度。這種國民心理，又實爲日本民治進步之一個阻力。關於這層，日本和德意志兩國民之歷史很相類似。雖則在那種政治之下，日本國力着着發展，成了世界頭等國家，然而那種政治及於國民精神上之弊害殊大，有以減殺國民之自治能力，久之可以使國民在政治上墮落下去，則確是不可否認之事。

三

日本政治的性質及實況如上所述；迄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生爲止，那是沒有大變動的。但是日本的政治究竟有不有改進的希望？從歐戰以來的事情看起來，則似乎日本的政治傾向也正在變更。歐戰以後迄今有數項政治事實，可依以測知未來政治變化的趨勢。

第一，元老勢力的凋落。多年支配日本政治的元老，到了明治以後，在國內漸失威望。尤其從日本內閣因海軍受賄事件推倒，而大隈復起後，元老們的聲威似乎減殺了很多。實則在近數年內，元老次第死亡；不但井上，大山，山縣，松方之老輩去世，即後輩元老們如寺內之徒，也次第死亡。今所餘的不過西園寺輩少數後進而已；而他們的聲望及實力又遠不及其前輩。因而元老在日本政治上有漸失其支配的權力之勢了。現今雖則關於國家大事，尤其內閣更迭，元老猶依舊應天皇之諮詢，然而其干涉內閣政策之機會似漸少，其力量亦漸微。

第二，民衆勢力的興起。歐戰發生以後，日本國民生活大受國際情勢變遷之影響。以歐戰中對外物質之供給，工業輸出之驟增，日本國內驟增繁榮景象，而新致富者不少。以社會之驟增繁榮，國內物價增高，人民生計反苦。於是因爲經濟的壓迫，引起民衆不平，而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全國大都市發生空前的米荒暴動；民衆對於米價的騰貴爲一種抗議的示威。這項民衆運動，由經濟的進於政治的意義；民衆爲示威運動，攻擊奢侈風習而帶社會主義的性質。此項大暴動之後，繼之以大罷工。在一九一九年中代表藩閥勢力之寺內內閣推倒，而第一次代表政黨之純平民政治家原敬居然受命組織內閣（政友會。）此等暴動之範圍廣大，而其性質係公然反對既存的秩序，實爲日俄媾和中群衆騷動以來所未曾見過的。於此可見日本民衆近來已有自覺，對於政府折減了傳習的尊重心，而帶着反抗現行制度之傾向。并且在民衆示威之運動中忽而純平民之政黨首領出而組閣，也是日本立憲史上破例之事。這項事實，亦足以證示日本政治傾向之變動，民衆勢力漸有力量。

第三，軍人威勢的減縮。維新後的日本，以普魯士式的軍國主義立國。崇拜軍人，軍閥專橫，久成日本社會的特色。但近年以來，日本人民也不似從前那樣重視軍人，軍人勢力也不如往昔之大。所以減少軍備，縮短兵役年限之案，居然敢由內閣提出；而殖民地總督，亦有改用文官的趨勢。則似乎軍國主義的日本，也漸有脫離軍人勢力，實行文治的可能了。

第四，選舉權的擴張。選舉權的享有，限於少數資產階級，本是日本政治上的一種最大的缺點。選舉權擴張久成爲日本民治促進的一個大問題。歐戰發生以後，民衆運動興起，此問題的解決更加緊急。原敬內閣成立以後，即宣言提出法案，擴張選舉權及完成立憲政府。從那時候起，有很多的騷動，要求民主的選舉制度。那時候日本人口六千萬中，只有一百六十萬人有選舉權。於是一九一九年的改革案，將納稅資格減至直接稅三圓，因此增加選民之數至三百萬。這種半分的改革，并不足以滿足人民的願望，而以原敬內閣之未能對於普選問題爲澈底的解決，引起議院內外的騷動；以至內閣卒以此問題訴諸國民，而解散衆議院

（一九二〇年二月）議院改選之後，雖然政府黨仍占多數，然而選舉擴張運動仍猛烈的繼續進行。最後到一九二五年加藤內閣（憲政政友連合內閣）時代普通選舉案卒告成立。從此以後，凡三十歲以上之日本男子不管納稅之有無，一般的有選舉衆議院議員之權；於是日本的選民增加到千三百萬。在這項普通選舉制之下，日本人民新獲得參政權者一時以千萬計，這不能不說是日本政治趨向民治途徑之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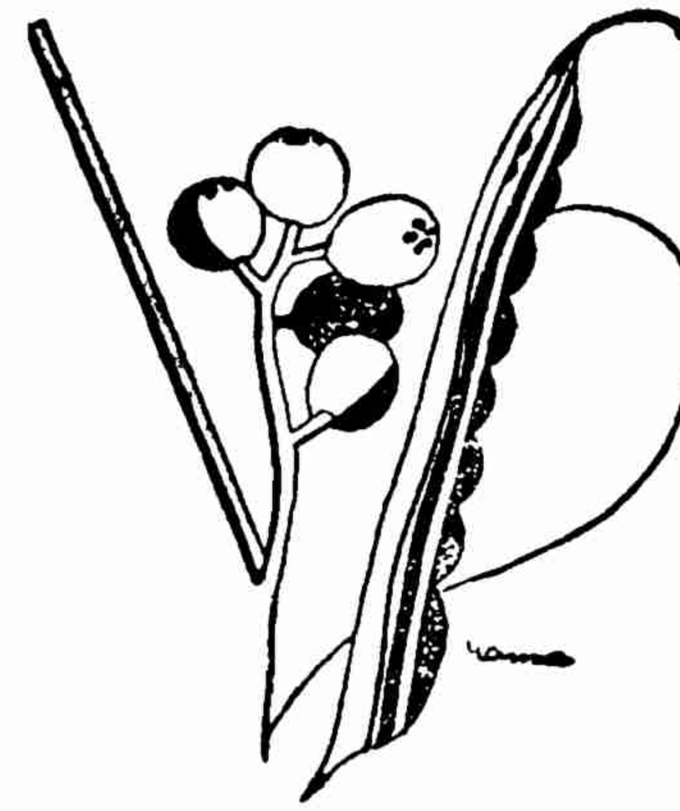
第五，政黨內閣的趨勢。從一八九八年大隈板垣連合內閣失敗之後，政黨內閣運動在日本久成不能實現之理想，後來雖有政友會加入歷次內閣的事，但這不過是政黨投降藩閥，分潤閣席，而不是政黨獨立組織內閣。但及至一九一八年代表藩閥的寺內內閣在米荒暴動中推倒後，第一次有純平民政黨員組織的政黨內閣出現，即原敬內閣（政友會）這件事情實在日本憲政史上開一新紀元。其後雖尙有過官僚內閣的代興，然至一九二四年純政黨內閣（加藤內閣）又復成立：迄至現今，憲政會的若槻內閣仍保存了政黨本位的性質。

從以上所舉的那些事實看來，日本的政治從歐戰以來，確已漸向着民治的途徑發展。下屆的選舉，即有新獲得參政權的千餘萬人的生力軍，參加選舉競爭，今後日本的國民政治隨着新勢力的出現，必然有一番大變動，而呈活躍的氣象，可想而知。現今各派無產階級政黨的次第組成，似乎更足以表明那些久壓伏在封建的藩閥政府權力下之日本民衆對於自己的政治地位有了自覺，而將自成一種組織的勢力出現於日本政治社會了。

可是雖則日本政治已經表現有新傾向，然而我們對於今後日本政治的進化尙有兩點，不能作樂觀的：

第一，依普選法新取得選舉的千餘萬日本人民，現在尙缺乏政治訓練，在保守傳習甚深的日本社會，是否能善用其新的參政權，以促進民主政治的成功，還是一個疑問。而且日本的政黨現雖已獲了獨立掌握政權的機會，然而其組織與訓練似尙屬幼稚；他們是否能脫離以前朋黨私黨的臭味，而能以具有確定政綱的公黨之資格，有效的運用其政權，也還是疑問。而鑒於最後政府與反對黨正在爲政治的大爭鬭之中，忽而朝野三黨首領祕密妥協，這個奇事，更加使人懷疑日本政黨究竟是否能依政策以行動。

第二，即令日本今後眞如人們所期望的能確立民主的議院政治，把政權由藩閥官僚移到多數人民之手，究竟日本向來那種對外侵略政策，是否即因此拋棄或緩和，也還是大大的疑問。從日本民族性上看來，他們確是充滿着極端的狹隘的國家主義的精神的。他們那種狹隘的民族自大的精神，誇大的國家萬能的觀念不根本改變，恐怕即令在內實行民治，對外還是從事侵略的。



在華之外國經濟勢力問題

胡善恆

（一）中國國民經濟生活的困苦由於帝國主義的壓迫。
（二）帝國主義在華的幾項經濟勢力。
（三）今後對外經濟關係應取之態度。

現在中國人的經濟生活，受兩種勢力的壓迫：一是帝國主義的勢力，一是軍閥的勢力。這兩種勢力日常不息的在中國活動。於是通國人民的生活陷入顛連困苦的狀況。這兩種勢力可比一副磨石，四萬萬人民處在磨石齒縫裏討生活，磨石一轉，便成齏粉，狀況危急無過是者。這樣的生活，我叫他是變態經濟生活，以示與人類有自由有秩序的經濟生活不同。變態經濟生活的內容包含得很廣，資本家勢力下的經濟生活，宗教勢力下的經濟生活，封建制度下的經濟生活，以及他種特殊階級專制之勢力下的經濟生活等，凡使社會中大多數人民不能自由的享受人的生活者，都原於社會的經濟制度有毛病，都是變態的經濟生活。

關於這幾種變態經濟生活，已經有許多人出來扳起面孔說話，更有許多人在努力要把此類畸形發達的制度打倒，另行建立一個正當的有秩序的經濟組織。現在我們立在洋人勢力之下所享受的經濟生活，是怎樣的呢？從前是啞子吃黃連，只覺得嘴裏很苦，卻又說不出來。這麼大的一個問題，我們總要下一番研究，痛痛快快的說將出來。我這篇文章裏，姑且把標題的三點，說個明白；至於因這種勢力所造成的惡果，更為複雜，暫時不談。

一

這幾年來，我國人民生活的困苦，恐怕是人類中最不堪的了。那種困苦的狀況，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曾領略過，不必待我來描寫。國外的華僑，他們在外國的太平社會裏營獨立的生活，似乎不應受這些壓迫；但是一大部分在歐洲的華僑，替他人勞動，幾於日不得一飽。南洋的華僑多是有錢，宜乎大可以自由；但是他們的財產是受該地政府的管轄，外國

政府除課以重稅而外，還往往限制其資本之流動，祇能供經營該地產業之用，不許移到中國。中國若是外國的大商人在市場上興風作浪，他們的資產就有蕩去一部分的恐慌。國內的人民呢？天天在這種勢力壓迫之下掙扎，有智識的或是氣力大的，盡力的往上面鑽，以圖把壓力轉嫁到別人，自然是稍稍可以揚眉吐氣。鑽不出頭的，就被壓在下面受層層的壓力和種種的迫害。農民和工人專靠賣勞力謀生活，沒有旁的東西以為經濟生活的捍衛，享不到社會的安全，便沒有社會的幸福，算是受壓力最重的階級。政府本來是捍衛人民的安全的機關，也不給以保衛，每年天災流行，兵禍四起，他們首受其禍。有錢的人還可以逃入安全地帶，窮人雖然是「夜不關門窮仗膽」不怕大兵的騷擾，但是他們第一步的生存權，都已無形的剝奪殆盡。一般失業的人，因窮，因餓，因病，而至於死，有至死後「火柴頭子不留一個」的，人類中之慘劇，殆無甚於中華民國之人民了。

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是有組織的，軍閥的壓迫，是無組織的。世人往往把外人在華的侵略忽視，還稱羨他們的組織如何之好，而深恨軍閥之為害，至於刺骨，犯這種錯覺的人很多；只看每次戰爭乍起，報紙上卽登載無數文電，無非是說『現在人民不得了了呀！都是你們軍閥作威作福的過惡，請你們放安靜點吧。』這種見地，我們不能說他是不對，請看天下滔滔殺人越貨放火淫掠的勾當，那一件不是着短衣的軍爺們做的？一般人民直接受他們的謀害，是彰明較著的事。不過我們應更進一步問問：軍閥的勢力如何猖獗一至如此？無他，亦因為有帝國主義者站在他們的後面作他們的保障，供給他們的鴉片鎗炮子彈飛機炸藥而已。這兩種勢力的大小動作，按之上面所引的比喻，更為明白。麥之成粉，由於上面磨石下壓之力居多，如果上面磨石不動，下面的磨石也無所用其力，軍閥若無洋人是決不會徒手殺人的。再徵之軍閥的起源，他們的來歷，不外兩途：一是承東鄰日本的友誼造出不少的士官學生，這幾百人除少數夭折者外，都是這十幾年來的領袖人物，一是袁世凱從小站練兵起練出來的。這兩種軍閥的來源雖不同，可是他們的勢力的發展，都是承帝國主義者供給他們的軍械軍餉，來擴充他們的軍隊和勢力。得不着外國的軍械的，就是打了敗仗，歸於消滅，得着外國的軍械幫助的就是督軍，得着愈多的，就是巡閱使。督軍巡閱使本來是中華民國的官吏，但是他們不是考試出身，也不是捐班出身，卻是由販賣軍械接濟軍餉的外國商人欽命，在中華民國行使職權。

這兩種勢力之在中國，連有科學智識的人也是鬧不清楚。譬如說中國的財政與金融，中國和外國的匯兌，這些極重大的題目，總得要把以中國處於不利益的地位的眞理一層層的抽出來，作一個切實的答案。如果把科學上的論列，一條條的直接演繹下來，無論說得怎樣詳盡，卻沒有說到中國的癥結。因為中國今日的財政問題，不單是財政本身的問題，不僅是某項缺點的問題，及政治上外交上的問題反成為先決條件。必須政治上外交上的問題解決了，財政上的困難纔可以掃除，把

現在的惡稅廢止，而代以適合公平原則的新稅制，都不難辦到。若是在惡勢力未除之前，舉行所得稅遺產稅，任他道理怎樣公平，辦法怎樣嚴密，對於社會全體發生怎樣好的效果，但是一經傳輸到中國，都變成毒藥，鎗炮，是殺人的工具，其結果等於有組織的侵略。現在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正在想法設法吸收人民的脂膏，看見新稅不易施行，乃圖增加關稅，他們的用意，何嘗是實行華府決議，不過是要關稅的收入够償外債，以防鹽稅擔保不够數。無論中外匯兌落到一先令幾辦士，關稅的收入，可以够償外債，或是還有餘剩，交給軍閥去多買子彈鎗炮做增長中國內亂的勾當。總之軍閥們的兇狠的行為，是大家有目共覩，而站在軍閥背後作護符的帝國主義者的惡勾當反往往忽視了。我們要看清楚，我們要救護中國人的經濟生活，除開處在磨石縫裏的人，大家一齊用力把上面磨石推翻，把下磨石踏平，然後纔能得着生活的自由，此外別無下手的方法。

二

謀害中華民國的國命的人，是帝國主義者，上面已解釋清楚，現在要把一干犯人帶到公堂鞫訊。他們自然是先假用外交和政治的勢力來攘奪經濟的利益。關於政治方面之土地租借領事裁判權關稅鹽稅之行政管理等等，在本文範圍之外，姑不論列，以下僅就我國在經濟方面所受的傷害，逐條說明，以成定讞。

第一為操縱金融　中國金融，無論對內對外，現時仍然操於外國銀行之手。（實則操於匯豐銀行之手。）中國銀行的勢力近十年來纔漸臻鞏固，把外國銀行在華發行鈔票的特權，漸次收回，把使用鷹洋為單位的習慣取消。但是前者由於外國銀行自己拆臺，後者由於歐戰時各國用銀之量徒增，鷹洋熔化為銀塊輸到歐洲。我們不能說中國銀行的勢力能够打倒外國銀行的勢力，不過中國銀行乘歐戰的機會把外國銀行的營業分霑幾分罷了。現時外國銀行在華的勢力還大得很。譬如（甲）中外匯兌，中國的銀行雖可代辦，然中國銀行從來沒有在海外設立支店，對外匯兌，仍然是轉請外國銀行代辦，俯首求人，自然是對於外國銀行所提出的條件一一承受。（乙）商業中大宗貿易，當推商品之輸入輸出。此類營業，凡與外國有關係者，悉由外國銀行攬去，因為中國尚無獨立之對外匯兌機關，而中國的銀行和錢業所經營者，不過華商與華商間之貿易往來。（丙）中國銀行的資本既不及外國銀行之大，又無中央銀行調濟各時各地金融量之盈絀，於是此項大權落於外國銀行之手。往往市場需要資本之量陡漲，中國銀行供給不足，只有向外國銀行告貸。外國資本由買辦經手投於中國市場者，在數萬萬元，中國市場利率之輕重，多由此輩決定，自金融操於外國資本家之手之後，在毫無經濟抵抗力之中國，國內國市場之物價多由輸入輸出之物價而定，輸入輸出品之價格，多依中外匯兌率而定。現時中外匯兌率陡漲陡落，若斯之變易不測，國內各種產業，無論其為輸出之原料或半製造品，

或係外國原料與製造品之輸入，凡與輸出輸入有關係者，皆時時感受經濟恐慌，從中外匯兌率上襲來，一般企業家不能安然在承平狀況之下發展其營業，改良其製造。試觀歐戰方酣之際，我國各種產業均呈興隆氣象，正因各國需要之貨品增加，輸出之量陡漲，同時金價跌下，因之自外國輸入之貨物數亦增加。戰後數年之間，各國產業漸次恢復舊觀，自前年以來，中外匯兌率亦恢復戰前狀況，去秋以後，竟低落至於二先令四辨士。我國各種產業，在倏忽之間，受此重大損失，勢必歸於倒塌，其有幸免於倒塌者，大都爲此種產業之來源與銷場都在國內，然亦鮮不受間接影響者。試視兩年來國內產業疲癓不振之象，即可窺知此中消息；經濟恐慌各國皆有，然未有若我國之利害者。要知金融爲各種產業之樞軸，爲經濟生活之中幹；此而操於他國銀行之手，事變襲來，吾國經濟團體既不能事前爲之預防，復無法與之抵抗，又不能事後設法營救，惟有坐視各種產業之倒塌，社會全體直接間接蒙其損失；受害之大，莫此爲甚。此爲帝國主義者侵略吾國影響吾國之民生勢力最爲普遍者也。

第二爲盤剝政府　外國資本家貸款於中國政府，扣頭之大，有到百分之三十幾者，利率之高，有月息十二分者。他們得了這種回扣和利息，還說他們自己起初并未有這種強索，是中國的官吏自己心願送還這麼多的謝禮，還稱他們的仁義。語見 S. Wagal: Finance in China。但是中國經手借款的官吏的說話，又不相同。他們說他那次經手借款，怎樣的經過許多麻煩，纔得最高利益的條件，他事後并沒有分取一文回扣，不過成立之後，洋人看他廉節可風，於是在租界內買了幾畝地皮，又造起幾間洋樓，恭恭敬敬的送他，他迫不得已纔領受。每次借款，中外兩方，都是這樣的客氣，所以借款合同不難成立。并且這樣客氣的借款，中外兩方，一年都想多成立幾次，於是合力在報紙上製造空氣。第一步說中國政府如此之窮，非借外債或發行公債票則中國不能善後，不能改革。第二步說無抵押品的借款，是很危險的，不要借錢給中國。第三步則說中國政府財政瀕於破產，不可收拾，到期借款，皆不能償付，中國無能力，無錢，不成其爲政府了，帝國的對華態度應早決定，不然帝國人民的利害，快受危險，不可再行猶豫，不可再行客氣。這些客氣空氣，一經道破，都是外國銀行團和中國官吏本店製造出來的，我們現在認明這塊招牌爲記，再也不受他們的欺騙不上他們的當了，也不怕他們的恐嚇了。後來各帝國主義者之間，以爲空氣同造，而贓不均分，有失公正之道，於是有六國銀行團之組織，以包攬中國政府之借款。豈知外國間客氣未除，戾氣猝起，贓分不均，利未可靠，看錢最透的美國人，自願退去銀行團，不和羣鬼廝混。因爲美國人的主意很乾脆，無現錢可賺的生意，是不做的，後來各國間各懷鬼胎，醜態畢露，（英官書局出版的銀行團往來文件集三本可以覆按）況且摩根大少爺既不願意，外論的輿論又攻擊起來，中國的官吏沒有膽量承受借大一個銀行團的組織，終至於流產。英國伯爾佛以貴族而爲英國銀行團的領袖，再躍而爲對華六國銀

行圍的首領，本來預備來華做中國統監的，也運命不濟，竟付於黃粱一夢。日本的大倉在北池子蓋起大府，預備做副統監的，後來也只好打道回宮，這是前幾年的事實，我們可以回憶。

自從清末迄於現今，我國所欠外債，有十四萬萬之巨。這樣多的錢，究竟是花在中國人身上嗎？我且粗粗的計算一下，其中戰敗的賠款，占一大部分，譬如馬關條約，賠給日本的幾萬萬元，日本政府拿一部分充作日本銀行金準備之用，就可以成立日本的金本位，鞏固日本國的金融。若是我國政府能夠借一筆錢作同樣的事業，則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應當受賜若何之大？可是現存的成績，只有頤和園的亭台樓閣，和幾條鐵路，其餘的都是拿去飽外國資本主義者的囊橐了。善後借款，參戰借款，是在各國購買軍械，仍然用於外國。鐵路借款也是用在外國充購買材料之用。尙有一小部分是政客軍閥上了腰包，但是他們的錢，仍然存於外國銀行。所以借大借款，不過是滙豐銀行的轉賬，橫濱銀行的轉賬，中法實業銀行的轉賬，華俄道勝銀行的轉賬，銀行裏的記賬員輕輕的寫幾個字，打幾個圈，中華民國就欠某國款若干，到期無力償付，應處死刑。我們若是在銀行的賬簿上一筆筆的淸查追究起來，十四萬萬國債裏值得我們償還的，恐怕只有幾千萬元罷，在平常個人行爲，若是有人行爲欺騙，應受法律的裁制，就是在基督教義下的國家，也認爲大不道德，但是這麽大的一件帝國主義者的欺騙案，法律不能裁制，輿論還替他說話。甚麽國際聯盟，國際公斷處，也不過是英國保守黨特設的機關，我們對於一切都是失望。將來怎樣的裁制，這件欺騙案，全憑我們去努力宣傳，眼前帝國主義者若是要中華民國還賬，我們可以回答他說賬算淸楚了再還。據實說來這些糊塗可恥的賬，非一筆抹消，則前途的荆棘還多得很。

第三爲稅關之盤據　稅關是我國國民經濟生活的大門，貨品的出入，都要受着關人的檢查。設立海關的目的，不僅是抽收貨物出入口稅，以圖增進國家財政的收入爲了事，而保護國內產業的發達，調濟國內人民生活上所需的物品，實爲第一個目的。最初英國人哄騙前淸政府，設立海關，由英人辦理，將收入所得供償還外債之用，半脅半騙，毫無智識之清廷大吏，乃不得不俯首帖耳的順從。其實英國人口裏說要謀增加中國政府的財政的收入，卻是他暗中的目的，要盤據這個機關，用以永久的侵略我國。稅關全部行政，都操於洋人之手，中國連一個驗貨員也沒有，中國人自衞的機關裏，沒有中國人在內秉政，所以中國稅關的結果，不是保護本國的產業，反成爲保護他國資本家的工具。（甲）以稅率而論，中國稅關制是用從價稅，名爲抽稅百分之五，已經是最低之額了，而所訂物價，還是數十年前的數目，鮮有變更，故實則僅抽百分之一而已。海關條約上載明每十年重定物價，改訂稅率，每次會議雖小有更改，不過使海關收入足供償還抵押之外債爲度，何嘗是要活動中國的財政？（乙）這種毫無分別值百抽五的關稅，并非是照國內各種產業情形分別規定自由升降，以我國極幼稚之產業，毫無保障，一任舶來

品侵壓，國內銷場，皆為所奪，據國內人民生活用品，一一皆仰給外國。（丙）對外貿易為發展國內產業最要之途路，故各國稅關對於本國生產品之輸出，恆給以種種便宜。美國不抽輸出稅，至載在憲法，英國對於輸出品更設有幾種獎勵方法。我國稅關對於輸出品無分別的一律課以輸出稅。（丁）自關稅不能自主之後，國民經濟力又極薄弱，關稅負擔，無法轉嫁於外國商人，大率由國內舶來品消費者全數負擔。如果國民負擔此項巨額之租稅，由是而能保護本國產業而發達之，雖蒙再大之痛苦，亦應暫時忍受，以企將來經濟生活之改進。無如負擔巨額租稅之後，本國產業仍歸於倒塌，市場上陳列的，都是東西洋貨。民國十三年在北京舉行的關稅會議，我國代表說了一大篇話，請求各國代表允許他們把入口稅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十年之後中國關稅由中國自主的抽稅，說得那樣有條有理，激昂慷慨。那知道各國派來的代表，都是木腦殼，聽不懂。最妙的是日本的代表的答詞，他說：『中國關稅率增加到百分之七·五是沒有道理的，稅關自主是夢囈』。這簡直是侮辱我國，然而我國的代表只好裝作沒有聽見。去年的關稅會議，各國商人的代表在北京受了幾個月的供奉，說了一些茶餘酒後的話，恐怕南兵到來，纔各自散伏。最近英國藍浦森在北京宣言，實行華盛頓會議議決案，更是滑稽得好笑。金鎊這樣的飛漲，關稅收入將不夠關稅項下所擔保的外債之數，北方的巡閱使又缺少購買軍火的費用，所以英國政府下個變體的命令，要中國人民快購外國貨，多納關稅，幷增進中國的內亂。除此之外，我們不知道英政府作這個提議是何用心。

第四為盤據市場　帝國主義者眼睛裏的中國，不以為是一個國家，他們把中國看做一個大好的市場；不以為是人民的團體，他們把中國看做一羣消費者。這一派的言辭，帝國主義者的政治家和商人的口裏時常放射出來，鼓勵他們的人民到中國來侵略。他們的手段，簡短的說來，是推廣他們的製造品在中國的銷場，以摧殘中國的製造業，於是他們的製造品可以獨占中國的市場，然後抬高物價以獲大利。同時在中國取得極廉價的原料的供給，一出一入，他們可以獲利數倍。而中國人民，因為本國產業凋敝，勞力在市場上之價格大跌，他們得以取得極廉勞力的原料品或粗造品。帝國主義的江山，十有七八分是如此造成的。中國每年輸出輸入，以錢價計算，自然是相差甚遠；若是依照物量比起來，輸出恐怕要高出於輸入幾倍呢！

這種侵略的方法，各國不同。就英國說，英國人在海外所設的商會，共有五十幾個，其中三十來個（經濟局的報告）設在中國各省各埠。他們調查各地人民的嗜好，服色，飲食，器具，於是商人好在英國依式製造，運售到中國來。英國的工業大都是大規模制生產，生產費較廉，很容易引起人民的購買心。久之人民養成僻性，就大家喜歡買英國貨了。他有這樣好的銷場，實因為他們的生產品比中國生產品價廉物美。法國德國的商人，也是仿照英國人的辦法，他們的貨品，都貼上某洋行的招牌，我姑且叫他們是洋行的侵略。日本比他們更利害，日本與中國相距甚近，深

知中國人情習慣，他們的調查，更爲精詳。日本人在從前的時候，大都是小規模制度的製造，資本不甚充足，而且他們不願意大鑼大鼓的打着商會的侵略招牌，引起中國人的嫌忌。日本人所到的地方最初把仁丹的招牌掛起，小本生意，大衆都買得起，於是他們調查該地人民的日用品，由日本販買到中國來，凡是英國人未曾供給的貨品，日本人都一概包辦。我們走到一個很窮的人家裏，沒有一家沒有日本貨的仁丹招牌的勢力，有如此偉大，我姑且叫他是仁丹的侵略。近來日本的製造術進步；又因爲中日相距較近，運費較廉，日本的勞力又比英國的勞力爲廉，仁丹的貨品，竟能與洋行的貨品在中國市場上角鬬。不僅此也，日本專製造廉價物品，如玩具裝飾品用具等價格都在一元錢左右，竟能從中國的市場推廣到歐洲的市場。日本人會利用白皮人的心理，把仁丹兩字取消，四處掛起「日本之美術」的招牌來。現在仁丹式的貨品，在歐洲市場上風行一時，歐洲人家裏，無論那一家，都有幾個日本漆盤磁瓶，木簾子之類，勞動者所著的裏衣襪子有很多也是日本替他製造的。反之日本人家裏除開幾個曾經做「洋行」生意的人家，很難找出一件洋行的貨品。因爲這些緣故，從前英日聯盟親善，近來一變爲交惡，於是洋行的買辦放心不下，趕緊把新嘉坡的軍港修造起來。英國這樣的磨拳擦掌，都是爲着中國的大好市場爲仁丹店逐漸占領。現在英國看中國的問題，比一七七六年美利堅的獨立尤爲重大；所以對於非洲澳洲的政策，只許洋行的貨品從大門輸入，不准日本的風從窗戶罅漏裏吹進來，也是由於近年來在中國所得的教訓，要防患於未然。近來日本人乘中國人排斥英貨的機會，卻高唱修改中日商約，以圖博得中國人的歡心，暗中只顧製造貨品輸入中國，占領洋行貨品的地位。而中國的產業，被洋行與仁丹的貨品所束縛，到如今沒有方法自由的發達。

我國的產業，還有幾種能夠僥倖存在，大概是由於這種實業是特別的生產，或是有固定的銷場，或是由於特種的技術。譬如絲茶漆器磁器，歸然猶存，就是幾個實例。然而這幾項產業的發達，大不及他們應該發達的程度，他們還能在國內市場上存在，大都由於人民使用這類的物品，已成習慣。吃中國茶的人，總喜歡中國茶的色香味，穿中國綢的人，總喜歡杭綢的質地花樣，不願更改。然而他們只能在原有的銷場裏內活動，不能加以擴張，正因爲外國貨品緊緊地把四週圍住。外國貨品固然不能與他們競爭，然而可以造出種種貨品代替他們，現在的洋綢洋緞花樣質地有比本國綢緞爲佳者，可以滿足闊人奢侈的慾望，又有充絲綢，索價比中國絲綢爲廉，可以滿足窮人要穿綢緞的虛榮。有這兩種購買力的人民，都做了洋貨的顧客，於是中國綢緞業的顧客，只剩下頑固成性的先生太太們。絲綢業如此，其他各業大約相同。通都大市的時流，飲食服用之品，都要有個洋字，纔能顯出他們窮措大的排調。這種習慣的養成，我們不能不歸功於洋行的買辦和仁丹的經理，能想出種種方法擴充外國貨在中國的市場，使本國產業一天的侷促一天。更有一般中國人的公司，直接從外國販賣洋貨，不須洋行買辦從中經手。洋貨公

司生意的興隆，就是國貨產業的場台。這樣的我國的產業在國內市場上，被帝國主義者的商品直接或間接所驅逐，倒的倒，減的減，生活所需，不得不俯首帖耳仰給於帝國主義者任憑他們掠奪。

第五為在華投資　外國資本家往外國販運貨品到中國來，必須假手於買辦及小本商人，諸感不利，而且生產費運輸費所耗甚重。現在他們的新式掠奪方法，是投資，在中國建立工廠，使用中國的勞力。一來他們可以逃避該國的重稅；二來中國的勞工比無論那一國較廉，他們成本減輕，可以與中國人的已經樹立的產業爭競。而且他們有治外法權做護符，可以隨時使用，去掠奪中國的人民，替他作工。現在上海漢口工廠林立，其中一大部分是外國資本家的。北方的羊皮，為我國出口貨之大宗，近來牧畜業的發達，大都外國資本在北方活動。繅絲廠茶廠多是外國人收購中國原料，僱用中國勞力，製造後輸送外國。紡紗廠等是用中國的原料和勞力，製造物品，賣給中國。此類事業比之輸入洋貨，更能獲利。我且舉二件實例：英國人的北京商團，專做向華投資的買賣。福中煤礦公司，就是他們的資本，其他鐵路借款，中國公債，各種工廠，凡屬可以獲大利者，他們都隨時投機。英國的官僚，凡與中國路有關係者，都是北京商團的乾股東。每年的淨利，除開大筆在中國的祕密運動造亂費用之外，總存數百萬鎊。每年他們開股東大會時，開口報告，便說深恨中國政局不寧，營業不發達，不能多賺錢。這個商團要算是掠奪中國的總機關，和從前東印度公司之在印度一樣的性質。日本在中國所設的工廠，紗廠是大宗，此外如南滿鐵道會社，凡屬南滿的產業，他都經營。我們如果想要知道東三省的無論那項情形，都要向南滿鐵道會社索取報告。這些外國工廠除使用中國廉價勞力發展其營業之外，復往往擴充其範圍，進一步，經營中國之各種產業。

第六為交通事業之侵占　交通為一國之命脈。我國之交通事業除電報之外，其他郵政鐵路船舶的交通權，都落於外國資本家之手。郵政歸外國人管理，每年浮耗之費，不計其數。鐵道是借外國人的錢建築的，工程材料，概由外國供給，每年數千萬元鐵路收入，只能償還外債本利之用。長江一帶航路，中國的船公司只有招商局，招商局內部腐敗，毫無勢力。其餘五六個公司，都是外國資本，出口入口的貨品多與外商有關，此類營業，幾全歸外國公司包攬。行旅往來，必須乘外國船。蘇贛湘各省內河航路，昔年尚有本國人經營之小船舶，今則此類運輸業，多為日商戴生昌侵占。我國水陸兩路之運輸，每年所用，總在一萬萬元左右，此項鉅數，皆落於外國資本家之手，吾國人所分得者，僅少數勞動者之勞銀而已。

綜觀以上所述幾層，可知中國人經濟生活的生命，都操在帝國主義者的手裏。他們不僅是遵照條約的規定，在中國有通商的自由，他們簡直是要想把中國人的生產力，從根本上剷除淨盡，永久做他們的勞奴，如此資本家的天下，纔可以綿延到億萬斯年。如果歐洲的勞動者拆他們的台，要把他們的財產化為公有，他們在中國的基業，還是很穩固，他

們還可以在中國稱金錢大王。

三

現在我國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掠奪，人民的經濟生活困苦到這種田地，卻是對於他們尚負有無限的義務。他們管理了我國的財政，束縛了我們的經濟生活，還要咒罵我國人民不償還他們的債款，一則曰政府無能力，再則曰人民不道德，諸如此類的言論，是各國資本家的報紙上的印板文章。這種輿論，大都是無理取鬧。但是我們對於這些義務應該用何種態度對付，換句話說，我們怎樣的至少使這些無限的義務，變為有限的義務，這是本節中要討論的問題。

外國資本投用在中國的，我現在為本節討論的便利起見，分之為兩種：一為對政府的投資，一為對社會事業的投資。這兩種投資的性質不同，我國對付他們的態度，也應當有區別。我且先論社會事業的投資。

社會事業的投資，例如各地的紗廠英美煙公司，是外國資本家自由在中國設立，并非和中國政府立有特定的契約，不過根據中外商約，他們有在華經營產業之自由。這種個人自由的投資，我以為在原則上應受與國內人民同樣的待遇，承認他們享有財產權之自由，同樣受我國法律的保護，同樣受我國法律的管理，并且同樣對我國政府負有繳納一定租稅的義務。但是有幾項例外：（甲）歸國家經營的事業，（乙）限於中華民國國籍人民始得經營之事業，外國資本家自應依法交還我國。以一定之標準價格，或收歸國有，或轉讓於本國籍的人民。各國對於外籍資本，都設有一定的法律以限制之，我們以各國取締外籍資本的法律，還以管理洋行會社的投資，這是我國對於他們讓步的最寬的限度。

但是現時我國的情形有與各國不同的：我國產業尚在很幼稚的時期裏，現有的大小產業，都被外國資本家輕輕的用資本鈎在他們的手裏，我們的生活都要聽他們的命令。那麼我們要解除這種壓迫，將來或比各國更進一步，採取保護政策，對於洋行會社，加以某種限制或禁止，這也是產業未開發的國家應取的手段，難免不請洋行會社稍稍犧牲他們的利益。不過取締外資之際，總以不致阻礙國內產業之發達為度，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第二為政府的債務問題。中國政府借用外債的情形，上面已說了一大段，并歸結到有重行清算的必要，其中性質或用途不明的，我國國民恕不能承認，於是十四萬萬元的外債，要揭去一部分。對於外國的賠款，是我國財政上一項極重的負擔，名稱上雖為賠款，其實是強國對於弱國的勒索。近來各國覺得這種勒索之不正義，自願退回，但是我們認為這幾十年的勒索，已經在我國種下了無限的惡因，現應當無條件的一概取消。若是退款改在中國辦教育事業，名稱雖好，實則在我國財政上之負擔及因此所受的惡影響，還是未曾撤除。現在各國對於偌大的戰債，都主張一律取消，那麼各國對於我國的賠款，早已認定是不正當，更

無存在的理由。於是十四萬萬元國債裏，又揭去一大部分。其餘剩下的，果眞是外國資本家爲中國某種需要借給中國的，我們中國人可以說一句硬話，總有力量還給他們，決不會像歐洲的國家，不顧信義，一味的騙賬，置債務於不理。但是淸償這一部分外債，有一個原則應當遵守的，是在二十年內，我們只能遵照我國財政的力量來償還，換言之，應償的外債全數，我國政府須從新整理，引用歐美各國淸理債務的原則，攤作六十年分償，每年所償的數目，視我國財政力量爲準，不能任憑外國資本家的苛索。如是政府財政自主之後，以大部分租稅所得，不拿去供奉外國資本家，而用之於培植本國人民之富力。人民財富興隆，政府之收入以之增多，區區十數萬萬元之外債，我國人民總有淸償的能力，大家無須發愁。

一月，十日，巴黎法國圖書館。



"Figures of the passion of Our Lord"
之封面，係十五世紀時威尼斯木彫。



外人在華利益的調查

倪文宙

紐約外交政策協會調查部最近發表外人在華利益的調查，節譯如下。

關於外人在華的地位可有四個問題：

1、在商業上在教會和文化事業上外人在華究獲了何種利益？

2、外人依恃何種條約或何種根據以營生治業？

3、中國人對於條約及外人利益的反動如何？

4、列強對華政策如何？

根據這四個問題來討論外人在華利益的性質和範圍，條約關係的起始和現狀，以及列強與中國相互的態度，這是可能的。不過在討論這些問題以前，應把關於在華外人人口，外人投資及貿易的統計研究一下：

在華外人的人口

各國在華的全人口，約計起來，爲自三二〇、〇〇〇以至三二五、〇〇〇，據一九二四年海關調查，則爲三二〇、八二九。各國的分配如下：

日本……………………一九八、二〇六

（其中約二分之一以上在滿洲）

俄國……………………八五、七六六

（其中大部分爲俄國革命後遷避來華的）

英國……………………一四、七〇一

美國……………………八、八一七

（據美國國務院一九二六年的調查爲一二、〇〇〇）

葡萄牙…………………三、六五七

德國……………………二、七三三

法國……………………二、七一五

餘數則爲意大利，奧國，比利時，西班牙及其他小國。

其實海關的估計太低了些，特別是關於日僑和美僑的人口。過去兩年間，美國在華僑民人數漸增，德僑更有顯著的增進，俄僑則因遷避的

漸次回國，一九二四年以後人數漸減。

中國人的人口也只有一個約計，一九二四年海關調查爲四四四、六五三、〇〇〇，此數中有一〇、二七七、〇〇〇卽百分之二·五居於條約商埠（Treaty Port）與外人有直接的接觸，而外僑人口也大部分集中於重要的條約商埠及通商大埠，卽上海公共租界一區已住居外人四〇、〇〇〇人。

在華外人的投資

據各方估計，外人在華投資的數量約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之間，而香港還不算在內。其中日本的投資最多，英國次之，美國則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投資於商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投資於傳教事業及醫院與學校。大抵各國僑民在華營業其多寡與其人口爲正比例。一九二四年海關調查日本公司計四、二七八所，俄國公司九三四所，英國公司七二六所，美國公司四七〇所。（美國國務院的調查則謂在華有美國公司六〇〇所）

外人在華投資最大部分實在商業，此項下所包含的是津滬漢口各埠的地皮房產，沿海內河的船舶，電話，電報，鐵路，廠屋及工場設備，一切有擔保及無擔保之對華借款。如日本佔有南滿鐵路，俄國佔有中東鐵路，法國佔有滇越鐵路等。其餘國有鐵道也有一部分因建築借款的關係受外人的支配，電報事業也處於同樣的情形。

中國對外貿易進出口金額據一九二六年的調查是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二四年中國對外貿易的比較情況可如下表：

對外貿易	一九一五年	一九二四年	增加百分比
入口	三五七、七九九、五〇〇金元	七七九、三一五、〇〇〇金元	百分之一一九

國別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四年	增加百分比
英國（香港在內）	四〇三、八一六、〇〇〇金元	五〇一、六七五、〇〇〇金元	百分之二四
日本與朝鮮	三〇三、五二五、〇〇〇	三五八、七二五、〇〇〇	百分之一八
美國與菲律賓	一六〇、九〇〇、〇〇〇	二三四、四七五、〇〇〇	百分之四〇
法國	一九、三五五、〇〇〇	四一、七〇〇、〇〇〇	百分之一一五
德國	五、四〇〇、〇〇〇	三九、九五〇、〇〇〇	百分之六五八
意大利	四、三五〇、〇〇〇	一一、四〇〇、〇〇〇	百分之一六三

上列的數字所要注意的，就是香港的商品輸入以後，便立刻輸出。香港本地很少商品的消費和製造，所以如把香港除外，各國對華貿易的數量又有變更，表列如下：

國別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四年	增加百分比
日本	三〇三、五二五、〇〇〇	三五八、七二五、〇〇〇	百分之一八
美國	一六〇、九〇〇、〇〇〇	二三四、四七五、〇〇〇	百分之四〇
英國	一八一、九五五、〇〇〇	一八八、九三五、〇〇〇	百分之四

香港　三二、七七五、〇〇〇　三三、七四〇、〇〇〇　百分之四一

各國對華貿易的比較看下兩表更可清楚。第一表係各國對華貿易全量中的百分比，其中把香港計算在內。第二表則把香港除外。

一九二四年對華貿易的總量中各國所佔的百分比（是年香港佔全量之百分之二三）

英國（香港在內）	佔百分之三七
日本	佔百分之二七
美國	佔百分之一七
法國	佔百分之三
德國	佔百分之三
其餘	佔百分之一三

一九二四年對華貿易全量中各國所佔的百分比（香港除外）

日本	佔百分之三五
美國	佔百分之二一
英國	佔百分之一九
法國	佔百分之四
德國	佔百分之四
其餘	佔百分之一七

這一點分別是很重要的，因為總稅務司雖是中國政府的雇員，但條約規定這人須是對華貿易佔最大量的國家的人民。英國認香港對華貿易即為英國的對華貿易，因而主張以英國國民為中國的總稅務司。

一九二五年中國對外貿易數量稍減，而一九二六年則雖受廣東省港罷工及國內戰爭的影響，對外貿易數量激增，約增一九二五年對外貿易全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外人對華教會事業的投資

耶穌教傳道事業的投資以英美人為多。美國的投資又較英人的投資為多。其事業如教會建築物，大中各級學校，醫院，就中有洛克菲羅基金設立的北京協和醫校，由美國耶穌教各教會所設立的各大學計有十七所，如廣東嶺南大學，福建協和大學，南京金陵大學，上海滬江大學，湖南雅利大學等。

天主教傳道事業的投資，較耶穌教為大。法國政府對在華天主教徒勵行其保護權，天主教會在華有不少修道院，各地教育事業也做了不少。

租界(Concession)居留地(Settlements)與租借地(Leased Territories)

指定供外人居住的地面，與租借或割讓給外人的地面，其間的分別往往引起糾紛。外國割據的地面便成為該國國土的一部，如香港成為不列顛帝國的一部，其地位與直布羅陀無異。澳門成為葡萄牙的一部，

得永久佔有。

租借地屬於租借國，租借地的管理，也與租借國管理該國的其他各地一樣，不過略就當地狀況加以變更。涉及華人的案件，得適用中國的習慣與法律。如日本的大連，英國的威海衛，九龍，法國的廣州灣，都是主要的租借地。

公共居留地(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租界和條約商埠(Treaty Ports)都是中國的土地，不屬於外國。居住在這些地面的外人，與內地的外人享有同樣的治外法權。華人另有法庭裁判，不過居留地和租界的警察和管理都在外人手中。地方行政，華人無權過問。公共居留地，租界和條約商埠平常一樣通用，其實是有分別的。

在公共居留地內，（以上海的公共租界為代表）界址以內的土地主權在中國官廳，中國人民可以享有地產，不生問題，外人可以永久租借地產，但不得購買。在租界內，則將全個地面租與由租有國年付租金於中國政府，外人在此地面以內租地，須向租有國的領事交涉。如漢口的外人居住地，即屬此種性質。中國幾個大都市中常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屬於此種性質的租界。

在多數條約商埠中，皆無特殊劃定的外人居留地。他們自然地集中居住於一個地點，並沒有地方行政的組織。

上海有兩個外人居留地，一是公共租界，行政權大部分在英人的手中。一個是法租界，則完全由法人管理。

上海的公共租界

公共租界的行政機關是工部局，工部局的董事，從納稅外人中選出。工部局受各領事的監督，各領事又受命於北京各公使。工部局董事的大多數是英人，因為英國人民在公共租界內握有大多數的地產。工部局董事共舉一主席（即總董）執行方面則由工部局總辦負責。此總辦向為一英人。

公共租界內有產業的華人納稅雖多，却不能被舉為工部局董事。於地方行政，亦不能過問。租界內的警政衛生教育雖在工部局的支配之下，而執行的是總辦。上海的行政系統，頗像美國的城市經理制度(City Manager system)，經理相當於工部局的總辦，而對董事部負責。又上海工部局董事的選舉，係取全市制，不取分區制。

上海法租界也有一個工部局，工部局的董事也從納稅的外人中選出。不過工部局董事會並沒有真的支配權，實權是在法總領事手中。總領事又聽命於北京法公使。華人雖納全量一半以上的稅，也沒有選舉權。

與上海同樣的行政組織的公共租界，還有廈門的鼓浪嶼。他如長沙，南京，杭州，蘇州，及其餘四十九條約商埠，都有外人住居地。

漢口租界行政在英日法三國手中。廣東在英法手中，重慶在日本手中，長江下游及北方諸埠，英法日不定。

北京東交民巷

北京東交民巷既不是公共居留地，也不是租界。東交民巷以內的行政以外交團為董事會，實權在公使團手中。行使辛丑條約所載的權利。

各國對華政策

各國自對華發生關係以來，他們的政策皆在貿易權的獲得。各國在外交關係上要求與華人平等，且有所要求每以強力迫中國承受。美國對華貿易初時不十分熱進，自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美國力避對華的進攻政策，並也阻止各國對華的進攻。如美租界的交還，庚子賠款的歸還，門戶開放政策的宣布等都是事實。

自一九〇二年的對英馬凱條約及對日對美的各條約以後，各國對華治外法權廢止的要求始有相當的應付。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不能完全滿足中國方面的要求，加以條約的延長簽字，關稅會議法權會議的遲遲不見召集，都引起中國人的不滿意。

當一九二五及一九二六兩年之間，中國內部政治狀況更趨於不安定。北京政府從軍閥手中移轉不定，內閣勢力不出北京城，南方政府勢力日增，自廣東及於長江流域。

各國態度可總括如下：

1、各國對華條約已預備為深遠的變更。

2、各國認中國目前無單一的政府，與中國談判頗感困難。

3、各國於必要時將用武力保護在華外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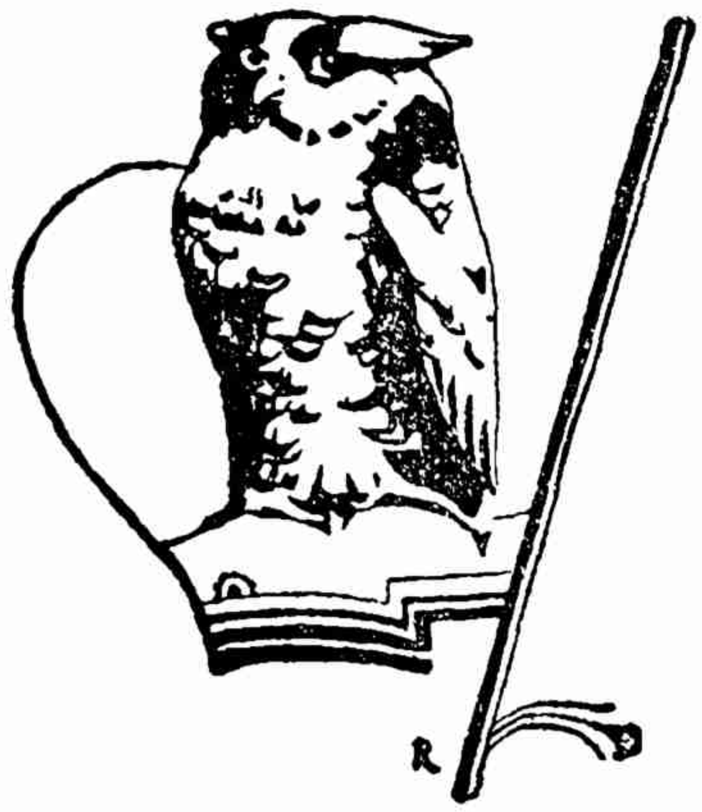
美人有謂召集中國南北兩政府代表人與美國談判乃屬可能之事，而美國方面的此種行動可使中美有良好的關係。

在華外人利益的調查表

	美國	英國	日本	法國	意大利
人口（一九二四）	八、八一七（或一三、000）	一四、七〇一	一九八、二〇六	二、七一五	六八一
貿易值（一九二四）	三三四、四七五、000金元	*五〇一、六七五、000金元	三五八、七三五、000、000金元	四一、七00、000金元	一一、四00、000金元
割讓地		香港（南京條約於一八四二年讓與凡三十二方哩） 九龍舊壤（一八六〇年讓與）			

租借地		威海衞（一八九八年起） 九龍新壤（一八九八年起）	關東（一九〇五年由俄轉讓日本凡一三〇〇方哩）	廣州灣（一九〇〇年起凡二〇〇〇方哩）	
租界+		廈門（一八五一—五二） 廣州（一八六一） 漢口（一八六一） 九江（一八六一） 天津（一八六一） 鎮江（一八六一） 牛莊（一八六一）	廈門（一九〇〇） 漢口（一八九八） 天津 杭州（一八九五） 蘇州（一八九五）	廣州（一八六一） 漢口（一八八六） 天津（一八六一）	天津
外國軍隊及使館衛兵	一、三九六人（駐京津）	一、三二八人（駐天津及北京）	九四〇人（駐滿洲者有三五〇〇人）	一、七〇八人（駐京津）	四四九人（駐京津）
外有鐵路		廣九鐵道（英）	南滿鐵道	滇越鐵道	
投資	關於商業的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關於教會的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確數不知	確數不知	確數不知	確數不知

上表記*者香港計算在內，記+者上海除外。



法國前總理克萊孟沙氏訪問記

丁肇青

西俗，每歲八九月，都人士多赴海濱避暑。富有者置園林別墅，名爲休憩，實則驕奢淫逸，無所不至。其聲色狗馬之畜，與其雍容華貴之態，入其中者，幾不辨其爲王公爲平民焉。卽工人階級與小康之家，亦多率領眷屬，僦居旅社或人家中，以一年來之血汗資，作十數日或月餘之浪擲，返則傲於人曰：『余在某處避暑方歸。』似在此時以不赴海濱爲奇恥大辱者。習俗使然，無足怪也。

沙布多勞鎭在法國西部，面大西洋，鄰西班牙境。地旣偏僻，生計自不昂貴，余與友人二三輩，聞其清雅而赴之，至則賃居人家中，每日費用尙廉於巴黎。遊戲，如賽馬廳，俱樂部，以及劇院，舞場，應有盡有。其規模之宏，雖不及島維勒，畢亞立自，地那兒諸名勝，然地多森林，空氣清新，正合吾人暑假休養之需。早晨浴於海畔，晚則赴俱樂部，較之學校課室生活，幾有天壤之別焉。

久知法前內閣總理克萊孟沙氏，爲防斾省產，然未悉其於下政臺後卽卜居於沙布多勞附近也。一日識戰時新聞記者會會長莎防熱君於俱樂部，偶談及克氏歷史及歐戰時奠定法國危局之功，方知克氏居此不遠，乃於八月二十三日往進謁焉。

是日同行者，除莎防熱君及其夫人女公子外，有震旦大學法科學士尹鳳藻君及法國勝西軍官學校張文君。尹君現預備博士於巴黎大學，爲吾國留學界之有數人才。張君亦震旦舊生，對於軍事知識，深有造詣，非國內現時軍人所可同日語也。余輩於是日下午二時乘汽車赴聖札耳。(克氏故里，離沙布多勞鎭約二十五基羅邁，當汽車約半句鐘可達。)移時至一小村，居民十數家，傍有一院落，瓦房數椽，參差隱大樹間。汽車夫止車門前曰：『至矣。』視之，院內修理頗雅潔，外環以短垣，高不及肩，乃編新生棘莽而成者，殊清幽可愛。小院中老婦數人，坐樹下談且紉。卽有一健男子啓扉出，應客。余輩告以來意。笑曰：『克氏嘗過余閒話，顧不居此。』言時以手指所望處曰：『此去約二百邁，當轉而東，見一教堂，再

轉而右，有一小田莊，芳廬二三楹，隱約於老松間，孤而無隣，面海而倚峭者是也。』余等乃欣然謝別登車去，不數武，果如所言，遠見一汽車止於林陬。尹君顧余曰：『此想亦爲謁克氏而來者。』余首肯。少時車停，則前來之客已登車疾馳去。莊院中細草如茵，陽光滿布，四野寂靜，闃無一人。方遲疑間，一老園丁手刈草具自樹背轉出，笑顏承迎，漫問曰：『先生等爲謁克萊孟沙總理而來乎？』余輩曰：『然。』彼顰眉曰：『主人近惡人擾，殊少見客，未卜能如先生等願否，豈未見彼汽車主人已失望而行乎？』言時入，呼一僕來，余等乃投刺焉。約五分鐘之久，出曰：『請先生等入客室稍憩，主人卽至矣。』余等暫捨莎君妻女於院中，魚貫入一小廳，几案數事，陳設殊草草。立未定，克氏自簷下扶杖來，霜鬢童顏，粗衣布履，白鬚作八字形，兩目神彩弈弈，微笑禮客。握手畢，卽朗聲曰：『鄉居極簡陋，君等請坐，勿客氣。』言時指對面一長椅速余三人坐，而莎君則緊坐克氏傍，執半主之禮云。

時莎君首發言，述遠客造謁之誠，談次，問曰：『總理居此，想甚清閑也。』克氏曰：『不然。近日海浴者夥，余殊苦其囂擾。』旋顧余等曰：『余甚喜君等遠學敝國，並辱臨視余。』問所習科目，俱告之。聞張君習陸軍，則肅然曰：『此貴國現時之急需也。貴國軍隊多而少組織，戰士死於私仇而不知赴國難，振衰起廢之責，其在君矣。』因顧莎君曰：『君殆不知中國軍人，絕非怯懦，惟作戰則絕無宗旨，勝則爲主帥升官發財，敗則委身溝壑，而爲上者復絕不周卹其婦孺。』言時頻頷其首，似表惋惜之意。繼乃續言曰：『中國爲文明古國，前途未可限量，卽以現時之動機測之，不出百年，必一躍而爲世界第一強國。……』後縱談東方各國大勢，有云：『余曾遊遠東，獨恨未至中國。爪哇爲荷蘭屬地，然社會組織極良善，可見荷人殖民之特點。印度民性柔惰，內爭不息，余甚失望。又嘗遊新嘉坡，居民以華人爲最多，曾參觀其學校，課室整潔，生徒嗜讀，余敢謂爲吾法蘭西學校所不及。』言時目光頻頻注余，余會其意，對曰：『總理所言良是。新嘉坡與中國毗連，現只政權操諸英人耳。』克氏聞之，頷首者再。旋談及中國外交，尹君曰：『中國有四千餘年之文明，列強乃欲以施諸野蠻民族之殖民政策，施諸吾人，總理其謂之何？』克氏微笑而不言，然未能全隱其驚佩之色也。後又論及戰後和平會議之情形，蓋當時克氏曾任主席，吾輩極願知其論調也。克氏云：『余在和會時，曾識貴國代表顧維鈞氏。顧氏少年英俊，工於詞令，當其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時，各國代表，目瞪口呆，不能置一詞，而莫不暗服其理由之充足。後日本代表某強起而言曰：「否否」，別無何等理由可與顧氏抗辯。然此數否字出諸短小精悍之日本人口中，其力已足以推翻中國所提全案而有餘矣。噫，國際間只一武力耳！所謂世界和平者，余個人固甚願其實現，但如和平終不敵武力何？中國外交之失敗，亦因無武力作後盾耳。』談時，目光炯炯，懇摯之態，溢於詞色，老政治家勗勉後進之盛意，誠足令人起敬也。繼而突然問余曰：『君曾讀余關於中國道德之著述乎？』余應之曰：『然。此書經敝國小說家林紓先生譯出，風行一時，漢名爲漠外風光者也。敝國人士，對於

先生，不但認為現代之大政治家，抑且為一大文學家。』克氏聞之，撚髭微笑，意甚自得，乃曰：『余甚喜中國文學，對於中國哲理，猶為傾倒。憶有一故事，試為君等述之：一日，孔子往見老子，三問而三不答，出謂門弟子，喻老子為神龍。想此等故事，君等所知，必較余為多。』余等亟對曰：『總理博聞強識，實非吾等所能企及。』彼此乃大笑而罷。

余等坐至三刻鐘之久，見克氏有倦容，乃起而告別。余攜有攝影器，問之曰：『總理其許余攝影作紀念乎？』克氏轉頸外視曰：『室外陽光殊佳，可從余來。雖然，君所謂既得其一，復欲得其二者也。』彼此又大笑。至簷下攝影畢，復引余等周視其花園。至則野花雜放，蔓草叢生，四顧毫無路徑。克氏曰：『君等勿訝吾園之不治，余殊愛其中有天然佳趣也。每日扶杖獨步，能徧識此中之花草。若有路徑，則余將循徑而遊，雖有奇花異草，必有艷媚出衆，生非其地，而無緣識之者，豈不可惜？君等或以余論為然也。』涉防熱君曰：『總理甚愛花乎？』克氏俯拾一朵，指而言曰：『然。君等識之，眞能安慰吾人寂枯之人生者，除斯物外，尙何有耶？』言已慨然。此時且行且談，遠望海濱，有女郎數輩，著彩綠衫，長不及膝，赤膊聯臂行。克氏笑問余曰：『貴國婦女有作是裝者否？』余不答。克氏大笑，謂涉君曰：『余以此問之，彼乃不答！』蓋余深知克氏心理，渠為守舊派，不喜時髦。若答以有，則非實事；若答以無，則似譏法國婦女之輕蕩而自衒我國之有禮防者，此余所以不置一辭也。克氏之笑，正窺見吾隱耳。談時已至莊門，遂與克氏握別，復深謝其招待之優。克氏遜謝者再，末云：『君等遠來視余，殊可感也，』覲余等出門乃返。園丁見吾輩出，尾而送之，初賀余等能得克氏之招待，繼談其所植花木之豐茂，其目頻注余之攝影器。余窺其意，乃為之攝一影。渠欣然謝曰：『先生其勿忘此影成後，郵寄一片與克萊孟沙先生之園丁以作紀念也。』余笑而允之，遂偕友輩登車返。

記者曰：余久居歐士，與各國人士過從者夥矣，然其對於中國現局之論調，從未有如克氏之能開誠布公者。克氏自下政臺以來，杜門謝客，王公親貴有難睹其面者矣。顧其對於吾人也，接待盡禮，言談誠摯，豈眞吾人之聲價高出於各國王公也哉？亦尊重我國舊時文明，並表示其對於中國前途之一線希望專在吾輩青年耳。觀其談話時，如老師訓弟子，至誠至公，言簡意賅；論及中國外交之失敗，只以無武力作後盾一語括之，實使吾人愧且感焉。歸嘗試詢諸尹張二君曰：『子觀克氏為何如人耶？』曰：『功名中人也。』曰：『有說乎？』曰：『有。當克氏任國務總理時，法國存亡，繫於彼之一身。至和會告成，收回亞爾薩斯及勞倫二省，功成身退，隱居海濱，草廬數椽，安貧如素，非眞好名利者，孰能若此？夫名利，人之所諱言也；然克氏以好利，而利在民生，以好名，而名垂青史，法人今日之所以能安居樂業，不為德人之奴隸者，皆克氏之賜耳。』余聞是說而異之，乃再問曰：『依子之論，吾國固無眞好名利之人乎？何以軍閥爭名奪利，連年苦戰，而不息耶？』二君曰『吾國軍閥，何嘗有名利思想，皆殘民以逞，為列強作傀儡耳。列強各有其傀儡，亦各有其勢力範圍。鐵道銀行，所以

吸吾民之財也。飛機大礮，所以戕吾民之命也。當吾人自相殘殺，屍骸山積，村市為墟之時，亦正帝國主義者與高彩烈滿載而歸之時；吾人號哭痛悼之聲，幾與彼邦婦孺嬉笑騰歡以迎彼滿載而歸者之聲相應和焉。噫，經濟殖民政策之酷辣，有如是者！而吾國軍閥乃懵然不知，其望名也只在於高官，其牟利也只在於多財，彼等豈眞能解名利二字也哉？國人每以好名利責此輩，其愚妄孰甚！』余聞而韙之，而深慨夫吾國內亂日亟，外患日迫，而竟無一人挺身而起，奠定國是，好名利如克萊孟沙者，因附記之。

民國十五年，十月，十日，巴黎。



自右至左　涉房熱及其夫人女公子　尹鳳藻　克氏園丁



克氏居處之外景
持杖者為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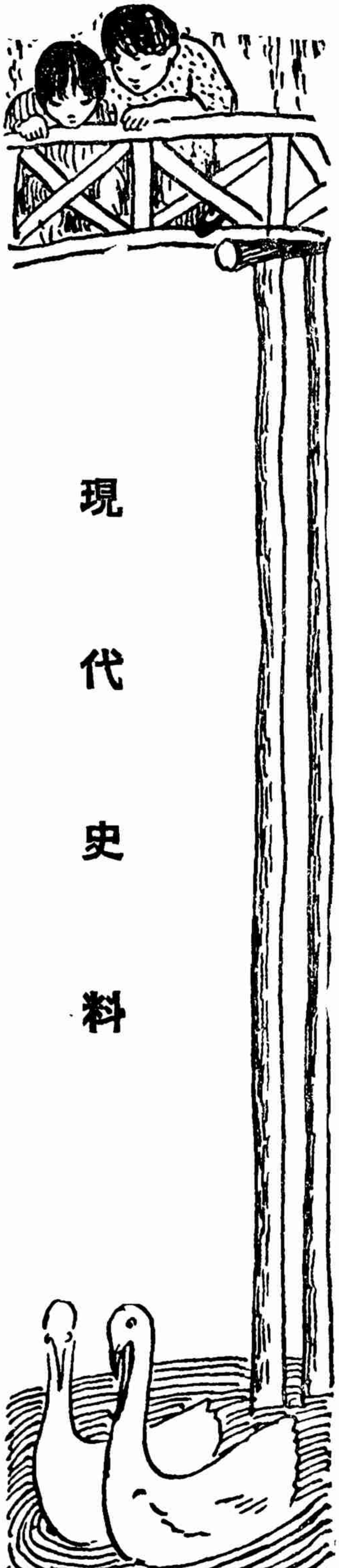
勝會不難留

勝會難留、古今同慨、然茍攝存照相、則雖時異世殊、蓬飛雲散、而一時之勝會、仍能永留於無極也、用『矮克發』照相材料攝影、清晰無比、且久不退光、

各大埠均有經售說明書函索即寄　上海九江路廿二號

矮克發 Agfa





列強海軍之現勢

育幹

在本誌的前幾期，（第二十四卷第四號）曾有一篇文章述諸小國的海軍現勢；現在且把英美法意日諸大國之海軍現勢也略爲說說，並且將她們主要各種艦艇勢力列表比較一下，以資研究。

◎英國　英國向來以維持海上優越勢力爲傳統的國策，從一九〇二年以來，便擬定所謂「二國標準主義，」便是英國自己的海軍力，總要使其相當於比自國海軍力稍弱之二海軍國之合同兵力。其後德國海軍勃興，這個標準漸漸有點維持不來；一九〇九年英帝國招集殖民地代表開特別國防會議，便捨棄了這個標準，而以對第二海軍國之德國保持六成優勢爲標準。這樣競爭的結果，便造成了世界大戰。在大戰中美國的海軍復乘機大行擴張，大戰後英國遂決定以一國爲標準，一面整理根據地以圖增進艦隊之活動性。華府會議，英美海軍對等協定成立，要算就是英國「一國標準」的實現了。不過上述對等協定係以主力艦與航空母艦爲限；英國以其屬領遍世界，非得絕對優越海軍勢力維持不可，遂聲稱補助艦艇不受限制；因之現在英國的補助艦勢力，要比任何國家遠勝了。

英國的新艦目下在建造中者，有依戰時計畫之巡洋艦以下二隻，一九二五年興工之一萬噸級船五隻；此外預計由一九二六年起至一九二九年可完成的，有一萬噸巡洋艦九隻，八千噸巡洋艦七隻，航空母艦一隻，驅逐艦二十七隻，潛水艇二十四隻，砲艦五隻，其他特務艦數隻，內中一萬噸級六隻，砲艦四隻，業已興工。

更就海軍根據地或軍需補充地以觀，英國近來對於由地中海之摩爾太經蘇士亞丁以至哥倫布等軍需補充地皆加以整理；尤其對於新加坡，預備於一九二二年後之十年內，投

資一億元以建設一大軍港，目下其工事還在進行中。

次說美國　美國的海軍力在大戰以前，尙還不佔什麼優勢；便是大戰發生之初，也只能居世界之第三位；後來看見英德勢力消長，幾全以海軍力為轉移，便恍然於第二三位海軍力在國防上無意義，決然以建設世界最強海軍為目標。一九一六年所謂三年計畫着手建造戰艦十隻，巡洋艦六隻，其他大小艦艇百四十隻，便已聳動世界耳目；翌年一九一七年參加大戰，為與德國潛水艇對抗的原故，更傾全力於驅逐艦及潛水艇之建造，一時補助艦之勢力，美國且較英國為雄厚。等到華府會議，主艦及航空母艦之競造始受限制，然於補助艦則無所規定；美海軍當局屢次慫恿議會，圖謀增加造艦經費。一九二四年底得議會承認之一萬噸級巡洋艦八隻中二隻已於去年開始建造，三隻亦已列入預算項中，惟尙餘二隻經費，因現總統欲加削除，尙未解決；但下院海軍委員會長，巴特拉氏、最近又有用一萬另五百萬元美金建一萬噸級船十隻之議案送交議會，開頗得一般輿論的贊助呢。（美衆院亦已審否贊同）

美國對於航空機及其他新兵器之改良，近亦頗努力。自去年七月一日以後，便擬定一個海軍航空擴充之五年計畫，打算完成的時候，常備的飛行機有一千架，六百萬立方呎的航空船有二隻。至於軍力布置大戰以後，便有移向太平洋的傾向，尤其自華府會議後，她把全海軍的精銳編為常備艦隊，其中的八成均集中於太平洋；而在大西洋方面，她只要能夠維持現狀便夠了。依一九二二年六月當局樹立之計畫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五年之二十年間，擬支出一億七千二百萬元美金以為整理及擴張軍港及航空隊之用；其中一億二千萬元美金則專為太平洋岸之施設，其注重可見一斑。



不列顚與俄羅斯

張伯倫揭示世界的危險　跑爾希祖克揭示世界和平的擾亂者

再說法國　法國在今日歐洲大陸中，海軍力要算最強。她在地中海方面，已足以與意大利西班牙兩國海軍相抗衡，而確保北非殖民地之連絡權；在北海及大西洋方面，因恐德假海軍之不振，尙不足與之競，現正努力從事擴張；不過主力艦因受華會協定比率的限制，現在她也只能同各國一樣，傾全力於補助艦隊之充實，尤其注重潛水艇和航空機，以補水上武力之缺。她所定的目標，水上補助艦艇為三

十九萬噸，潛水艇爲九萬六千噸，擬分兩期建造。第一期爲巡洋艦二隻，驅逐艦十八隻，潛水艇十二隻，近已竣工；目下正着手實行第二期的計畫。至其兵力配置，主力自在地中海方面；北海和東洋南洋一帶，只有警備隊警備而已。

復次，意大利的海軍力，現時雖還不及法國；但照華府條約，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總噸數，意國和法國是保持同一比率的。近年以來，加以慕沙里尼提倡極端的國家主義，以圖擴張國勢；海軍經費，每年都有增加。計一九二二年度之造艦費一項，尚不過八千八百萬利拉，一九二二年便增至一億二千萬利拉，一九二四年更增至一億七千萬利拉，近年增加之數，更又不止此了。她於一九二三年曾定有五年造艦計畫：卽由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間，要完成巡洋艦五隻，潛水艇二十隻，綜其主要目的所在，也還是想與法國在地中海爭霸呢。

最後我們就東鄰島國日本來看看：日本因爲處境的關係，自不能不傾向於海軍擴張。她在大正九年的時候，曾有所謂「八八艦隊」計畫之實行；後以華府條約成立，未成主力艦大部廢棄，亦遂改變方針，竭力去造輕便艦隊。據所預算，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可有間諜巡洋艦十二隻，輕便巡洋艦十七隻，一千噸上下之毀滅艦九十隻，一千噸上下之魚雷艇七十三隻，裝置飛艇之大軍艦四隻。她這種偉大的計劃之所由起，良因英美二國都爲其假想敵；而侵掠鄰封之迷夢，要亦一大原因咧。

* * * * *

列強海軍之狀況已如上述；茲更將主要各種艦艇之現勢力，以表比較如下：

主力艦隻數噸數比較表（一九二七年一月日本海軍部調查下同）

國別	現狀		依華會條約之協定	
	隻數	噸數	隻數	噸數
英國	二二	五八〇、四五〇	一五	五二五、〇〇〇
美國	一八	五二五、八〇〇	一五	五二五、〇〇〇
日本	一〇	三〇一、三二〇	九	三一五、〇〇〇
法國	一〇	二二一、一七〇	隨意	一七五、〇〇〇
意大利	七	一三二、〇〇〇	隨意	一七五、〇〇〇

*華會協定主力艦比率爲五，五，三，一・七五，一・七五

航空母艦隻數比較表

國別	已成 隻數	已成 噸數	未成 隻數	未成 噸數	依華會條約協定 總噸數
英國	四	六七、二九〇	二	三七、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
美國	一	一二、七〇〇	二	六六、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
日本	一	九、五〇〇	二	五四、〇〇〇	八一、〇〇〇
法國	〇	〇	一	二二、八〇〇	六〇、〇〇〇
意大利	〇	〇	〇	〇	六〇、〇〇〇

補助艦勢力比較表

國別	軍艦類別	既成艦 隻數	既成艦 噸數	既成艦 合計噸數	未成艦 隻數	未成艦 噸數	未成艦 合計噸數	現存艦 總噸數
英國	巡	四八	二三八、四〇〇	465,550	二四	二二二、七四〇	257,840	七二三、三九〇
	嚮驅	一七	二八、七〇〇		〇	〇		
	驅	一七四	一九八、四五〇		二七	三五、一〇〇		七九、六三〇
	潛	五五	四二、〇二五		二七	三七、六〇五		
美國	巡	三二	二五四、四二五	594,843	八	八〇、〇〇〇	80,000	六七四、三四三
	嚮驅	〇	〇		〇	〇		
	驅	二八九	三四〇、四一八		〇	〇		九九、〇九六
	潛	一二二	八六、一一二		六	一二、九八四		

日本	巡	二三	一二〇、九五五	213,772	六	五四、二〇〇	67,715	二八一、四八七
	嚮驅	〇	〇		〇	〇		
	驅	九一	九二、八一七		九	一三、五一五		
	潛	五六	四三、八三五		一四	一七、六〇一		六一、四三六
法國	巡	一九	一七七、四三四	237,721	七	七〇、七〇〇	152,300	二九四、二二一
	嚮驅	七	一五、〇六〇		一五	三七、二三〇		
	驅	五一	四五、二二七		二八	四四、三七〇		
	潛	五三	三八、七四一		五〇	六四、一五七		五〇、一八二
意大利	巡	一四	七八、一〇〇	145,835	二	二〇、〇〇〇	32,000	一七八、〇七五
	嚮驅	一六	二五、七五〇		九	一二、〇〇〇		
	驅	五五	四一、九八五		〇	〇		
	潛	四二	一六、九七九		一二	一一、七八〇		二八、七五九

意國批准比薩拉比亞條約與日本

幼雄

在國際聯盟理事會開會的時候，意國代表斯基阿羅奇亞聲明意國政府近已決定批准從前簽定的比薩拉比亞條約。四月二日意國上院亦遂同意于批准。此事來得兀突，很引起列強的注意。且因此後簽字于比薩拉比亞條約而尚未批准的只賸了一個日本，故日本的態度也爲列強所注目。

關於比薩拉比亞問題在本誌已經說述過好多次了。比薩拉比亞是位於黑海沿岸，挾于俄國與羅馬尼亞本土之間，爲俄羅二國久經爭執之地域。往年土耳其奪自俄國給予羅馬尼亞，但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的結果，俄國以特勒爾茄爲代價，收該地爲己有。這雖屬互相交換，但實爲羅國所很不願意，但羅國力不能敵，不得不屈從俄國的要求。此後四十年間羅國常思乘機收回，念念不忘。及大戰爆發，羅國加入三國協約，加入的條件卽爲將比薩拉比亞由俄國割還羅國。但未幾俄國革命，比薩拉比

亞即乘此機會，宣告獨立，羅國也即派兵與以援助，使其抗拒勞農政府。後來德奧軍侵入羅國，羅軍雖一度敗退，撤退比薩拉比亞軍隊。但未幾局面又變，德奧潰敗。在講和之前，羅國即以比薩拉比亞住民願歸附羅國為理由，占領該地，併作成合併條約，求協約國的承認。那時英法意日四國一來鑑于羅國參戰的功績，二來為防避共產主義的侵入，即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簽定上述合併條約。英法二國立予批准，惟有意日二國遲遲不加批准。本年意國既亦批准，則所賸下的只有日本了。

意國最近批准該約自然有種種的理由。墨杉首相慕沙里尼的積極對外行動近來愈益露其鋒鋩。他為對抗法國，與西班牙提攜，把亞爾巴尼亞收歸掌握之中，又援助英國的對華對俄政策，以易取英國對于亞比色尼亞，阿那多里亞問題的諒解。尤其是本年一月英國財政大臣邱吉爾訪問羅馬，得了一種妥協，意國支持英國的對俄政策，並批准比薩拉比亞條約，以間接圖謀與羅馬尼亞的親善。所以意國的批准該約，也不過是為謀向地中海活動的一步階梯能了。

意國批准比薩拉比亞條約，羅國自然是很

意大利的目的



英國對法國說：「親愛的，請坐罷，讓我們來談談減縮軍備的問題。」意大利：「現在我不要，要等到安排得同你們一樣舒服的時候呢。」

歡喜的，俄國可不願意，所以俄國于意國批准以後，即宣言該約縱然為各國所批准，也決不能拘束俄國。而在此形勢之下，倒為難了遠處東海的日本了。日本對于比薩拉比亞的爭執，本來毫不相關，蘇俄也好，羅馬也好，于她是沒有利害關係的。但不知怎的日本却跟着英法意三國，居然也加入一九二〇年的比薩拉比亞合併條約的簽字。這條約有一種規定，若四國不全數批准，不能有效，今英法早經批准，意國最近亦予以批准，那麼，條約的有效無效，只要日本一國負其責任便了。

要是日本批准的話，這似乎對于方才恢復親善的俄國太說不過去。況且早有一種傳聞，說日俄協定訂結的時候，日俄二國對于比拉薩比亞問題早有一種諒解，就是俄國無論從經濟上，軍略上，尤其是國家面子關係上說，萬不願比薩拉比亞為羅馬尼亞奪去。日本敢貿然批准嗎？反之，要是不批准的話，却也不能因為不批准，不時要招羅馬尼亞的怨恨，且英法意三大國既都批准，若因日本的不批准而使條約無效，這個外交上的責任未免負得太大。加以國際條約訂立的通例，凡是沒有重大的理由，終不能不加批准。那麼本來對于比薩拉

比亞沒有重大關係的日本若不把該約批准，則對于其他批准國，難免國際信義上的重大責任。事在兩難，且看今後的日本將怎樣打開這局面啊。

俄瑞糾紛的解決

幼雄

自一九二二年以來，俄國與瑞士的關係久在于斷絕國交的狀態。但現在兩國政府已經簽定條約，恢復舊交了。

二國所以斷絕國交，其原因是爲洛桑會議時，俄國代表伏羅烏斯基被人暗殺，俄國政府對此事件，責成瑞士政府負責，同時非難瑞士政府的處置不善。瑞士政府則又駁斥俄國方面言之過甚，不容她的要求條件，這樣一來，二國自然而然的斷絕國交了。就表面說，她們兩國，既不接壤，又沒有密切的通商關係，她們斷絕國交，似不致發生何種影響。但不知瑞士是一個中立國，近來歐洲的國際會議，多在瑞士境內（尤其是日內瓦）召集。而俄國政府自從伏羅烏斯基暗殺後，即聲明不再派任何代表前往瑞士，凡此後在瑞士開的任何會議，俄國都不派代表列席。這在國際間是非常不便的。因此各國屢次慫恿瑞士政府，叫他同俄國和解。後來她們固曾開過幾次交涉，但因爲俄國態度強硬，往往到了最後，交涉終至停頓。遷延至于今日。到了最近，兩國復在柏林談判。這次形勢比較往前爲好，頗能圓滿進行，瑞士方面對于俄國的主張，即謝罪，及給予伏羅烏斯基遺兒以扶助金等一概願意承認。于是四月十四日駐德俄國大使克萊斯丁斯基與瑞士公使魯芬阿哈德成立下列協定，即行簽字；兩國政府于第二天十五日，又將協定公表，大致如下：

勞農俄國政府，與瑞士聯邦政府願解決兩國間因洛桑會議中俄國代表被暗殺及暗殺阿倫斯爲維爾可夫斯基未遂事件所發生的紛爭，交涉結果，是瑞士政府重行聲明，承認上述的犯罪，深表遺憾，同時允許對于伏羅烏斯基的女兒爲物質的援助。兩國政府因此宣言：兩國間的糾葛已經解決，兩國間的相互制限手段，一概廢棄。

這麼一來，以後在瑞士召集的任何國際會議，將又見有俄國代表的蹤跡了。

兩個裁軍會議

幼雄

除了中國問題以外，今日世界上比較重大的問題，要算是裁軍問題了。這問題現在是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就是二月間美國大總統柯立芝發起的第二次海軍裁減會議。但是因爲法意二國不願加入，現決定只由英美日三國參加，于六月一日以後會議于日內瓦，討論補助艦的制限。一方面就是國際聯盟的裁軍準備委員會，這個現正在日內瓦開會。他是不限于海軍，想把陸海航空三種軍備根本縮小。前者只限于世界大海軍國，後者卻是大小各

國全體須要加入的。

裁減軍備本為國際聯盟重要任務之一。聯盟要是能夠存在，他就不能不召集國際裁軍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而為準備起見，國際聯盟組織了一個裁軍準備委員會，自去年五月以來，計有二十國的代表會合研究軍備縮小的意義，辦法及化學戰等問題，預備在本年六月即開始召集裁軍大會。



墨沙里尼禁止跳舞——死的跳舞除外

本年三月二十一日裁軍準備委員會開最後一次會議，英法代表都有提案，英國代表辞西爾于二十一日提出新條約，法國代表蓬克爾則于二十二日作成裁軍協定草案三十七條分送各代表考慮。這二個提案根本不同之點，是法國案要總括的限制陸海航空三種軍備，英國案卻以為三種軍備各有其特質，應該各別的制限。二國竭力爭執，不肯相讓，所以會議進行很為緩慢。

日本代表在這次會議，沒有別種提案，聽說他是採取法國提案的長所而又贊同英國的主張的。

該會議現尚在繼續開會，各國代表努力審議，未得成案。不過這還是準備委員會，縱然決定提案，還不能即時拘束各國，重要而有力的決定還須等待裁軍大會呢。

裁軍大會亦決定于本年六月在日內瓦召集，試想那時的日內瓦，一方有英美日三國海軍裁減會議，一方又有國際聯盟的裁軍大會，其熱鬧情形，怕比往年的華盛頓會議時，還要添上幾倍呢！

日本統治下之台灣產業發展現況

育幹

我國台灣自一八九五年中日和約割讓於日本後，現在已三十三年了；此三十餘年中台灣的漢民族雖也時常發生政治革命，但因處於帝國主義的鐵蹄下，都沒有甚麼好結果；只經濟方面，以日本經濟侵掠政策之急進，重要產業差不多為日人開發利用淨盡了。現即將其最近產業發展狀況錄下，以供關心故土者之參考。

說起台灣產業之發展，有一件事不可不先知道：便是牠的產業雖稱發達，而經濟的利益卻完全為日本資本家所獨佔。全島大大小小的日用品物，無一不是日本的製造品；全島最大的會社，鐵路，郵政，電信，銀行，工場，也無一不是日資本家所創設；島中所有的原料品及一切鑛產，也無一不是日本資本家及政府的專有物。現在且將最重要幾項產業略為說說。

台灣最重要的產物都歸政府專賣。台灣總督府專賣事業之發達，實為台灣產業發展之

一重大原因。計所專賣物品，現有五項：鴉片是由一八八六年起的，樟腦和食鹽是由一八九九年起的，烟草是由一九〇五年起的，酒是由一九二二年起的。專賣的目的，據所宣稱，是以保持島民之衞生和增進島民之富力爲宗旨；實則專賣制度本來之目的即在增加政府收入，而於殖民地施行此項制度，其着眼於搾取，更無用諱言了。

上述五項專賣品中，以樟腦一項最佔重要。世界上所消費之大部份樟腦，皆取給於台灣。假漆工業要用牠爲主要成分。茲將世界上樟腦的生產額與消費額列表如下，以明台灣樟腦所佔的地位。

生產額	
日本內地	二、七〇〇、〇〇〇磅
台灣	八、〇〇〇、〇〇〇
中國	一、一〇〇、〇〇〇
人造	五、〇〇〇、〇〇〇
消費額	
製假漆用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磅
製藥用	一、〇〇〇、〇〇〇
香料用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其他工業用	二、三〇〇、〇〇〇

除樟腦外，樟腦油亦由專賣局出售；此外且有副產物多種；如赤油，用作香料之原料，防腐劑與殺蟲劑亦多用之；白油則更可作肥皂配合劑，及特勤皮油之代用品；藍色油，除防腐，殺蟲外，又可作木材防腐及選鑛用；芳油，香料界用者更多。這些副產品，亦均由專賣局輸出國外。茲將近數年樟腦輸出品價值列表如下：

一九二〇年	二、八四四、四九七元
一九二一	五、一七八、二八六
一九二二	九、三八〇、二八六
一九二三	九、一一八、二八六

其次食鹽，烟草二項，亦爲專賣有利物品：台灣西部海岸現能產出三百萬磅之天然晒鹽，多以移出日本內地；將來之發展更未有限。烟草在台灣向分三種；即內地製，外國製，本島製三種。內地製由內地專賣局供給，外國製由貿易商輸入，本島製則由專賣局用新式機械自行製造，現時產額年達二萬斤以上。近年銷出價值如下：

鹽	
一九二〇年	六、七三一、六四七元
一九二一	一、八一〇、八七四
一九二二	一、〇四五、〇三四
烟草	
一九二〇年	一三、五五四、六八一元
一九二一	一一、五三一、八五〇
一九二二	一〇、七四六、三一〇

又鴉片一項本爲國際公法所禁止的，台灣政府也作爲專賣品。據一九二五年台灣府報所調查之鴉片銷數，有如下表：

大正八年	六、一八〇、〇〇〇元
九年	五、四九六、〇〇〇
十一年	六、七三一、〇〇〇
十二年	六、九五〇、〇〇〇

台灣產物除各專賣品外，尚有砂糖一項，也很重要。據一九二三年的調查，台灣所有日本人的製糖會社，共四十八家；其資本金總額達

二萬萬八千餘萬元日金，其生產糖額每年平均達四七五四五五二六二斤。我們就下表可見一斑。此項砂糖多半輸入我國，利權外溢，何勝浩嘆！

出產糖額

一九一七	七七三、四〇〇、三七三斤
一九一九	四八六、三四五、五七六
一九二一	五八八、四四七、二七三
一九二三	五九二、二八三、四七五
一九二四	七九〇、三三三、〇四七

此外台灣特殊產物，尙有藥，通草，青果等項；惟其貿易價值不甚巨大，現在台灣總督府亦正設法推廣。又台灣全土山林徧布，木材豐富，故日人對於營林事業，現亦極力擴充，不遺餘力。就中如阿里山太平山及八仙山等處，爲現代稀見之大原生林，故統由政府經營之。各種木材如扁柏，紅檜，香杉，亞杉，樫類等，皆台灣之特產品，日本建築房屋，製造車輛家具，以及修造船艦多使用之。且自大正十一年以後，又以輸入我國東三省一帶。茲將各重要木材最近數年之銷出額（數量及價值）表示如下：

大正十三年

島內賣	一六一、三五八石	二、〇四五千圓
內地賣	四八、四一九	八二二
海外賣	六、一八九	一〇三
共計	二一五、九六六	二、九六九

大正十四年

島內賣	二三三、〇〇九石	二、六二六千圓
內地賣	五〇、九七二	七六二
海外賣	二、三二〇	三三
共計	二八六、三〇一	三、四二三

以外台島各種產業價值年在一千萬元以上的，有水產物，鑛產物等。農產物中若米谷，最近年產額爲五，六百萬石，番藷年約十五億斤，香蕉年約三億斤，這都是值得注意的。

日本統治下之朝鮮產業發展現況

育幹

前爲我國藩屬之朝鮮，自甲午戰役併歸日本後，日人很努力從事於產業之開發，晚近進步之速，頗爲可驚；茲根據朝鮮總督府之報告摘錄如下，以見日人利賴殖民地深切之一斑。

朝鮮產業發達最著者，首推農業。當其劃併於日本時，各種生產物年產額不過二億六千餘萬圓，至大正十四年便已達十七億九千餘萬圓；而農產物一項，即佔十三億四千餘萬圓。蓋鮮人業農者亦如我國之佔絕對多數。（大正十四年末朝鮮農民爲一千四百六十四萬七千九百四十九人，恰當於全人口之八成。）現其耕地面積水田約爲百五十六萬三千七百三十六町，旱田二十七萬八千四百六十九町，（一町約合我國一六一畝四一五）。農產主要品爲米大豆麥粟，甘藷，馬鈴薯，果實，蔬菜，棉花，絲繭等，尤以米大豆麥數項，到處都有。這很足以幫助日人解決人口和食糧問題，日人現正投入大宗資本以謀米產增殖。蓋日本

內地每年消費米額約爲六千萬石，而國內生產額不過五千萬石，不足之數每年皆取給於國外，這是很危險的事；加以日本內地人口增加之趨勢，每年皆在七十萬以上，若不急起設法，將來的食糧是要永遠感著不足的。然而日本內地已無耕地改良擴張之餘地了，是以不能不傾全力於朝鮮方面。

現在朝鮮總督的產米增殖計畫，約分二項：一爲土地改良事業，一爲農事改良。土地改良的施行面積，預定自大正十五年以降十二年內，完成三十五萬町步。這筆費用總額，約需三億三百二十五萬圓。其中由朝鮮總督府補助六千五百七萬圓，其餘便由日本資本家籌集。至於農事改良，最注重的便是肥料供給。現在預定農事改良資金總額爲四千萬元，一半也是出於政府，其餘一半則由東洋拓殖株式會社和朝鮮殖產銀行募集社債。據官方之預計，上述計畫若完成時，朝鮮米之增收，年約八百二十萬石。現在鮮米移入日本內地年約五百萬石，屆時除鮮人自行消費外，尚可移出一千萬石，這可以解決日人食糧問題之一大部份。

除農業外，朝鮮蠶業之進步亦頗可驚。大正十四年朝鮮產繭額爲二十八萬五千餘石，比較併合當時已增加二十倍以上。其中鮮人自用的只佔二成餘；其餘四成則原繭移入日本，又二成則製絲輸出國外。

復次朝鮮林業，以林政機關之完備，現時亦頗可觀。考其林野總面積約千六百萬町步，佔全土之七成多。內中約五百十九萬町步，擬屬於永存國有林，其他一千一百四十萬町步則屬於不永存國有林及民有林。現時已成林地國有民有合計，約九百萬町步，內三百六十餘萬町步屬國有林，以鴨綠江圖們江兩流域爲主。一切林政事宜統由總督府之山林部統轄之。

羅加拿、條約



斯德萊斯曼在日內瓦說：「這是一個掩藏分割波蘭的好東西。」

又朝鮮漁業，以地利之便，加以日人之積極振興，近亦特別發達。大正十四年之水產總額爲八千五百八十三萬餘圓，較之明治四十四年之九百四十一萬餘圓，進步實達九倍。良以朝鮮之海岸線延長達四千四百里，在百尋線內之海床頗廣大，實天與之漁場。尤以南海岸自釜山至木浦附近多島海方面，水族分布濃厚，漁業特別發達。東海岸則因與日本海接近，寒暖兩流交錯其間，此方面以移動漁業爲發達。日本政府近復規畫新制，以圖進步；昭和二年度之新計畫，關於漁業之設施者，爲新造漁船之補助與建造漁業取締船。關於養殖業之設施者，爲發達冲合漁業與沿岸養殖業，增殖介藻類，擴張淡水區域之漁業。關於漁獲物處理之設施者，爲獎勵建設製冰工場及貯冰庫。

最後，朝鮮鑛業近狀，也有可以注意之點。一爲金鐵鑛業均有不振之勢。考朝鮮金鑛業在大正五年前後最盛。一時年產額達七百餘

萬元，鑛區數不下千所。邇後年年遞減到大正十四年僅只六百二十八鑛區，十五年更減至二百四十九鑛區。可謂愈況愈下了。鐵鑛業情形也差不多。大正七年時，尚有三百二十九鑛區；以後逐年減少，至大正十四年便減至百九十二鑛區；現時僅只二十九鑛區。在此一般鑛業沈衰之時，尚能表示逐產額逐年遞增的趨勢的，只有石炭一項。尤其以無烟炭爲日本內地所珍視。十四年無烟炭之移出額達二十萬噸。

朝鮮一般產業之狀況已如上述，日人爲欲極力利用以收殖民地之效果，現更努力新設鐵路，以爲擴張交通振興產業之需。考現時朝鮮國有鐵路長千三百四十二哩，私設的有四百八十七哩，共計千八百二九哩。總督府尚擬建設新線五路；爲圖們線，惠山線，滿浦線，慶全線，前三線以搬運石炭木材爲主，而與隣接地之我國，經濟上及國防上，關係亦至密切哩！





姚際恆詩經通論述評

陳柱

近閱顧頡剛古史辨，載有胡適詢姚際恆著述書及顧頡剛答書，知姚氏著述除僞書考外，其餘世皆罕見；卽胡顧二氏世稱爲博洽者，於姚氏所著所謂九經通論亦概未得寓目也。余案上適有姚氏詩經通論一書，蓋十年前得自門人陶守中者。則余雖未盡得其九經之著作，而得覩此一經，亦可喜矣。姚氏學術之大略，已可見其一斑矣。以其書，爲時流所重，而世罕傳本，故略爲論述焉。

詩經通論鐫版於道光丁酉，藏版於鐵琴山館，書首有鄂山蘇廷玉周貽徽三序；又有韓城王寶珊之序；題云新刻詩經通論序。蓋此書卽王氏所刊也。茲先節錄王氏序文以見此書之來歷。

余髫齡就外傳，張篠原師首以毛詩訓。漸長，稍解字義；每讀蓼莪風雨諸章輒有所感，欲歌欲泣，不能自已，而於他詩雖習讀，而仍無所悟；竊以爲詩之感人或然或不然耳。嘉慶癸酉秋，霪雨浹旬，書樓滲漏，重整舊籍，移置於他所；於時得詩經通論十八卷，伏而讀之，如歷異境，如獲奇珍；始悟向者讀詩，但以備取材之路，卽世所謂傳體註大全亦祇訓詁字句，與興觀羣怨之旨，究無當也。先大父文端服官四十年，他無嗜好，獨於書籍，收羅殆遍，購藏凡數十萬卷，而此書獨有鈔本，意或刊行者偶未之見。洎通籍入詞館，供職餘暇，每於坊肆，留心物色，欲再購以備考訂，而卒不可得；藏書家亦迄無知者。余益什襲珍之。偶於友人聚談時，拈一二章說之，聽者欣然，以爲得未曾聞。由是勸余付梓者頗衆，余亦慨然思肩其任，數年來，輶車馳驟，未遑也。今歲試竣，旋錦官，新秋薦爽，居多閒暑，檢行篋出此，悉心讐校，並命子福徵襄其事。兩閱月而輯定無訛，亟付鋟工，以廣其傳。(下略)

末書『道光十七年歲在丁酉季秋上浣韓城寶珊王篤謹序於四川督學署。』考姚氏自序，署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際恆識。則此書之成，至付梓時，已歷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閱一百三十餘年矣。王序自稱，藏書數十萬卷，此書爲鈔本，當時求印本亦不可得，又不

言有周禮通論等；則所謂九經通論者，在王氏時，除詩經通論外，餘亦必已甚少傳本至今恐未必尚在天壤間矣。書生辛苦著書，成就如此，竟付湮滅，惜哉惜哉！至其書之價値，則桂林周貽徽之序，論之頗詳。其言曰：

余與寶珊先後入詞館。嗣復同在諫垣。癸巳冬，余外補來蜀。明年，寶珊來視學。公餘過從益密，寶珊通經術，尤善說詩，每出一語，輒非恆解；余謂匡說詩，解人頤，今乃於君見之，毋亦有枕中秘邪？寶珊因言家有姚氏藏本，行且付梓，以廣其傳。越日，手一卷見示，余讀之而躍然曰：今而知讀書貴乎能疑，並能以釋人之疑。卽以關雎章言之，序以爲后妃作，集傳則以爲宮人作。朱子非有所受之也，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今姚氏不以序爲然，並不以集傳爲然，抑豈有所受之邪？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吾人讀古人書，未嘗不竊有所疑；然重視古人不敢排擊；非不敢也，不能也；偶獲創解，而不能貫串全書，綜覈衆說，自成一家，則平日之竊有所疑者，與無所疑者，何異？若姚氏者眞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後人又不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諸家啓之，析其疑而姚氏之心一快，人之讀是書者，亦爲之一快。後人有善疑者，倘復自姚氏啓之，析其疑而後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無憾也。夫姚氏豈以排擊爲能哉？天下之理無窮，人心之靈不蔽，亦惟其是焉已耳。亦存人之好學深思已耳。若姚氏者眞善說詩者也。寶珊言姚氏固六義之功臣，諸家之諍友，先生此言，亦姚氏之知己矣。卽以此言序此書，可乎？余曰：諾。遂錄之。

道光丁酉仲冬，桂林周貽徽拜序於錦江鹺署。

觀此序，則乾嘉之際，漢宋兩派學者篤信師說，正氣勢極盛之際，而三數學者不以學術爭鳴於天下，而心知其非，刊印古籍以獨行其是者，亦未嘗不有其人在也。其云『夫姚氏眞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後人又不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諸家啓之，析其疑而姚氏之心一快，人之讀是書者亦爲之一快，後人有善疑者，倘復自姚氏啓之，析其疑而後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無憾也。』此語可謂深能道出懷疑派之客觀之精神，非今日之懷疑者專欲攻擊人而不許人之評論己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姚氏此書共分十八卷，連卷前一卷，實十九卷。其目錄如次：

詩經通論目錄

卷前
　論旨　詩韻譜
卷一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
卷四

鄘　衛
卷五
王　鄭
卷六
齊　魏
唐
卷七
秦　陳
檜　曹
卷八
豳
卷九
小雅
卷十
小雅
卷十一
小雅
卷十二
小雅
卷十三
大雅
卷十四
大雅
卷十五
大雅
卷十六
周頌
卷十七
周頌
卷十八
魯頌　商頌

茲先錄姚氏自序以見作書之宗恉。其言曰：

諸經中詩之爲教獨大，而釋詩者較諸經爲獨大，曷言乎詩之爲教獨大也？易詩書皆夫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一引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於詩則異是，詔子曰：學詩乎？又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詔門人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其平日自論，一則曰：詩三百。又曰：興於詩。又論關雎之義，又論樂而言關雎，言雅頌，其與門人問答，及見於孟子之引，其說詩者且數十而未已焉。謂非夫子於易詩書三者獨重於詩不可也。間嘗竊窺之，易與書之外，不復有易與書；卽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復有春秋。後世之史，固

與書異體，揚雄太玄王通元經直妄作耳。是彼三經者，一傳不再。惟詩也旁流而爲騷，直接之者漢魏六朝，爲四言，五言，七言；唐爲律，以致復旁流爲么麼之詞曲，雖同支異派，無非本諸大海；其中於人心，流爲風俗，與天地而無窮，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獨重於詩豈無故哉？曷言釋詩爲獨難也？欲通詩教，無論辭義宜詳；而正旨篇題，尤爲切要；如世傳所謂詩序者，不得乎此，則與瞽者之倀倀何異？意夫子當時日以詩教門人弟子，定曉然明白，第不知載在篇簡，抑本無篇簡而口授也？其見於經傳，如所謂詩序者，略舉言之：鴟鴞之爲周公貽王，見於書；載馳之爲許穆夫人，碩人之爲美莊姜，清人之爲惡高克，黃鳥之爲殉秦穆，見於左傳；時邁思文之爲周公作，見於國語；若此者，眞詩之序也。惜其他不盡然。此必孟子時已亡。說者咸謂孟子釋北山必有所本。予謂非也。此亦尋繹詩意而得之。不然，胡爲有「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訓乎？自東漢衞宏始出詩序，首惟一語，本之詩傳，大抵以簡略示古，以渾淪見該；雖不無一二宛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填湊，諸弊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踳駁，皆不待識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說，力詆序之妄；由是爲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說，而時復陽違序而陰從之；而且違其所是，從其所非焉，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集傳出而盡反之，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窮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訓詁，與爾雅略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觀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也。惟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傳則今世宗之，奉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於固，宋人之失在於妄。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叟；妄之失，且爲咸丘蒙，以北山四言爲天子臣父之證矣。間觀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一本於不韋月令。明爲漢人所作，奈何占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別觀之，無事凜遵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誤在讀夫子「鄭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於衞，且及於他國，是使三百篇爲訓淫之書，吾夫子爲導淫之人；此舉世所切齒而歎恨者。予謂若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存於閭巷游蕩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以爲失次，多所移易，復黜召南野有死麕及鄭衞風，集傳所目爲淫奔者。其說儼載於宋史儒林傳。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從而和之，嗟乎！以遵集傳之故，而至於廢經；集傳本以釋經，而使人至於廢經，其始念亦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至若是？安知後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之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及漢魏攙入，同於目不識丁；他何言哉？我嘗緬思如經傳所言，

可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蠡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人說詩之失，在於鑿；於是欲出臆論，則仍鄰鑿空，欲喜新譚，則終涉附會；斂手縮筆，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意不至大歧，埋沒於若固若妄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仍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之眞面目悉存；猶愈於漫加粉蠹，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論成，因詳述釋詩爲獨難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際恆識。

觀此序則姚氏治學之精神可知：

甲，漢儒之古序，宋人之集傳，均不尊信；與昔日之主漢非宋，主宋攻漢者異。

乙，姚氏固是一懷疑學者，然尊經維道，不信淫詩之說；與今之懷疑者，破壞一切，喜說淫詩，以爲解放戀愛之前驅者，大異。

又姚氏於僞書考序，不書甲子年月，而顧頡剛古史辨附載顧氏所爲古今僞書考跋則云：『書無序跋，並不記年，姚君行事，他書亦難徵考，觀其引據書說，及錢牧齋顧寧人而止，則是清康雍間人，』云云。今此序末明書康熙四十四年，則姚氏碻爲康熙時代之人，可以無疑矣，又考余所藏僞書考係自署馥笙者從鮑氏叢書中鈔出，有光緒二年之跋云：識於江津學署種棻軒。又云：三年丁酉春檄辦尊經書院，同學嗜此書，以不得單行本爲憾，因開雕以廣其傳，馥笙識於尊經閣東院云云。此本第一葉乃係姚氏之自序，其文云

造僞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僞書滋多於世，學者於此，眞僞莫辨，而尙可謂之讀書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余輒不自量，以世所傳僞書分經史子三類考證於後，明宋景濂有諸子辨。予合經史子而辨之。凡今世不傳與瑣細無多者，皆不錄焉。其有前人辨論精確，悉載於前，以見非予之私說云。四部有集。集者別集，人難以僞。古集間有一二附益僞撰，不足稱數。故不之及。子類中二氏之書亦不及焉。

此序文共一百六十三字，鮑氏叢書本亦有之，而顧跋謂無序跋。夫跋固無矣，寧可謂爲無序耶？以姚文爲今人所重，故附述於此。此非本題，今不多論。請進而評詩經通論之得失。

姚氏此書，雖漢宋並譏，然而反對朱子集傳則尤力。其論旨篇有云：

愚於小序，必辨論其是非；大序頗爲蛇足，不多置辨。宋人不信序，以序實多不滿人意。是以朱仲晦得自行己說，著爲集傳。自是人多宗之。是人之遵集傳者以序驅之也。集傳思與序異，目鄭衛爲淫詩，不知已犯大不韙。於是近人之不滿傳者且十倍於序，仍反而遵序焉。則人之遵序者又以集傳驅之也。此總由惟事耳食，未用心思，是以從違靡定。苟取二書而深思熟審焉，其互有得失，自可見矣。

集傳使人羣加指摘者，自無過淫詩一節。其謂淫詩，今亦無事多辯。夫子曰：「鄭聲淫。」聲者音聲之謂，詩者詩章之謂，迥不相合，世多

發明之，意夫人知之矣。且春秋諸大夫燕享，賦詩贈答，多集傳所目為淫詩者，受者善之，不聞不樂，豈其甘居於淫佚也？季札觀樂，於鄭衞皆曰：美哉！無一淫字；此皆足證，人亦盡知。然予謂第莫若證以夫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如謂淫詩，則思之邪甚矣。曷以此一言蔽之邪？蓋其時間有淫風，詩人舉其事，與其言以為刺，此正思無邪之確證。何也？淫者邪也。惡而刺之，思無邪矣。今尚以為淫詩，得無大背聖人之訓乎？乃其作論語集注，因是而妄為之解，則其罪更大矣。

今有非前人之書，於是自作一書，必其義之勝於彼，乃得。集傳於其不為淫者，而悉以為淫，義反大劣於彼，於是仍使畔而遵序，則為計亦左矣。況其從序者十之五；又以外示不從，而陰合之者；又有意實不然，而終不得出其範圍者，十之二三。故愚謂遵序者莫若集傳，蓋深刺其隱也。且其所從者，偏取其非；而所違者，偏違其是，更不可解。要而論之：集傳止是反序中諸詩為淫詩一著耳；其他更無勝序處。夫兩書角立，互有得失，則可並存；今如此，則詩序固當存，集傳直可廢也。

集傳主淫詩之外，其謬戾處，更自不少。愚於其所關義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餘則從略焉。總以其書為世所共習，寧可獲罪前人，不欲遺誤後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鑒之耳。

其掊擊朱子集傳，比序尤甚，於玆可見。今之主張戀愛表情詩者，固必不滿於姚氏之說。然若根本上不承認今之詩三百篇為孔子所定六經中之詩則已。否則以篤於禮教如此之深之孔子，而謂其選民間男女自由戀愛表情之詩以教弟子，且以是為最要之學焉，則雖至愚者亦知其必不爾也。且鄭聲淫而孔子惡之，恐其亂雅樂；鄭詩淫，獨不可以亂雅詩乎？而孔子何不惡之也？若謂鄭詩淫存之可以考其政之得失，則音聲之道與政通，存鄭聲獨不可以考其政之得失乎？而孔子何為放之也？此姚氏之闢朱氏，其言之蓋甚是也。至謂古詩必有序，而後世失之，此論亦有得失。夫古有采詩之官，當其采時，則必詢知作詩之旨；故國史必當有序。藉今之詩，決非孔子所刪存，則已。不然，則孔子教弟子誦詩，必不當去其序，使不得為知人論世之資也。詩既有序，則雖經秦火，而古序亦必有與書易春秋之類，同其不亡者；則毛詩之古序，謂必盡出漢儒所撰，恐未盡然也。然而謂中間必無後人雜入者，則亦非也。是故今於古序分別論之可耳。姚氏辨其是非，是也；其盡斥之為固，則非也。

姚詩說詩頗能刪除枝節，如說關雎云：

> 此詩只是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以見嘉耦之合，初非偶然，為周家發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國，風天下。不必實指出文王大姒名也。世多遵序，卽序中又何嘗有之乎？大抵善說詩者，有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如可以意會，文王太姒是也。不可以言傳，文王太姒，未有實證，則安知非太王，大妊，武王，邑姜乎？如此方可謂之善說詩矣。

又如衞風木瓜，序謂美齊桓公，集傳則謂男女相贈答之辭，而姚氏則

云：

以爲朋友相贈答，亦有何不可？何必定是男女邪？

又如鄭風遵大路，序以謂君子去莊公而集傳以謂淫婦爲人所棄，而姚氏則云：

夫既棄之，何爲猶送至大路，使婦人執其袪與手乎？此只是故舊於道左言相好之辭，今不可考，不得強以事實之。

凡此雖未可謂能勝舊序，而勝於集傳則遠矣。然亦有贊成集傳淫詩之說者，如於鄭風將仲子篇云：

小序謂刺莊公，予謂就詩論詩，以意逆志，無論其爲鄭事也，淫詩也，其合者吾從之而已。今按此言鄭事者多不合；以爲淫詩則合。吾安能不從之，故爲強解，以不合此詩之旨邪？(下略)

此雖屬淫，然女子爲此婉轉之辭以謝男子，而以父母諸兄及人言爲可畏，大有廉恥，又豈得爲淫者哉？

此亦頗可以見其治學之無成見也。至其對於詩韻，亦甚譏宋人叶韻之說。其論旨篇云：

詩韻一道，向靡有定，罔知指歸。予謂亦莫不善於宋人矣。吳才老始爲叶韻之說，而集傳奉爲準繩焉。叶韻者，改其本字之音，以叶他字之音也。蓋其但知有今音，不知有古韻。變音強以求叶而讀之，此古韻之所以亡也。如天人本同韻，乃於天字爲鐵因反，以叶人字；將明本同韻，乃於明字爲謨郎反以叶將字；此不知古韻之本同，而妄爲其說也。夫同爲一韻，奚叶之有？且世無呼天地爲訂地，明德爲盲德者。又既曰叶此叶彼，彼亦宜叶此。今試以「天」字爲主，而改「人」之音以叶之；以「明」字爲主而改「將」字以叶之，不知「人」「將」二字，又當作何音邪？不可通矣。古人用韻，自有一定之理，一字不可游移，亦無邦土殊音之說，亦非人可以私智揣摩而自爲其說者。大抵字有其音，音出於口，皆從喉腭舌齒唇分別得之。如今韻之東冬江陽庚青蒸屬喉，眞文元寒刪先屬腭，魚虞歌麻尤蕭肴豪屬舌，支微齊佳灰屬齒，其魚歌麻尤又以舌兼齒，故與支微亦共爲一韻，侵覃咸鹽屬唇，如此之類，凡直呼其音，則自然相叶，不必改音紐揑以爲叶也。若夫叶，必其韻之本不通，始可以叶名。愚今分爲三：一曰本韻。見上。一曰通韻。此以韻之通者而自爲通之也。有入聲與無入聲自爲通。見後。一曰叶韻。此則其本不相通者也。大抵詩中爲本韻者十之九而有餘；爲通韻者十之一而不足；爲叶韻者寥寥無幾。自此而三百篇之韻，可以一意貫通，暢然無疑，使古韻昌明於世；其餘紛紛之說，可盡廢矣。詳見後詩譜。

今將姚氏詩譜錄之如下：

詩譜

三百篇自爲古韻。今從約法，以今文該之。分本韻，通韻，叶韻，三者，各注於詩句之下。檢此可一覽而辨云。

本韻

平聲部（凡五）

東冬江陽庚青蒸。

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

魚虞歌麻尤蕭肴豪。

眞文元寒删先。

侵覃鹽咸。

上去聲

卽同平聲。（惟入聲不通）

入聲

與去聲通。（不與平上通）其無入聲之去聲與有入聲之入聲。（見下通韻）此二聲尤通用。

通韻

東冬江眞文元寒删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有入聲者自爲通）

支微魚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無入聲者自爲通）

叶韻

不相通者，偶通之，謂之叶。間有四聲通用者，卽同叶音。

姚氏非宋人叶韻之說，此自明陳第大倡古韻之後，已人盡知之。而自爲說又復有叶韻之言，謂不相通者偶通之，何其謬也？夫韻則韻，不韻則不韻耳，豈可以不韻者而偶與之韻，將使誰識之哉？譬今粵語，讀兄如Hing，故與庚韻；而桂林語語兄爲Soung，則與東韻；在粵人用粵語，作粵韻，粵人見之而知，聞之而識；桂林人用桂林語，作桂林韻，桂林人見之而知，聞之而識，無害也。若當地方言無此音，而忽自改一音，以與某字相叶，誰識之邪？譬如本無讀「兄」如「紙」者而我忽改讀「紙」，以與子叶，他人聞之，何以識爲兄？見之何以知其當讀如紙邪？姚氏又云：古人用韻，自有一定之理，一字不可游移，亦無邦土殊音之說，尤爲暗於事理，夫古今之音，雖有變遷，然今有方音之殊，則知古亦有方音之殊也。韻書起於後世，古之時非有韻書，以令天下之畫一也；則由其天籟之方音而自作爲韻語，乃必然之事耳，何謂無邦土之殊音哉？吾嘗謂古人以方音爲韻，其甲乙不同者，在乙自爲同韻，在甲或爲雙聲；非乙以雙聲爲韻也，甲與乙不同，而其所以不同之理，在以雙聲相轉也。言古韻者，每謂古歌麻字當讀入魚模；然吾以爲古之甲地，讀歌麻入魚模，固當有之；而豈知乙地不有竟讀魚模入歌麻者邪？又謂「離」「爲」等字，古讀入歌；然又豈知古某一地不讀入支邪？詩邶風北門篇以「爲」與「何」韻，易離卦以「離」與「歌」韻，此固似可謂讀「爲」「離」入歌韻矣；然老子第三章以「爲」與「知」韻；第十章以「離」「兒」「疵」「爲」「雌」「知」等爲一韻；然則若必以「離」「爲」入歌韻，則「兒」「疵」「雌」「知」亦均入歌韻矣。豈古人無支韻之音乎？由是通之，則雖謂古人止一韻之音，將無不可也。有是理乎？吾嘗聞廣東靈山人讀「魚」爲「疑，」此與賈誼鵩賦以「魚」韻「疑」同；然不聞其讀今魚韻之字盡入支韻也。吾嘗聞江蘇常熟人讀「魚」爲「衙」（麻韻），

此與銜字从吾聲而轉入今音麻韻同；然未嘗聞其讀魚韻之字盡入麻韻也。吾嘗聞湖南長沙人讀「風」為「分」，然未嘗聞其讀風韻之字盡入文韻也。吾嘗聞浙江慈溪人讀「風」為「凡」（今咸韻）然未嘗聞其讀風韻之字盡入咸韻也。然則倘有人焉，據靈山之「魚」而謂靈山人以魚支二韻相通；聞常熟人之「魚」而謂常熟人以魚麻二韻相通；聞長沙人之(風)而謂長沙人以文東二韻相通；聞慈溪人之「風」，而謂慈溪人以咸東二韻相通；可乎？世之言古韻者，以某韻與某韻合為一韻，何以異此？且後人研究今韻者，若不知方音之殊，則以靈山人之「魚」與常熟人之「魚」混而論之，而謂魚支麻三韻，今音本為一韻，以長沙人之「風」與慈溪人之「風」合而論之，而謂東文咸三韻，今音本為一韻，可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又倘今不親聞常熟人讀「魚」入「麻」韻，若但觀其詩，以魚銜為韻，亦可謂常熟人讀「銜」入魚韻乎？不親聞慈溪人讀「風」入咸韻，若但見其詩，以風凡為韻，亦可謂慈溪人讀「凡」入東韻乎？今人言古韻，見今甲韻之字有與乙韻為韻者，遂必謂甲字古讀入乙韻，何以異此？此皆言古韻分部者膠執不通之說也。惜乎姚氏善於疑古而見不及此，竟有古人用韻自有一定之理，亦無方土殊音之謬說也。

姚氏書於名物訓詁，亦為所略，其論旨篇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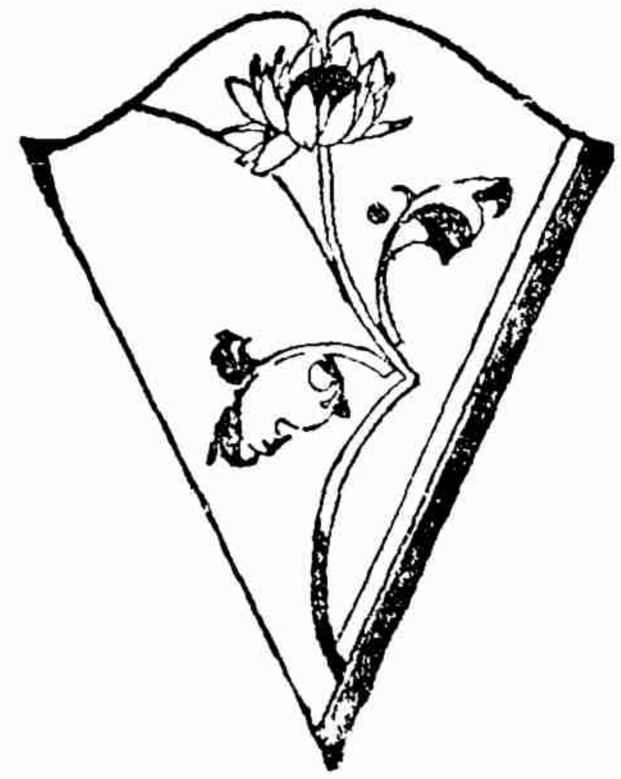
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予謂人多錯解聖言。聖人第教人識其名耳。苟因是必欲為多方穿鑿，以求其解，則失矣。如雎鳩，識其為鳥可也；乃解者為之說曰：摯而有別，以附會於淑女君子之義。如喬木識其為高木可耳；乃解者為之說曰：上竦而無枝，以附會於不可休息之義。如此之類，陳言習語，鑿論妄談，吾覽而輒厭之鄙之。是欲識鳥獸草木之名，反致昧鳥獸草木之實者有之；且或因而誤及詩旨者有之；若此者，非惟吾不暇，亦不敢為也。

又其書頗重圈評。其論旨篇云：

詩何以必加圈評，得無類月峯竟陵之見乎？曰：非也。予亦以明詩旨也。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旨亦可知。

夫圈評古籍，昔人所斥為明人陋習，而今人所目為腐敗者也。吾以為陋為腐在乎其人之學而已。不然，評語者，乃批評家所有事；圈點者，又評語之符號而已。又豈可盡非邪？

要而論之：姚氏此書，對作詩之旨，頗有新解；而於考據訓詁，則非其長。故就其善者觀之，可云斬除枝葉力去陳言；而就其短處觀之，亦可謂根底淺薄，多類浮誇，質諸學者，於意云何？



杜鵑研究

賈祖璋

一　望帝春心託杜鵑

每逢春暮夏初，百花飄零，麥黃椹熟，芳草萋萋，綠陰彌野的時節，總憶起了這一時遺忘不知誰氏所作的悲涼哀婉的詩句：『望帝春心託杜鵑。』杜鵑在中國文學上，已成為一個主要的題材；無論誰，只要稍微涉獵一些中國文學書籍，就可發見這個望帝化為杜鵑的故事。據說是這樣的：

『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其後有王者曰杜宇，稱帝曰望帝。』（寰宇記）

『時荊州有一人化，從井中出名曰鼈靈。於楚身死，屍反泝流上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乃見望帝，立以為相。其後巫山龍門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鼈靈乃鑿巫山，開三峽，降丘宅土，人得陸居。蜀人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柵，周三十里，令鼈靈為刺史，號曰西州。後數歲，望帝以其功高，禪位於鼈靈，號曰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鵑鳥。』（禽經引蜀志）

『杜宇為望帝，淫其臣鼈靈妻，乃禪位亡去。時子鵑鳥鳴，故蜀人見鵑鳴而思望帝。』（蜀本草紀）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尚有一點不能明白，就是望帝並不怎樣有恩德於人民，而蜀人卻能「見鵑鳴而思望帝。」杜甫有一首杜鵑詩：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這雖然是一首感事詩，所云極為附會；而且望帝的傳說，在漢代早已有了；但『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云云，或許可以作這個故事起源的解釋。

還有杜鵑的鳴聲，自來是擬為『不如歸去，不如歸去』的；由『不如歸去』的哀怨的情感，然後幻想出一個望帝出亡的故事，也屬可能的事。

二　杜鵑何鳥

這樣有哀怨的傳說的杜鵑鳥，我們心目中常以為是一種極美麗或極伶俐的小鳥；殊不知不過

『狀如雀鷂而色慘黑赤口』（本草綱目）

那樣一種極為暗淡的鳥類。詳言之：體大於伯勞而小於鶇。雄鳥頭上灰黑，眼瞼黃色；嘴的尖端，微微下彎，色黑，基部漸淡，略帶黃色，下嘴尤為明顯；口中鮮紅色。背部蒼黑，撥風羽黑，內側有白斑。喉部蒼灰，胸部上半微蒼，下半及腹部地色白，有多數闊約五六釐的橫條紋。尾羽在中央的最長，左右逐漸減短，地色黑，有白色橫紋，對於羽軸為互生的排列；此種橫紋，極似鷹斑，惟鷹斑對於羽軸的排列是對生的；橫紋在中央尾羽者最細，左右則稍大。腳黃色，四趾二前向而二後向。

雌鳥頭上有淡褐斑；眼瞼微黃。背部略近褐黑，撥風羽外側有褐色小斑點。喉部色較淡，有細微黃褐色橫紋；此紋延及胸腹部，逐漸加闊。腳淡黃，稍帶泥色。其餘同雄鳥。

雛鳥初孵化時，背部蒼黑，脊椎部中心，微微凹下。腹部地色淡褐黑，而現微紅。臀部較他鳥為大。嘴根鼻孔緣甚高。孵化後經過五六日，尚不開眼；約十日，始現細縫。口腔黃色，而中央部則緋紅。漸漸成長，始生針羽；針尖白色，不久開展為褐灰帶蒼而邊緣白色的羽毛。雌體每每褐色稍多。尾羽殆和成鳥不生差別。自喉部至腹部，有黑橫斑，較成鳥闊而色濃。十月中雛毛脫去，頸部和背部的白緣羽毛，漸漸消失，至翌年三四月中而換盡。是時雄鳥喉部和胸部上半的羽毛，已將幼小時代的橫斑除去，而純為淡蒼色了。至第二年春，嘴才彎曲。

飛翔速率，和鷂相似，甚為和緩；能如鷹那樣迴翔。除繁殖期，雌鳥有時靜止於低下的樹枝間外，常棲息山間深林中；出沒於疎枝茂葉之間，色澤既陰暗不易惹目，性又佼點懦怯，見人即逸，故甚難目見。

三　不如歸去

杜鵑鳥的深入人心，啓發無限詩感，全係其鳴聲所致。前面講過，我們或許是擬其聲為『不如歸去』，是以幻想出一種望帝出亡的故事；後來因為望帝的故事，杜鵑已擬作人化，於是我們聽着他清孤冷雋，綿續反覆的啼聲，愈增一種悲感同情之意，遂產生了許多很淒涼的歌詠。

『十年寃魄化為禽，永逐悲風叫遠林。愁血滴花春艷死，月明飄浪冷光沉。凝成紫塞風前淚，驚破紅樓夢裏心。腸斷楚辭歸不得，劍門迢遞蜀江深。』（馮袞：子規）

『夜入翠烟啼，晝尋芳樹飛；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范仲淹：子規）

『月上半峯峯樹碧子規啼苦月無色壯士身邊都不聞兒女眼中淚自滴。從軍官清吾何苦，嘉州路遠爾勿語子規子規漫啼絕斷無清淚洒向汝！』（石介：聞子規）

『花愁月恨只長啼，雨夕風晨不住飛；自出錦江歸未得，至今猶勸別人歸。』（楊萬里：出永豐縣西石橋上聞子規）

『子規啼送曉雲間，千里思親匹馬還。路出毛州草如海，天邊何處不忘山？』（佚名，日本）

鳴聲亦有擬之爲「謝豹」的，於義無取。張華禽經註：『子規啼苦則倒懸於樹，自呼謝豹。』雍陶聞杜鵑詩『碧竿微露月玲瓏，謝豹傷心獨叫風。高處已應聞滴血，山榴一夜幾枝紅！』現據日人內田清之助氏的紀錄，鳴聲實作：

ㄊㄧ ㄆㄧ ㄋ ㄎㄚ ㄎㄧ ㄊㄚ ㄎㄚ

te pe n ka ke ta ka

或

ㄏㄛ ㄋ ㄗㄛ ㄋ ㄊㄚ ㄊㄧ ㄊㄚ ㄎㄚ

ho n zo n ta te ta ka

每每連續反復，所以舊書上就說『夜鳴達旦』。在我們長江一帶，大概和日本相同，總在五六月中可以聽見。夜間因爲萬籟靜寂，其聲尤覺淒然動人。

四 啼血的誤解

在舊書中，還有一種啼血的傳說：

『嶲周，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禽經注）

『杜鵑苦啼，啼血不止。』（埤雅）

『三四月間，夜啼達旦；其聲哀而吻有血。』（格物總論）

『人言此鳥啼至出血乃止，故有嘔血事。』（異苑）

因此工愁善吟的詩人，關於杜鵑鳥的悲感，又更增一層：

『雨恨花愁同此冤，啼時聞處正春繁；千聲萬血誰哀爾，爭得如花笑不言。』（來鵬：子規）

『蜀魄千年尙怨誰？聲聲啼血向花枝。滿山明月東風夜，正是愁人不寐時。』（羅鄴：聞杜鵑）

『年年春恨化冤魂，血染枝紅壓疊繁，正是西風花落盡，不知何處認啼痕。』（吳融：秋聞子規）

『楚天空闊月沉淪，蜀魄聲聲似告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聞子規）

『春殘杜宇愁，越客思悠悠。雨歇孤村暮，花飛遠水頭。微風聲漸咽，高樹血應流。因此頻回首，家山隔幾州。』（李中：途中聞子規）

此種啼血的誤解，當然起源於觀察的不精。雖然李時珍已經曉得杜鵑是『赤口』的；但『血漬草木』的傳說，人人深印腦中；所以就是到了現在，恐怕也還有一部分人這樣的相信。或則有時捕獲的杜鵑，嘴上偶有血跡，於是推想他是啼苦而出血的；並以爲一般的杜鵑，當係同樣

如此。日本曾有說捕獲過夜間撞壁而死的杜鵑，的確見有滿口汚血；不過這個實例，假如眞實，也不能作爲啼而出血的證據；這滿口汚血，當係撞壁受傷所致。

五　杜鵑花

和啼血相關的對於「杜鵑花」這種植物，也是很與吾人以一種特殊情感的。且看古人詠杜鵑鳥的詩，就常常連帶說起杜鵑花：

『蜀地曾聞子規鳥，宣城又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杜牧：杜鵑）

『老杜聞杜鵑，近在東西川；猶云感時物，收淚寫幽悁。今我行塞徼，子規相後先。時夏雲景晦，鳥呼搖空煙；響入樹窅窅，啼垂血濺濺。想知歧路難，不惜軀命全；千聲復萬聲，鳴我歸言遄；苟非木石心，豈免腸內煎。江南叢薄間，有花名杜鵑；開時是鳥至，相戒治春田。不歸如江水，負此今五年，風景孰云異，物情要有遷。寄巢勿浪出，祝爾還自憐。』（柳貫：李老谷聞子規）

南越筆記云：『杜鵑花以杜鵑啼時開，故名。』然杜鵑啼時所開花，並不止此一種，要亦以其色殷紅，似杜鵑啼血所漬成；或則二者同在西蜀爲人所注意，是以名耳。據作者所見，現在錢塘江兩岸山谷中，亦甚爲繁茂：初夏放舟中流，只見滿山紅色，宛如錦繡；綠蔭參差相間，猶似明霞爛熳；俗名此花爲「映山紅，」實盡得其趣。

杜鵑花在植物學上，屬於杜鵑花科（Ericaceae），杜鵑花屬（Rhododendron）；學名爲 Rhodo. simsii Planch（Rhodo. indicum Sweet var ignescens Sweet）。分布河南、湖北、四川、湖南、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雲南等省。同屬植物，我國所產，據鍾心煊氏的調查，共有二百十六種，又八變種；以雲南、四川二省所產爲最多。名稱見鍾氏所著中國木本植物目錄（A Catalogue of Trees and Shrubs of China）一書中。其詳細說明，非本文應有的範圍，當待其他機會，茲姑從略。

此花雖然絢爛可觀，而且花鏡中曾有栽培方法紀錄。雲南通志又說：『杜鵑有五色雙瓣者，永昌、蒙化，多至二十餘種。』但栽培並不廣。故檀萃滇海虞衡誌說：『杜鵑花滿滇山，嘗行環州鄉，穿林數十里，花高幾盈丈；紅雲夾輿，疑入紫霄，行彌日方出林。因思此種花，若移植維揚，加以剪栽，收拾蟠屈於瓊砌瑤盆，萬瓣朱英，疊爲錦山，未始不與黃產爭勝；而棄在蠻夷，至爲樵子所薪，何其不幸也？』現在上海等處通商口岸，花卉園藝，較爲繁盛；杜鵑花種，大多來自日本；於初春嚴寒時節，和牡丹同樣，用溫室促成開花；與梅花、水仙等清芳孤標的風韻相映，其富麗華美，尤足多者。

六　民間傳說

我國自來知識階級和民衆，是異常隔閡的；正如鄭樵所說：『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是以對於杜鵑鳥，詩人墨

客，儘管說他是蜀王望帝所化，天天喊着不如歸去，一天到晚，一夜到亮，啼到血漬草木。但民衆並不理會這些，他們聞着杜鵑的啼聲，他們自己得到一種感興，他們自己幻想出一種神話。由這樣產生的故事，隨地方而不同，頗多歧異。現在轉述兩個於此，以見一斑。其一：說杜鵑是弟兄兩人變化的；其二：說他是一個嫂子思念她的小姑而變化的。

『有一個人家，一個母親和兩個兒子。小兒子是母親親生的，大兒子是父親的前妻所生；這在小兒子是有親娘，而在大兒子是只有晚娘的了。晚娘是最愛小兒子，而最不喜歡最嫌惡大兒子的，她常常想設法把大兒子害死，但總沒有機會能使她趁願。有一天，她忽然想起了一個方法，便把兩個兒子叫到跟前，惡狠狠的對他們說：「淨吃飯不做活，是終要窮死的；這里有兩袋子蔴子，你們兄弟倆，每人拿一袋去上南山種去；誰的蔴先生了芽，方准誰回來吃飯；不然就活活的餓死你們，去罷！」

於是兩個孩子便每人接了母親給與的口袋，歡歡喜喜的出門去了。到南山的路還沒有一半，兩個孩子覺着實在太累了，便在一棵大樹底下歇歇脚。這時候，弟弟無意中動一動哥哥的袋子，他覺着這袋子比自己的委實輕多了，便向哥哥說道：「哥哥，你的袋子比我的輕，咱兩個換換成麼？」「那哪有不成的呢！」於是他們換了袋子又走，不多一時，走到母親所指定的南山了。兩個孩子，便很費力的把各人的蔴子，種到各人所選定的一塊田裏，相並的坐着，等候蔴子發了芽，好回家見他們的母親。但是哥哥的田裏生滿了嫩綠的芽了，弟弟的田裏連一針尖那麼大的綠葉也沒看見。於是弟弟悲哀的說：「哥哥你先回家吃飯去吧！」「沒有的事，豈有不等着弟弟一同走，便獨自回去的呢！」哥哥這樣答。咳，可憐的孩子，他們那能知道種在這塊田裏的蔴子，是被狠心的母親在鍋裏炒過了的呢。兩個孩子從此相並的守着這塊田，終於在蔴子沒有發芽以前，可憐的孩子，便這樣的——臉對着臉——活活的餓死了。

母親後來發見了這樁可痛的事，思念兒子幾乎變成一個瘋子了。所以便是到月亮將沉的深夜裏，她還出神的在大門外邊坐着，盼望兒子歸來。這時候，忽有一對小鳥飛集在對面的一棵大樹上，向着這可憐的母親歌唱起來。牠唱是「苦煞，苦煞，娘炒蔴子誰知道？」「苦煞，苦煞，娘炒蔴子誰知道？」一直到現在，牠們還是這樣的歌唱着，所以我們給牠起個名字就叫「苦煞鳥」呵。』（顏黎明：杜鵑的故事，語絲第二十八期。）

『相傳在許多年之前，有一對如花似玉的姊妹倆——她們是姑嫂——她們家裏有些不周濟，所以到了麥秋的時節，她們姊妹倆個，便同一出去拾麥穗。有一天，天氣很熱，她們倆個照舊又出去拾麥穗；但是附近的麥田都割完了，因此她倆不得不到稍爲僻遠的地方去拾。她倆一邊走着，一邊談着，走了又走，走了又走，走了很遠很遠的才好歹找得一塊麥田，而且這塊麥田不久就要動手開割；

自然她倆是很喜悅的開割了，她倆慌忙去拾；正拾着，忽然遠處來了一羣光棍，搶上前來，不由分說便把那位小姑搶去跑了。爲嫂的，在漫野裏號啕痛哭，呼救求援，但歸根都是等於零，都是失敗了。明明是她（爲嫂的）領出來的小姑，於今卻被人家來搶去了，她怎忍回家？而且更怎敢回家？……她不得不漫游各地，見人便問：「您見俺的小姑了嗎？……」然而無情的人們的回答，又都給她以失望。她到處苦口喊着「小姑！……小姑！……」但是到處沒有應聲。他急了，三天三夜，她沒有住足，也沒有飲食。最後她說：「小姑……總算我把你來害了。你於今在那兒呢？你的靈魂有知嗎？我雖死後呀，也須常來叫喚你的靈魂，使你歸來。小姑，是我害了你呀！我死了吧，我死後變個永遠的思想鳥吧！……」說完，她便自盡了。眞個，她死了以後，變成了一隻鳥，而且那鳥就是杜鵑鳥呀，就是懷思的永不相忘的杜鵑鳥呀。每到麥秋的時節，你便到處可聽到：「光棍奪處，」「還我小姑」的呼聲。那就是她來呼喚她小姑的靈魂了。假使在她喊着「光棍奪處，還我小姑」的時候，你若問她：「你在那裏住？」她就回答你說：「俺在後花園裏住。」那是告知你們她的住址，好叫你們把她的小姑送回家去，不至永遠漂泊於外。但到麥秋節過去以後，她也就少喊了；她知道她的小姑不在坡裏了，她知道奪處的光棍，也都回家安息去了。……」（谷鳳田杜鵑鳥麥節的故事鳥的故事頁四一）

七　鳲鳩和筒鳥

杜鵑學名 Cuculus poliocephalus Latham，分類上屬於攀禽目（Scansores），杜鵑科（Cuculidae），杜鵑屬（Cuculus）；或特立之爲杜鵑目（Cuculiformes）而隸之於杜鵑亞目（Cuculi）。和杜鵑同屬的鳥類，爲我國所熟知者，尙有鳲鳩和筒鳥二種。鳲鳩學名 C. canorus L.。體上面暗灰青色。頭部稍淡。翼的撥風羽灰褐，內羽瓣有白色橫斑。尾黑，亦有白色橫斑，尖端白色。喉及上胸淡灰青，以下腹面白色，有細微黑色橫斑。嘴基部暗黑色，緣部黃色，口角橙黃，脚黃色。分布區域，較杜鵑廣闊，杜鵑在中國北部及日本等處繁殖，冬季至馬萊半島，印度，非洲等處。鳲鳩則遍布亞，歐，非三洲，以北部及中部爲繁殖地，南部爲越冬地。

筒鳥學名 C. saturatus Hodgson.。分布區域，和杜鵑相彷彿，而較及北方，繁殖地在西伯利亞東部，日本以及我國北部；越冬地在印度，馬萊半島，以及澳洲。羽色亦極和杜鵑相似。這三種鳥類，概形本極類同；以大小分別：則鳲鳩最大，筒鳥次之，杜鵑最小。以胸部黑色橫斑的闊狹分別：則筒鳥最闊，杜鵑次之，鳲鳩最狹。而其最易區別的一點，就是鳴聲：杜鵑的鳴聲，已如前述；鳲鳩和筒鳥則較爲簡單。筒鳥係作

ㄆㄛㄋ　ㄆㄛㄋ　ㄆㄛㄋ　ㄆㄛㄋ，

pon　pon　pon　pon

好似吹竹筒的聲音；我們稱他爲筒鳥，就因此故。鳲鳩係作

ㄎㄚ，ㄎㄛ，ㄎㄚ ㄎㄛ。

ka ko ka ko

我國之「郭公」「布穀」「穫穀」「撥穀」等異名，以及俗呼爲「阿公阿婆」「割麥插禾」「脫卻破褲」等，都是擬其鳴聲的。世界各國，所與名稱，亦復類似：如拉丁爲 Cuculus，英爲 Cuckoo，法爲 Coucou，德爲 Kŭckŭk，荷蘭爲 Koekkook 等是。

八　奇異的育雛習性

杜鵑鳥類，西半球所產的，能作粗拙的巢，自己孵卵育雛。東半球所產，概不作巢。此事我國古時，已經曉得；故說杜鵑『不能爲巢，居他巢生子。』『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說鳲鳩『不能爲巢，多居樹穴及空鵲巢中哺子。』（本草綱目）在歐洲也是亞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臘人，已經知道。現據日人川口孫次郎氏的研究，則杜鵑也有自己孵卵育雛的事實；這是特殊的例外，詳細情形，尚不可知；他日研究進步，能將其現象證實，自係一種有趣的新發見。至於寄育現象：——即產卵於他鳥巢中而由他鳥爲之孵卵育雛——則川口孫次郎氏對於杜鵑，仁部富之助氏對於鳲鳩，都有詳細的研究。杜鵑以產卵於鶯巢中爲主。（這裏所說的鶯 Horeites cantans Temminck & Sehlegel，並非黃鳥 Oriolus indicus Jerdon）。鳲鳩產卵於鵙，赤鵙，鶺鴒，剖葦，赤鷚，黃道眉，竹林鳥等巢中。杜鵑鳥卵，常模擬鶯卵，故爲茶褐色。鳲鳩卵則以寄居鳥巢的不同，而異其色彩。寄育的習性，二者大概類似；以下就仁部富之助氏及其他學者對於鳲鳩的研究，轉述一些。

一九〇二年，德雷斯氏於其舊北地區鳥類一書中，對於鳲鳩曾說：

『卵或許先產在地上，然後雌鳥銜於口中，放入她所選定的預備爲雛鳥作義親的巢中。』

(The egg is probably laid on the ground and the female takes it in her bill and places it in the nest of the bird she has selected as a foster parent)——Dresser: Palaearctic Birds 1902

杜鵑與鳲鳩，其體色及飛翔狀態，實爲鳥類擬態現象的一個適例；牠是完全模彷着猛摯的鷹類；列子有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及禽經註云：『仲春鷹化爲鳩，仲秋鳩復化爲鷹。』即係不知其移徙現象，及眞實形態，而引起的誤解。然而於此，正可見其擬態程度的高妙。正在孵卵的鶯等小鳥，見其飛來，誤認爲襲擊的鷹鷂，於是愴惶飛去，鳲鳩乃得從容置卵於其巢中。但逸去的小鳥，終怙念着自己的卵，不久回巢探視，見敵害已去，而巢與卵均完好無恙，驚喜之餘，亦不遑視察其卵數，乃復安然孵伏。鳲鳩卵的孵化日數，每較其義親的卵，爲日稍短；故在巢中必定最先成雛。此鳲鳩的雛，以其本能作用，能將同巢的卵，盡棄於巢外，而獨自佔着義親的哺育。大概鳲鳩的義親，都是較鳲鳩體形

爲小的種類，故爲鳲鳩雛鳥得充足之養分起見，如此獨佔一巢，甚爲必要。鳲鳩雛的排棄同巢鳥卵的動作，甚爲有趣。他先静止於巢的一隅，於是突然運動臀部在巢底而直立其體，置卵於脊部中心，復廣張兩脚，頸部下抵巢底，翼自左右迴向脊上，則卵適置於兩翼和脊的中間；於是猛抬其體，掀卵至巢的邊緣；更以臀部鎮定於巢緣，反擊其體，數回反復，卵遂擅落於巢外。至此回巢稍事休息，乃再行搬出第二個卵，到搬盡而止。他如此殘忍的排擠其同巢的義兄弟，可憐義親完全不曾覺着，始終很辛勤的哺育這愛子的仇敵，直到他能飛翔覓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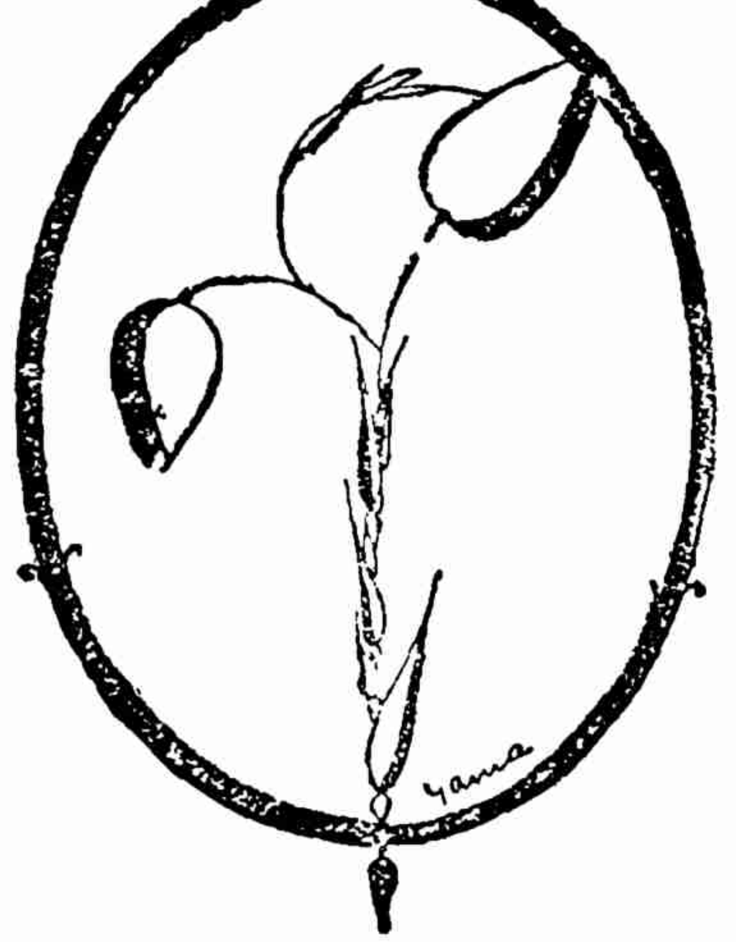
九　和人類的實利關係

鳲鳩在每一個小鳥巢中只產一顆的卵；而一羽雌鳲鳩，每年於繁殖期中，約隔三四日產卵一顆，計共產二十顆左右；每一顆卵，必犧牲其他小鳥四五羽，如是共計有百羽左右；此種小鳥，如鶯，鴟，鶺鴒等，都是益鳥；故單從這一方面看來，似乎杜鵑類都是害鳥。但就其食餌的習性上觀察，則功罪可以相當，宜認之爲益鳥，而加以保護。解剖其胃，可見黏膜上有無數刺毛遺留，是卽啄食毛蟲的痕跡。此種毛蟲，爲他種鳥類所不喜食，或不敢食，故其益特大。在中國，杜鵑類所食何種蟲類，尚未經人研究。在日本，則食松蛄蟖等毛蟲。『解剖一羽的胃，有時可見三百的毛蟲。』又傍及蟬，蜘蛛，螽斯等物。在西洋，對於鳲鳩，曾有這樣的記錄：

『Count Casimir Wodgicki 云：郭公爲極有益於林業之鳥，彼食一種松林之害蟲曰 Bombyx pini，（此蟲與歐洲大陸之松林以巨害）郭公不僅食此蟲之卵，而且食其幼蟲，因其胃能消化 Bombyx pini 幼蟲之強毛也。余獨記一八四七年 Darsin 地方Pomeranian 村之松林，將爲此害蟲破滅，得大多數之郭公經過而被救；共二星期而奏巨功。次年此林卽無蟲害。此事曾經科學家計算矣：一鳥每五分鐘呑食一蟲，一日二十四小時，一鳥所呑之數爲一六八，百鳥爲一六八〇〇矣。若害蟲之半爲雌，每日一頭產五〇〇卵，百鳥防止害蟲產卵之數，爲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矣，不亦足驚乎！』（辛樹幟：中國鳥類目錄，科學 Vol. X, p. 755）

觀此，可知杜鵑鳲鳩，對於農林業上的利益，是如何巨大！只有一樁弊害，就是杜鵑喜食柞蠶，爲行柞蠶天然飼養法時一個大障礙；防禦之法，要視此後研究的努力了。

一九二七，二，一二，於上海。



以哲學的眼光談談跳舞

徐慶譽

一　中國古代的跳舞

中國先聖除墨家非樂外，對於美術都十分崇尚。樂記一篇，實爲中國古代最純粹的「美術哲學」，不僅承認詩歌音樂在美術中有特殊的地位，卽現在普通一班人所懷疑的跳舞，在中國古代久已成爲舉國通行的大典。試觀下列諸例便明。

八佾舞於庭（論語）

方將萬舞（國風）

公庭萬舞（同上）

舞則選兮（同上）

式歌且舞（小雅）

籥舞笙歌（同上）

屢舞僊僊　屢舞僛僛　屢舞傞傞（同上）

萬舞有奕（商頌）

中國古代的跳舞大半是爲祭祀而設，國家立有專官，名叫「舞師」；舞師掌管各種跳舞，舞也可說是跳舞的教導員。如：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周官）

除「舞師」外，另有「樂師」，樂師也和舞師一樣負教導跳舞之責。當時的跳舞，依周官所載，約有六種。如：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周官）

現在西方談美術者常說跳舞與音樂的關係，正如姊妹一般，不但兩者有幷行的必要，且兩者同由自我的內部精神出發。音樂以「聲」表情，跳舞以「容」表情，其表現的方法雖不同，其所表的本質則一。「音」

與「容」旣常相聯絡，故「樂」與「舞」亦不宜單行。如：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記）

手舞足蹈，是情感興奮到極處時的流露；換言之，跳舞所表現的情感，是深一層的情感。僅「長言」（唱歌）還不够，必須繼之以「嗟嘆」；僅嗟嘆還不够，必須繼之「跳舞」。可見跳舞是深情表現的最後一步。跳舞旣是深情的表現，那末個人的品性，和風俗的厚薄，當然不難從跳舞中觀察出來。如：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樂記）

爲什麽觀其舞便知其德呢？因爲跳舞和詩歌音樂一般，都是由內心所發，有諸內，必形諸外；觀其外，卽知其內。如：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記）

就上面的實例看來，誰也不能否認跳舞是中國古代已有的東西，且與音樂有同等的價値，國家設有專司，教民跳舞；跳舞的方法，和近代跳舞不同，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牠是跳舞。當時以跳舞爲祭祀的一種儀式，後來不像西方跳舞一樣，由「宗教的」變而爲「民衆的」，所以到現在，中國社會中并無所謂「民間跳舞」(folk dance)自西洋教育制度輸入到中國來以後，西方跳舞也與西方音樂一同跑到中國來了。將來中國教育普及以後，所謂「民間跳舞，」一定會慢慢地發達起來。不消說，在男女界限極嚴的中國社會中，男女社交公開，不是一步就可以實現的，那末公開跳舞，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普及於民間的。也許有些人根本不贊成跳舞，但我們當知道「跳舞」之爲美術，正和「詩歌」「音樂」「繪畫」「彫刻」「建築」一般。若承認詩歌，音樂，繪畫，彫刻，建築等皆不可非，那末，自然跳舞也不可非。跳舞與人們的生活關係極大，不僅是社會上的高尚娛樂，且是調和兩性，促進友誼的工具；以美學者的眼光看來，跳舞是一種「美術」。以社會學者的眼光看來，跳舞是一種「公共娛樂」。以心理學者眼光看來，跳舞是一種「性慾的調節」。以體育學者的眼光看來，跳舞是一種「周身運動」。這樣看來，可見凡反對跳舞的，都是執於成見與囿於誤會。除非說跳舞是興奮性慾的以外，再沒有別的理由。跳舞若眞是興奮性慾的，當然有反對的必要；但從事實上論，結果適得其反。凡富有跳舞經驗的男女，決不會承認跳舞是興奮性慾的。他們覺得在不跳舞的時候，到很容易發生性慾；（閒居爲不善）在跳舞的時候，簡直沒有所謂「性的衝動」一回事。因爲跳舞時，全身都運動起來，把「餘力」通通發洩了。并且一面跳舞，一面還要留心音樂以合節奏；不但留心音樂，同時又要顧及全場或「伴侶」（partner）的動作。在跳舞的時候，男女兩性，都是一心一意求步驟

的整齊與動作的靈活,決不會想到性慾上去;這種經驗,要是曾經跳舞過的,才能承認。我可以下一句斷語,凡說跳舞是與奮性慾的,都是不知跳舞爲何物的人!換言之,卽是沒有跳舞的經驗!

二　歐洲的跳舞

歐洲談跳舞的文學,自栁新(Lucian)的 De Saltatione 到謝勒(Schiller)的 Shiel-trieb,已算是不少。近代經達爾文和斯賓塞兩人的研究,對於跳舞的起源,跳舞的理論,及其與其他美術的關係,說明更爲詳細。跳舞的起源,西方學者研究的結果與中國樂記所說的相同。樂記告訴我們說:當我們快樂的時候,便「長言」起來;(長言卽是唱歌)「長言」還不足以盡歡,於是便「嗟嘆」起來;「嗟嘆」還不足以表出深厚的情感,於是才「手舞足蹈」起來。可見跳舞是內心快感的最後表現。人們心中有快感,不論文明野蠻都是一樣,所以跳舞不是文化發達以後的產物,在原始社會就已經有了。

到底什麼叫跳舞?樂記說:『舞,動其容也。』跳舞不是在「唱,」乃是要「動,」還要動的有規則,不是隨便亂動的。所以萊迪教授(Prof. W. Knight)說:『身體的筋肉服從心的指揮,而又有調和的回應。』(The muscles of the body obeyed the suggestions of the mind, and responded rhythmically.)

西方跳舞,最初也是發端於宗教。以色列人(Israel)定居於柏列斯丁(Palestine)以後,每年在石魯(Shiloh)舉行宗教祭典時,附近的女子,通通加入跳舞。大衞王(King David)在極歡樂的時候,『在主面前,盡力跳舞。』(danced before the Lord with all his might.)

希臘也以跳舞爲宗教祀典儀式之一,但有時候完全以表歡樂爲主,絲毫不含宗教的意味。每逢新春初到,希臘人必舉行慶祝的跳舞,名叫「花神舞」(Dance of Flora),現在英國的「五月舞」(May Pole dance),可說是「花神舞」的遺風。

斯巴達的跳舞,既不是爲祭祀,也不是爲歡樂,完全是爲練習戰術。斯巴達的小孩們,凡達五歲以上,都習「軍事跳舞」(Military dance)。柏拉圖在他的 Laws 一書中,對於斯巴達的軍事跳舞說的很清楚。他說:『那種跳舞的動作,可分兩種,一種取守勢,一種取攻勢。取守勢的動作,身體時上時下,或左或右,要以逃避敵人刀鎗的刺殺爲目的。至如取攻勢的動作,或裝作「射箭式,」或裝作「刺鎗式,」總以攻擊敵人爲目的。』這種跳舞,可謂是別開生面,在尙武的民族中,美術也變成軍國主義的武器了!可嘆!

柏拉圖在 Laws 中討論跳舞的原理,頗與樂記中所講的相類似。他說:『每個人在歡樂多的時候,身體也動的多;在歡樂少的時候,身體也動的少。復次,若他的涵養工夫好,身體也動的少;反之,若他是畏懼而又缺少自治力和訓練他的動作,一定是粗浮無當……』(Every man, when the pleasure is greater, moves his body more, and less

when the pleasure is less; and again, if he be more orderly and disciplined he moves less; but if he be a coward, and has no training or self-control, he makes greater and more violent movements……）我們當知道不論何種美術都有頹廢退化的可能，跳舞更容易流爲邪僻不經。在羅馬時代，跳舞已經退化，爲當時賢者所詬病。羅馬帝替伯利爾斯（Tiberius）曾放逐羅馬城的跳舞家；杜米迪安（Domitian）也開除幾個嗜好跳舞的參議員；羅馬有名的大演說家昔塞羅（Cicero）曾斥責羅馬的大執政高爾比牛斯（Galbinus），因爲他身爲執政，不該跳舞。昔塞羅在 Pro Murena 中批評跳舞說：『跳舞是狂樂淫亂奢侈和放縱的伴侶』（Dancing is the ally of excited festivals, feminacy, luxury, and wantonness.）他把跳舞看做淫亂放縱，自然不會承認跳舞是美術；因爲美術不是淫亂放縱的。凡淫亂放縱的，便不是美術了。純正的跳舞是美術，這是一般學者所公認的。當日羅馬的跳舞，過於腐敗，久已失掉了美術的價值，昔塞羅出來反對，是應有的舉動。昔氏又說『一個清白人除非瘋了，決不會去跳舞，不論私的或尋常宴會的。』（No one dances when he is sober, unless indeed he is mad; nor in private, nor at any ordinary convivial gathering.）

宗教跳舞現在雖已失勢，但在過去的時候，卻是教會中通行的儀節。在一五六二年德南底參事會（Concil of Trent）爲西班牙王腓力第二（Philip II）開跳舞會，教會中僧侶牧師也參加跳舞。在塞維爾大禮拜堂（Cathedral of Seville），每逢聖節在 Corpus Christi 舉行跳舞，至今此風尚存，但僅在西班牙的羅馬舊教中，有這種宗教跳舞的遺風。法蘭西的宗教跳舞在十二世紀時，已廢除了。欲明跳舞與宗教的關係，不可不注意師卡里嘉（Scaliger）的考證。師氏說過「主教」（Bishop）的名稱原來是 "Praesules"，因爲他們在節期大宴的時候，常爲跳舞的引導者。復次，「唱詩班」（Choin）一名詞，是從希臘文 χορος 引出的，(daance 卽跳舞）可見跳舞與宗教在一個時代曾經有密切的關係。

自一六六二年巴黎設立「皇室跳舞院」（Royal Academy of Dancing）以來，跳舞不僅成爲專門美術，且成爲國家的美術了。歐戰以後，跳舞進步尤速，兵燹之餘，民生顛頓，無以爲樂，只好從跳舞中討些生趣。歐洲各大都市跳舞發達的原因，就是在此。歐洲各國的女學校裏面，多半有跳舞一科，與音樂圖畫兩科幷重。此外在大都市，還設有跳舞學校，專以傳習跳舞爲目的。歐洲人崇尚美術的嗜好，十分可佩。現在中國的跳舞，雖在萌芽時代，將來必定會普遍的。如果我們尊重美術，也希望牠快快普遍起來，尤其是在我們禮拘教梏的中國，應該提倡跳舞。在中國發達以後，至少對於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有兩種良好的結果：第一是打破男女界限，使男女有均等社交；第二是增進社會娛樂，使男女青年的生活，由煩悶的而變爲愉快的，由呆板的而變爲活潑的。不論何種

好制度，都有流弊；跳舞若用之不善當然有害無益這一點也是提倡美術的人所應該注意的。我以爲中國公私立的女學校中當習跳舞，儘管把美術的價值丟在一邊，跳舞也是一種很柔和的運動與適宜的游戲，對於學生的體育上，和精神上，都有很大的關係，希望熱心教育的人，注意及此。至如專以傳授美術爲目的的學校，當然應增加跳舞一科，尤其是在女子師範學校和女子體育學校，應該注重跳舞；因爲他們畢業以後，出身教小學的時候，牠們可以在小學校中教小學生跳舞。在起初提倡的時候，自然有少數腦筋陳腐的人出來反對，正和他們反對白話文和男女同學一般；但他們的反對，殊不值得我們一笑，我們要創造一個「美的社會」和「美的國家」，當抱一種「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的態度，然後才敢於衝決一切網羅，尋得藝人的自家田地。

參考書

周官 樂記 毛詩 論語

Plato, The Laws.

Aristotle, Politics.

Lucian, De Saltatione.

Wearer, Essay towards an History of Dancing. (1712)

Cahusac, La Dance Ancienne et Moderne. (1754)

Novorre, Lettres Sur La Dance. (17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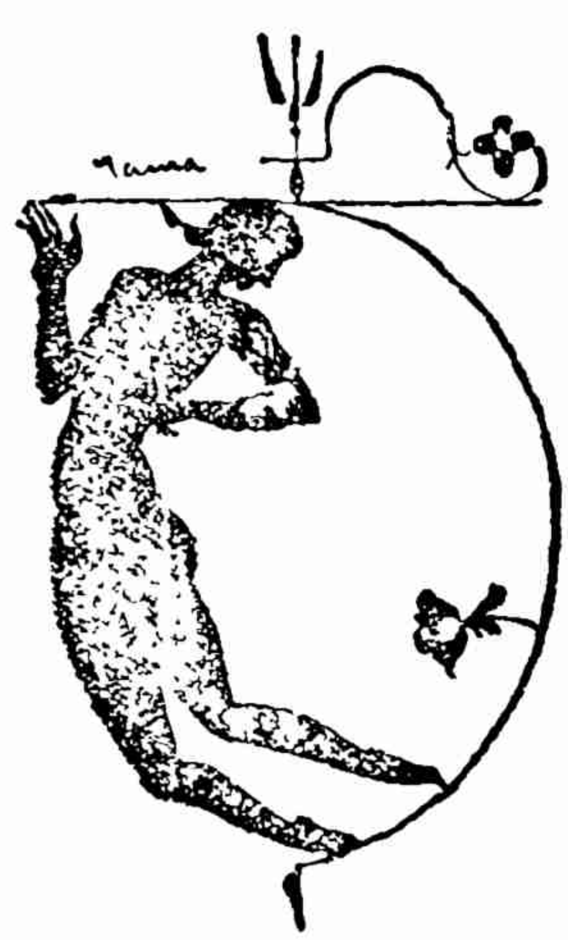
Böhme, Geschichte des Tanzes in Deutschland. (1863)

Marriot, Dancing as an Art. (1888)

Girardet, Traite De la Dance. (1891)

插圖更正

本誌第一號卷頭插圖「東方民族運動之領袖」中，土耳其大總統凱末爾與摩洛哥民族領袖阿白杜爾克林之照片，位置互易。註明凱末爾的是阿白杜爾克林，註明阿白杜爾克林的是凱末爾。因排印時疎忽，致有此錯誤。承秦仲虔先生來函指正，特此更正，並誌謝忱。



短刀

米星如

一

誰說衛三保是地棍呢？他現在不是已經做了西區保衛團的團副了麼？

說起衛三保，誰也不能知道他是那裏的人氏，他說着半北方的口音，——西區裏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說得出的口音——便是他臉上生長的橫肉和手背上粗而黑的毫毛，也够得使西區裏所有的鄉人們害怕。他說話總是那樣的響亮，『他媽的！』是他開口的慣用語，這在他並不算是有意要罵誰，但倘使他偶然的不用那句慣用語時，（那是決不會有的事）便將不成其爲衛三保的話了。

他沒有什麼職業，他所會的便是罵人，握拳頭，喝醉了酒，把漲紫的眼珠睜得胡桃般大，腰裏插着裹了紅布的短刀，隨便走到鎮上那裏的賭攤，（一）『三爺！』賭攤上人便會這樣的招呼他，隨後又把滿握的銅子向他的肚兜裏塞下。

他的那柄短刀，——說也奇怪，——任憑怎樣的磨擦，在那光亮的鋼鐵上面，總存着暗晦不明的斑痕。他常說那是殺過七個人的成績，是足以辟邪壯膽的無價之寶。他若遇見自己不高興的時候，便把那東西從腰裏抽出來，當着大衆的面前，用粗紙細細的揩着，氣哼哼地說『他媽的，白刀進，紅刀出，他媽的！』

他也並非一個獨身的光棍，在波塘鎮上他也有一個家。他那家裏有一個白了頭髮口操完全北音的老婆婆，他叫她『俺娘』；還有一個年紀三十左右裹了一對尖尖小脚紮着寬大褲脚的女人，那便乾脆是他的『他媽的。』當他從外面闖進家裏去，常常是這樣問那女人：『有什麼喫的沒有？他媽的！』有一次，他喝了燒酒，握着短刀，在家裏前後搜尋她，——那時她早已躲到別處去了——嘴裏喝着怪可怕的聲音：『他媽的！今天定要宰掉她！』

自從紅土崗的土匪圍打波塘鎮，他當時奮勇上前，就是用的那柄短刀，砍倒了一個土匪，等到土匪退去之後，他便受鎮上鄉董們大大的誇

讀，聯名在縣裏進了一稟，保他補任團副，於是他眞個是做了官了。

(一)吾鄉鎭上有流氓設賭攤斂錢的風俗，雖有警察，因可分潤，也不加以取締。

二

陳裁縫當五年之前，也曾在城裏紳士們的家裏做過活計，自從那一次把華紳士嫁女兒的繡衣上給熨了一個小小的焦點，——他雖是試着幾次想用水去洗濯，可奈那焦黃的小點子就如生下了根的一般，不但絲毫不見消滅，並且慢慢地破了那一小塊。後來到底被華太太發現了，說他是存心害人，給華小姐前程的不幸，大大的罵了他一頓，並且要送他到衙門裏去，嚇得他磕了幾個求饒的響頭，除罰去所有的工錢不算，並且不准他再在城裏做生活了。

他原是波塘鎭上的人，但他討的女人卻是城裏大戶人家的一個使女。她梳得光亮的髮髻，並且裹了一雙鸞弓也似的半大脚，那都是波塘鎭上少見的東西。陳裁縫在鎭上開了一爿小小的裁縫鋪子，女人也相幫做些針黹，她雖然過不慣那裏的貧苦生活，但不久他們便有了兒子。陳裁縫日夜的趕着活計，他的女人卻只抱着兒子。他做得太覺喫力了，便望着她懷中的兒子嘻嘻的笑。有時因爲要挨近去親兒子的面孔，就要受他女人所賞給他的一個嘴吧，他不但毫不介意，反覺由此得到無上的安慰。

那一天，陳裁縫的兒子，待了很凶險的病，躺在牀上，小鼻孔一張一翕

急促的呼吸着，眼眶也深陷下去。女人坐在牀沿上傷心的哭泣，有時轉面叱罵裁縫，好像是他有意害了她的兒子。他從昨夜兒子得病的時候便提心吊膽的忙碌着，只要女人叫他怎樣，他就很快的去做，這並不單是他的服從，卻也是由於他的願意。但是，什麼主意都打算過了，請隔壁的王婆婆掐過了人中，(二)燒過了鍋臍湯，(三)以及求神問卜，什麼都做過了，可是兒子的病，一點都沒有轉機，陳裁縫急得沒法，也只好隨着女人的哭聲嗚咽了。

『啊！阿彌陀佛，天可憐見，孩子是有了救了！』最後王婆婆這樣一聲霹靂的說了出來，立刻打斷了女人的哭聲，當然，陳裁縫也便露出不自覺的笑臉。

『我眞老昏了！一時竟想不出來，放着現成的靈驗仙方，卻不求去！』王婆婆重複的自責。女人再也不能忍了，便追問：『婆婆，有什麼仙方？——仙方是在那裏？』

『有，有有的！』婆婆顫抖着過分歡喜的聲音，『你不曉得麼？我看孩子的病一定是遇着什麼邪東西了！』陳裁縫聽了，不禁心頭一跳，口裏也跟着說：『可不是……』但他立刻覺到自己說話的不妥，便急急用眼睛溜着他的女人，幸虧她這時正在注意着王婆婆的話，並沒曾察覺，就又私下自慶，專心的聽王婆婆下文。『喂，聽我說，』婆婆的聲調轉高了起來，『衞三爺的那把刀，是吃過——連上次的那個土匪——八個人的血的，裁縫，你快去求他，把他的刀帶了來，只消掛在牀上一刻兒功

夫，有什麼邪魔敢不走呢？』

裁縫三脚兩步的走了，那屋裏登時好像發出光明，孩子的臉上，也好像是平靜了許多，女人心裏一歡喜，早已停止了哭聲，只靜靜的等着。

衛三保到了，『他媽的！有什麼邪東西，讓老子來宰了牠！』他大踏步走進那間糊了紙壁的臥房，王婆婆起身喊了一聲『三爺，』搭趔着走了出去，女人很害羞的站在牀前。衛三保走近去縐緊了濃眉，把牀上的孩子看了一看，猛然抽出腰間的刀來，惡狠狠地舉起，照準孩子的腦蓋，大聲的喝道：『他媽的，替我滾出去！』裁縫和他的女人，大吃一驚，『啊呀！』同聲的發喊，一齊變了顏色。那牀上的孩子，也把身子跳動了一下，鼻管卻又急促的呼吸起來。他把刀輕輕的放下，面向女人笑道：『這不算什麼，只要有俺在這裏，只消一刻兒功夫，你的孩子保能好了。』於是裁縫夫婦都歡喜得千恩萬謝起來。衛三保把刀放在孩子的枕邊，女人就叫裁縫去買些酒肉來請三爺喫飯，裁縫奉命唯謹的出去了。

衛三保重新向裁縫的女人打量一下，只見她油光的頭髮，亂蓬蓬的鬆挽着，紅色的嘴唇上面現出一絲絲的細紋。女人不好意思，便要走出去，他就連忙上前拉住了她的手，一面關上那扇房門。

裁縫把酒肉買了回來，見房門是關緊了的，只輕輕上前推了一下，便呆呆地站在外面等着。

(一)吾鄉風俗，遇小孩病時，用指甲掐其鼻下痕線，謂之掐人中。

(三)用鍋臍下之竈土燒水以飲病者，謂能安神定心。

三

陳裁縫的孩子是沒有了，衛三保卻常常要到他家裏來。裁縫的女人，雖然不免有些怯着他，但裁縫既然沒有說話的本領，她自己又要怎樣呢？

西區保衛團本有幾個常駐的團丁，自從衛三保補了他們的團副之後，他們便也漸漸的強硬起來，隨意把別人家的老母雞捉去燒湯吃，若有人尋上門來，便要給他兩個嘴巴，算做雞的代價。逼得鄰近團部的鄉農，都把雞關在籠裏養着，近來他們因為要伺候團副，也漸漸到陳裁縫家裏走動。陳裁縫見了這般的勢派，早嚇得軟了半邊，那裏還敢說出一個不字。

衛三保既是做了官，他想做官不能不有些場面，所以他平時領着團丁們到裁縫家裏去，和女人在一起喝酒；又當着女人的面，把滿握的銅子賞給團丁，叫他們去買酒喝。他不斷的吃喝着，又替裁縫的女人在縣裏買了好些紅綠的花布，便叫裁縫剪裁，裁縫在剪裁的時候，也當着三保和女人的面極口稱讚那些布的出色。——這樣早又過了半年。

春已快盡了，催耕的鳥兒不住的在綠樹叢中叫着『割麥插禾，』農夫們便忙起來了。田裏的雨水充足，秧苗都在葱籠的生長，太陽光漸漸燥熱，蒼蠅也嗡嗡地飛出來了。

衛三保因為團裏的公事，借了鎮上孫鄉紳的白馬，在藍綢長衫裏插

着那把短刀到城裏去。那時是天剛破曉，陳裁縫因爲要送他的行，也便早早的起了身。三保在臨走的時候，把紙包裹的一百枚銅子交給裁縫，又向他說：『俺要三天纔能回來，留着買米罷，他媽的，要不夠時，等我回來再給你！』

第二天有一個方外的道士到鎮上來，說是能治百種的病症，裁縫的女人就跑去找他，求他替她治病。那道士先要五百錢配方，她就從那紙包中拿了一半銅子給了道士。裁縫曉得了，急得直跺脚，因爲他指望拿去買米，卻怎生就買了藥？女人不服氣，指着裁縫的鼻尖，潑水也似的數罵了他一陣。卻不料裁縫這番偏不屈服，只高聲的罵女人：『好不羞啊，養野老公！……須知我陳家也是大族……』女人只索倒頭哭了。

衛三保回來了，先從裁縫家裏經過，便知道關於那銅子的故事。他從女人的房裏出來，笑着向裁縫說：『這算什麽呢？幾個錢也値得爭鬧！他媽的，去，和我一道喝酒去！』裁縫怎敢違拗，索性陪着笑臉，跟他走了。

他們一同走到三保的家裏，三保的娘和他的媳婦正在家裏做麵餅。三保便脫去衣衫，把一只小桌搬到門外柳樹下坐地，取了兩只大酒盅，兩副筷子，兩壺燒酒，又搬出幾盤酒菜，同裁縫對面坐了，斟酒勸飲。裁縫自然是不善飲酒的，但一面是懼怕，一面又是因爲三保今天的特別客氣，只好勉強陪他飲了兩杯，便覺頭腦有些朦懂。不一時，三保的女人把餅烤好，用木盤托了出來，三保舉着酒盅，斜睨着眼，笑迷迷地向裁縫說：『喂，你看她好麽？——他媽的，爲什麽不作聲？』裁縫陡的吃了一驚，額上流下一些冷汗；那女人卻早已放下餅盤進去了。

『喂，裁縫，你歡喜我的女人嗎？』三保醉態模糊的向裁縫兜搭，裁縫只賸下乾陪着的笑臉兒。隨後三保又飲了兩杯，裁縫也勉強的陪飲了半杯。三保又提起酒壺來替裁縫斟酒了，裁縫連忙拱手推辭，三保圓睜了醉眼怒喝道：『他媽的，不識老子的擡舉！』拍的一聲，把酒壺放在桌上，『——好，既然喝不下，跟俺進去！』他猛可裏托了裁縫的一隻膀臂，隔着桌子把他拉了過來，一直推進到屋裏去。裁縫也不知就裏，又慌又急，又得順從，又得陪笑。但三保的力大，卻直把他推到自己的臥房門首。

在那臥房的門首，便立着那個老婆婆——三保的娘——白髮蓬鬆，顫着聲音向三保喝道：『你這不孝的畜生！這不是要死嗎？若是要俺媳婦的命，先把俺這老命拿了去！』三保睜大了眼睛，怔怔地望着裁縫，裁縫眼見了這樣勢派，耳邊又聽得那房裏女人的哭聲，早已嚇糊塗了。

『你只爲非作歹，俺媳婦可不犯着跟你下水！』老婆婆氣冲冲地指戟着三保，隨又轉面向房裏的女人說：『你也不要害怕，有俺這老骨頭活着，管不叫他把你蹧蹋了的！』

三保氣吁吁坐到原位上去，不住的把壺裏的賸酒斟來吞下。裁縫見他縐緊了濃黑的眉毛，只一杯杯的飲着燒酒，陡的打了一個寒噤，搭赸着預備逃走出去。可奈滿臉橫肉的三保，凶狠狠地把紫紅了的眼睛釘住了他，他又不得不陪着笑，苦悶的站在一邊。

老婆婆是進到房裏去了，並且把房門也上了門，三保知道他的計畫

難行，就改變了打算，立起身來，硬讓裁縫坐下。又只管殷勤的勸裁縫飲酒，裁縫的酒力已經不勝，只爲懾於三保的威勢，到底又乾了一杯。

天是漸漸的黑了，及至屋裏連一些的亮光也看不見時，那柳樹上的蟬兒也慢慢地歇了牠的歌喉。浸沉在黑暗空氣裏面的三保，這時纔許自己送裁縫回家。

若是按照他們的來路回去哩，只消從鎮尾繞兩個灣，可就到了，但三保的意思，在這初夏的晚間，吃了一些酒，自然是從鎮後的山路上轉了去，說不定從稻田那邊，碰到一隻兔子，那麽明天的下酒菜便又有了。裁縫隨隨便便的答應着，就跟隨三保走到暮色沉沉的山路中去。

從此波塘鎮上便不再看見儒馴的陳裁縫，但三保卻是精神抖擻的在鎮上走着。有些人因爲不見了裁縫，不免有時懷着疑懼，但誰還敢去問三保？並且裁縫久已不再做活計了，鎮上的人少了他更不見得有什麽兩樣。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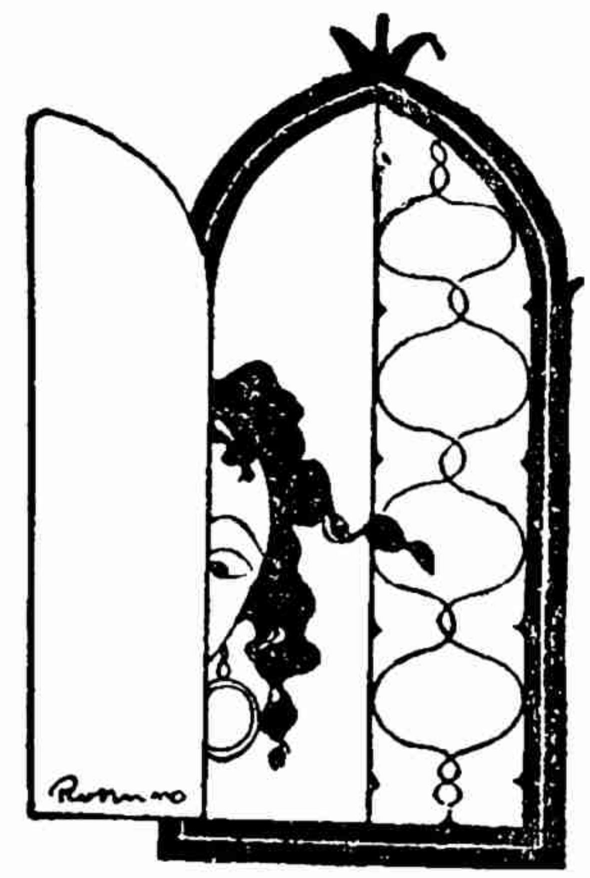
在波塘鎮後山下住着的一個農夫，——阿憨——那天晚間罷耕歸來，坐在茅屋門前吸着旱煙。忽然從山上由風吹來一陣極凄厲斷續的呼聲：『救……殺人哪……』幾個字分明的聽得。阿憨因爲從來不管「閑事，」並且也實在是疲乏了，只慢慢地吸那筒旱煙，把筒裏煙的表面都吸乾了，火也不大燃着了，纔用右手從嘴裏拿下煙筒，把煙筒的頭兒向下，就着左手只輕輕地一磕，那裝在筒裏已經吸乾了的烟燼，便丟在地上。他不慌不忙的從地上拾起，翻轉來重新嵌到筒的裏面去，再燃上火，這樣他又吸着赭黃焦黑的煙燼的那一半了。但是阿憨到底是有些憨氣，從那時起，他簡直難把那種呼聲忘記。他大概是未曾做過夢的，——據他自己說，——但那天夜裏，他卻做了一個極凶惡的夢。他從夢裏醒來，遍體都淋着冷汗哩！再過幾天，他和他的兒子——小憨——荷了鋤頭，越山去耘他們山那面的一塊旱田，走上山來，便見在那石塊的亂堆裏（俗名狠洞的那裏）有千萬的紅頭蒼蠅在嗡嗡的飛鳴，小憨立刻跑向前去，用鋤頭把幾塊大石掀起，便是在那石塊的下面，那個小石洞裏，藏着一具血肉模糊惡臭不堪被支解了的屍身。那時阿憨跟了上去，不覺抱頭便跑，口裏狂喊『救命！』因爲他又彷彿在做夢了。

阿憨和小憨到鎮上來把這事說給人聽了，便鬨動了多人，膽大的就結伴上山去瞧看，到底是由保衞團的團丁給掩埋了。

有些人因爲看見那種狠藉的血肉，便連想到多日未見馴儒無能的陳裁縫，但裁縫的女人既然說他是進城做生活去的，又有誰敢亂說呢？

衞三保在鎮上的威武，並未曾稍微的衰歇，每天仍舊在裁縫女人那裏飲酒。他的團丁們有時在酒酣中動問他關於那柄短刀的事，他就十二分的得意，驕矜誇耀的說：『他媽的！那是已經宰了八——不，已經宰了九個人的傢伙！』他說到這裏颼的一聲，從肘下掣出那柄緊了紅布的短刀，圓睜了醉眼，惡狠狠的擊着。

一九二五，九，六，在上海。



和解

日本志賀直哉作　張資平譯

一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是昨年生下來僅五十六天就殤了的長女的週年忌。很久沒有出京了，這回因爲掃墓由A地趕到東京來。

到了上野車站就打電話到麻布區家裏去叫接電話的下女去請了母親出來。

『祖母怎麽樣？』我問母親。

『精神還好但太早了些，不能出門，墓地那邊我今早去過來。』母親回答了我。

『啊。我也打算就到青山去。』

兩個沉默了一忽。

『今天單到青山去麽？』母親問我。

『也想到朋友那邊去走走。』我答了。

母親像很難說出口般的低聲的說：

『今天父親在家裏……』

『啊。我改天再來吧。』

自己盡力地裝做一點不介意般的說，但終感着一種由屈辱而來的不愉快的表情專在電話機口的自己臉上表現出來。

『康子和留美子還好吧。』母親再詢問尙在產褥中的妻和前九天才產下來的第二個小孩子。

『都很好。』

『奶也還好麽？』

『很多奶。』自己說了後就向她告辭。

『喂，我這邊恐怕要出去也說不定，等一會請你再打電話來看看。』

我答應了後把受話機放下了。

我馬上搭了電車向青山來。在三丁目下了車，在往墓地的途中到賣花店裏買了生花。自己也覺得還早了些，就在那家店借了電話機再打電話給母親，她說父親還在家裏。到此對自己還是給不愉快的氣憤的

氛圍氣包裹着。

今天比平日特別的想和祖母見面，因爲自己覺得祖母像在想見自己也是一個原因。

去年的長女是在東京的病院生的，隔一天或兩天祖母就到院裏來看她。但是今年的女兒是在A地生的，祖母還沒有看過。因爲天氣太熱了，並且身體不很好，祖母很想來看也不能來。但覺得她總像想見了自己後聽聽嬰兒的情形。因爲自己和父親間的不愉快的關係，把一切犧牲至這樣的情況，覺得有點未免太笨了。祖母和母親不能把這個關係打破是無可奈何的，但自己也一同承認這個關係的存在；就覺得太無意識了。第一乘父親的外出，跑去看祖母，自己也覺得是醜惡的而且討厭的。

我先到祖父和生母的墳前來。伯祖父母的墳墓也在那邊。花筒裏都滿插了今早祭獻的花。我想把自己帶來的花單送到小孩子的墓前去，因把牠和帽子一同放在修剪了的山樝籬笆上。

除特別的情狀之下，自己是有不情願在墓前行禮的性癖的。這是在十六七年前信仰基督教時，由一種理由生出來的習慣；但在墓前躑躅中，泉下人以在其他場所不會有的切近和明瞭映在自己的心上來了。

我在祖父墳前躑躅了一會。這時候祖父在自己心裏蘇甦過來。自己像想向祖父這樣的商量：『今天我想看祖母去……。』祖父也像即刻回答我，『想見她，就去不好麼。』自己的想像——叫祖父這樣回答的想像是很自然地，很明瞭地馬上湧起來。這像在夢中會見的人一樣的有客觀性，在自己是像還生存着的祖父般的。在他的單簡的語句中，我還感着祖父對年老的祖母的關懷。這時候由不快的心情自己心裏雖在非難父親；但在同一的自己心裏蘇甦過來的祖父對父親並沒有一點非難的樣子。

我到生母的墳前來了。她不像祖父般的明顯地在我心裏蘇甦過來；但自己把同樣的事向她商量時，母親還是以怯懦的女性的不徹底的調子躕躕地說。我也不再和她商量了，離開了她。

我還是想看祖母去。又覺得做中間人的母親可憐，對不住她，自己想，由後門進去，直接到祖母房裏去吧。不是在父親家裏出入，單在祖母房裏出入的；自己想這樣的辯解。但再考慮一下，要由後門進去還是不愉快的。由中門通過客廳，走到電話室前來時說不定會隔窗看見電話室中的父親。我想，由後門進去總是不愉快的。

到慧子墓前來了。墓前的花筒中也滿插着花。我把帶來的花束放在墳前後，向着祖母住的麻布區的家裏來。

我進了門。才走進中門邊就遇見在廊下吩咐下女做事的母親。母親像吃了一驚般的，但立即平復原狀，照常的問訊。自己就走向祖母房裏來。祖母房裏安了兩架電風扇，一個沒有開，一個當着她的背在吹動。祖母曲着背，一個人在用根茶匙啜冰水。

祖母問妻的事，嬰兒的事，問了許多。她並且說，等天涼些，總要到A地

去看看母親和小妹妹也來了。下女搬了糖菓和冷飲飲料進來。我約坐了三十分鐘就走出來，終沒有會見父親的過去了。

二

我這時候要寫一篇作品，至八月十九日非完成不可的。由夜間十點鐘開始寫，但材料總覺得很難處理。最初以「空想家」爲題，後來改題爲「夢想家」。這篇是想寫六年前在尾道獨居時前後自己和父親間的事情。自己對父親是非常不滿意的。雖說是含着由父子關係發生的不可免的混淆着的複雜的感情，但自己覺得這個基調還是由不和睦而生的憎惡。自己口說的時候可以由比較簡單的感情，露骨的罵父親。但寫的時候，不知什麼道理總寫不下去。自己覺得是不該在自己作品上向父親洩私恨的，因爲第一是對不起父親，第二是怕自己的作品因此給人家鄙薄。

自己的心地是很複雜的。把牠寫出來看看時漸漸地曉得牠的複雜。想把經驗正確的觀察，公平的判斷；但終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充分。自己先寫了一次失敗了。再寫一次自己又不滿意。到後來距約定的期日只有六天了，但沒有一點完稿的希望，除變更材料再沒有方法了。換過了約定登載十月號雜誌的自己想寫的空想的自由自在的材料。像由久塞着的閘門流瀉出來般的，在鈍筆的我也異常的容易寫下去了。十五日那天把牠寫成功了。

十六日早我帶了那篇原稿出來，到郵局去寄，寄了後搭九點幾分的火車出東京來了。因爲曾寫了一張明片給一個友人說那篇原稿寫成功了後想會會他，到了上野站就打電話給那個友人。可是電話回答說，那個友人到鎌倉去了。我知道他到鎌倉一定是往S的家裏去。自己也想去會會S，就想到鎌倉去。但是身體有點累了，精神也振作不起來，總覺有點懶懶的，後來決定先打電話到麻布的家裏去。請母親出來接電話時，她說，父親帶了小孩子們到箱根的別莊去了，今天內可以回來。此刻祗有她和祖母兩個人在家，如果可以來時就請快點來。我前接信，知道祖母在一星期前着了涼，身體不很好。因爲父親這個人，他若在箱根一早就動身，自己還在祖母那邊，他一定回來的；但決定去了的，把受話機掛上了後立即搭電車到麻布家裏來：

祖母坐在寢牀上。病狀好得多了，顏色也比較的好看。約過了一點多鐘，外面像有人來的樣子。自己想，他們回來了哪。

下女在廊下跑着進來，

『小姐們回來了，』她報告了後再跑出去了。跟着三妹妹隆子和年小的四妹妹昌子就進來了。她們兩個說着『回來了，』行了個禮。隆子望見我，臉上吃了一驚的樣子，並且有點躊躇着不知所可的樣子望着我說：

「父親也一路回來了喲。」

「好的，好的。」我回答了她。

「漱子和錄子呢？」祖母問她們。

「錄兒一路來。」

「錄兒！」昌子高聲的叫錄子。

聽見錄子在那邊說「什麽？」的聲音。

「淑子呢？」祖母又問。

「淑兒留在那邊。」

「爲什麽呢？」

「……說都要回來，父親有點不喜歡的樣子。」

「爲什麽？」

「曉得！」隆子臉上現出躊躇的樣子，「本來我都想留在那邊的。因爲吃多了東西昨天下痢了，所以回來的。」

淑子爲什麽不回來，按隆子所說的，結局還是不明白。但是祖母懇切的說，重說了幾次「一同回來了就好了的。」

最小的錄子跑了進來。

「祖母，祖母，父親每天只管和客下圍棋，我很沒有意思的。」昌子用撒嬌的口氣說。

「爸爸只顧下棋的。阿錄沒有到過什麽地方頑去。」錄子也跟着昌子說。

「說謊！」隆子睨着她說，「你不是到乙女峠去過了麽？」

「唔，是的是的。」錄子縮着頸伸了伸舌頭。

父親由廊下進來了。我把盤膝坐着的足改成側坐，不像是爲父親來了，也沒有到行禮的程度，輕輕地低了低頭。最初父親像沒有認識我。父子二人滿二年沒有見面了。（本來有一次在東京驛側碰着父親坐着人力車由對面來，因爲路幅寬了，同行的妻也沒有看見他，所以自己並不覺得不自然的當作沒有看見的走過去了。）並且自己不修邊幅，長近一寸的頰髭還蓄着沒有剃，所以臉孔有點變了樣子。但不一會父親認識是我了，臉上表現出說不出來的不愉快的顏色來。父親就想這樣的走出去，但只一刹間他翻向着祖母問：

「怎麽樣了？」

「漸漸好了。」祖母回答他。祇有這兩句問答。隨後是緊張着的沈默。在這種情狀之下，自己常有比人加倍強的意識着意氣也更堅強的性質；但這時候不知什麽道理自己能夠以平穩的心情望着父親的臉了。像這樣的情形以前有好幾回了。那時候父親若表示不愉快的顏色，自己也一樣的臉色不好看。當時雖想不必這個樣子吧，但自己的強頑的性情決不允許。但事過了後常留下那種不愉快，到後來只苦了自己。

父親沈默着走出去了。

午飯準備好了，來請吃飯，一同出廳裏去了。單把我的飯菜送進祖母房裏來吃。

再過了些時，我離了麻布的家裏。

身體很疲倦的我，想怕是有病吧。想立即到A地去，但距開車還有點

時間。

要償債給神田的舊書店的，就走到神田來。想把時間混過去，暫和書店的主人談談，可是一問一答覺得都異常的討厭。

在上野站的休憩室休息了一忽。上了火車後昏沉沉地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到北小金站睡醒了後，怕錯過了車站（前四五次由東京回家時，睡着錯過了車站，）不敢再睡了。

想乘人力車回自己家裏去的，走出車站時見只有一臺人力車，已經有人講定了的。

以漸搖槳到岸了的心情，一步一步地踏登自己的門階，在門首勞役着的家丁忙跑下門階來接自己的手提行李，他問我：

「老爺，身體不好麼？臉色很不好呢。」

「啊，回來了。」妻抱着嬰兒走近門口來。光線由我背面射來，妻看不見我的臉色。

「爸爸你回來了！」妻帶點暱媚的口氣說，把嬰兒送過來想我抱她。我有點想吐嘔般的，不做聲的一直走進裏面房裏去倒躺下來。妻的親暱的心情受了意外的打擊，摸不着頭腦的面上現出不安之色，走近側邊坐下來。

「有點不舒服，身體疲倦的不得了。」

「替你搥搥腰好麼？」

妻的心地像很不安逸。我沈默着起來到便所來。有點下痢。由便所回來，妻還在原來的座位凝坐着。我有意的稍離開她，背着她再倒臥下去。妻把小孩子放在一邊哄睡了後坐近來，想替我按摩。我沈默着擱止住她的手。

「為什麼？」妻的可憐的聲音。

「總之，你莫動着我。」

「你為什麼事生氣？」妻問。

「在這樣時候，和你一塊兒住比獨身時候還要不愉快的。」

祗一忽間妻哭起來了。

在這樣時候，我也漸漸的脾氣變壞了。自己有不能自制之勢，但一方又怕妻的乳一停止時就不得了。自己總覺得去年的嬰兒不是死了的，完全是因自己的不留心殺了的，對這次的嬰兒自己有了堅強的決心，非盡力地留心愛護不可了。因此自己就隨便地忍耐下去了。

這晚上請了醫生來。

約兩天工夫沒有起牀。

三

身體恢復了後又不能不着手寫登載十月號雜誌的作品了。這回決定把「夢想家」來改作。

描寫事實時，在自己常有一種誘惑——想把散漫的種種事件聯綴起來的習慣。這時候想出許多事情來。這件想把牠寫進去，那件又想把

牠寫進去。實際上這些事情本來都有多少因果的關係。但不能把牠們單從一端寫。寫起來時，牠們間一定有不相啣接之點發生，在自己是很不滿意的。所以我不能不努力把自己想寫的事件適當的丟開。

想寫自己和父親間的不和睦的情形，更感着此種困難很多。因爲不和睦的事件太多了。

其次我在前頭早說過了，借寫這些事情對父親洩私怨，我是不願意的。想及這點又遲遲不能進筆。但事實上自己裏面確有含有私怨的我存在，不過不是全部的我吧了。一方又有衷心地對父親同情的我一同存在。不單這樣，距今恰恰十一年前父親曾對人說：『以後不論什麼事情發生，決不爲那個畜生流淚了。』每想及父親未說這句話之前，自己對父親表示過的一種態度，自己便要愧赧地打寒抖。做父親而受兒子的這樣的態度，從古至今能有幾人！假想自己做父親要受兒子的這樣的態度，怕不能忍受吧。聽見父親說那句話時，覺得父親所說的一點不錯。同時自己也感着孤獨。

但是父親現在對我所說的不樂意並不是這件事。是前年春的事了。自己在京都住的時候，父親的目的是想調和以前兩人間的不睦，帶了第一個妹妹到京都來耍。接到父親打來的『卽動身』的電報，自己就想作僞，假作沒有接到電報就動身到東京，好彼此擡一個空。我也不是願意給氣父親受，不過和他見面是討厭不過的。自己在那時候想把現在對父親的不快之念壓抑着，當作一點不介意般的和父親對話，在自己無論如何是很難堪的事。自己想，這樣的自欺，欺人，有何益處。我想到後來遺留下來的比現在的不和還要壞的，祇有使現在的不和日見惡化吧了。自己並不想，也不發夢眞的和解會在那時候來臨。恐怕父親也當我赴東京是偶然的擡個空吧。但又覺得他心裏總有點半信半疑吧。

我決意上東京了。恰好那時候妻正患神經衰弱症，身體很不好。結婚以來還未滿三個月的妻，作算不是神經衰弱；但丈夫不在家，要在家裏款待不熟慣的公公和小姑，一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但妻的確是神經衰弱，並且和妻的結婚正是和父親間的不和的最近因。妻覺得沒有方法了，哭了。我也發惱了。我就這樣的惱着走了。

走出來後才覺得妻太可憐了。事實上現在我走後的妻的負擔太重了。我還沒有趕到車站又折回家裏來。

我寫了封信給父親。在於禮儀無損的範圍內正直的簡單的把自己的意思寫了，說不想見他。單請他叫妹妹一個人到我家裏來。自己很擔心的不知道父親答應不答應的把信寫了。

火車要太陽下山後才能到。叫妻帶了信出去迎他們。妻出的時候，再三叮囑她，那封信一定要在車站上交給父親。妻哭了。我對妻說，

『你若不把信交給父親走回來，我就馬上到東京去。』

妻出去後，我也立卽出去。到一家旅館去看由大阪到來的朋友。

十點多鐘回到衣笠村的家裏來了。妻，妹妹和自己外出中來訪的表弟一同出來迎我，都很高興的樣子。看見許久沒有會面的妹妹，自己裏

面也湧出一種和藹的喜氣來。但我馬上問妻信交了沒有。妻說，在車站總覺得不便交給父親，一同到旅館裏去喫了飯，等了許久都找不到機會交出去，剛才和妹子坐人力車一路回來，叫車夫等了一忽，三個人商量了一會，當作叫車夫送去的，結局那封信送給父親了。妻又說，父親本想帶我們到奈良大阪等地方去旅行的。我想像到在旅館的一間房子裏讀了自己的信心裏不愉快的父親的樣子來了。我心裏也覺得不快，但想這是無可如何的。

第二天一早出來，四個人由銀閣寺走到三十三間堂，在東山側游玩。第三天去逛嵐山。傍晚時分由嵐山回來，在四條街的小館子裏吃晚飯的時候，我叫妹妹打電話給父親。父親很怒，叫妹妹快點回旅館去。我們別了妹妹後回到衣笠村的家裏來。不一會旅館的車夫來了，帶了妹妹的兩封信來。一封是在父親跟前寫的，要把放在我家裏的行李交車夫帶回去的信。一封是瞞着父親用鉛筆草就的，告訴我們，父親很動氣，她給父親罵了，明天一早就要離開京都到大阪去的信。

自有這事以後又過了半年餘了。其間我和妻打算離開京都搬到鎌倉去住，在雪下地方租了一家屋，可是搬到這裏，妻的神經衰弱更甚了；祇住了約一星期之久又離開了此地搬到上州的赤城山來，在赤城山約住了四個月後，旅行了好些時日，由十月初才在A地的手賀湖畔的現住的家裏安住下去。妻的神經衰弱症差不多要痊愈了，她也懷孕了。

有一天我和妻到東京去看祖母的病，那晚上決定在麻布的家裏歇

夜，自己一個人去訪那時候的（現在不是朋友了）朋友夫婦，到麴町區他們倆住的旅館裏來。到午夜時分才回麻布家裏來。都睡着了，單妻和母親兩人還沒有睡。祖母也醒來了，談了些閒話。過了一會自己也換了寢衣進了寢牀。已經回寢室去了的母親忽又走了來，說『知道是使你難堪的事，但是請你去一下，把京都的事情謝謝過。』我遲疑了一忽。因爲我搬家到A地去住時曾到父親那邊去報告過盡了禮，父親當時沒有什麼答話，但是我以爲我去盡了禮。他不說話是暗示不像在京都時候那樣動氣了。我以爲這件事是算過去了的。

『父親在房裏麼？』我問母親。

『還沒有睡，在房裏等着你。』

我把腰帶的結頭轉過腰後去，走到父親房裏來。父親背靠着矮桌沿坐在那一邊。

『你要在這家裏出入，一點兒不要緊。我也喜歡容許你。不過是非非弄清楚不可的事情還是明明白白地把牠弄清楚好些。怎麼樣⁉』父親這樣說。

『京都的事情，自己知道很對不住父親。那時候對父親的感情也完全和今不同。不過我對那時候的那種舉動不覺得有什麼錯處。』我這樣回答。

『啊！那麼，你不要在這家裏出入！』

『啊』我行了個禮站起來，直氣憤不過。

『即刻回去。』我向祖母和母親說了後再向妻說『你要走就一同走、』我一邊說，一邊換衣服。

「就要走也不是這時候走的。』母親流着淚捉着我的手，不許我束腰。『此刻出去也沒有地方歇息了吧。明天一早回去吧。就這樣子吧。』妻也一同哭着說了些什麼話。我惱了，把妻推倒在地上了。妻倒在寢牀上。

在寢牀裏沈默着的祖母也以興奮的語氣說：

『康子也一路跟了去吧。』

母親也放棄她的主張了。

等到妻裝束完了後，一同離開了麻布的家。

響了一點鐘了，街路上沒有行人了。妻比我遲一步腳，不做聲的在後頭跟了來。我想到二小時前在那邊頭的麴町的旅館去歇一宵，就指向那邊走。

『如果你有點覺得我所做的事不對，那你就不是我的妻了！』我突然地向妻說這一句。妻不說話。

『父親所說的我如果一件一件的唯唯的聽從時，我就不和你結婚了的！』我再威嚇她般的說。

旅館的人都睡了。敲門叫醒他們。出來的是穿着寢衣的下女，把側門打開讓我們進去。

我倆被引到樓上的一間小房子裏來。

第二天早上起來，下女對妻像對她的同僚般的用粗鄙的用語和妻說話，妻氣不過。

『夜間這樣晚的帶你到旅館裏來，她們當你是那一類的女人吧。』我這樣的說了。妻很氣憤說要快點離開這家旅館。

四

次年的六月是妻臨產的時期。因為A地沒有接生婦，決定到東京去臨月，恰好妻的伯母有認識的婦人科病院，就預定進那家病院。可是聽父親的意思，他有相熟的婦人科醫生，希望妻進那家醫院。六月初妻上京到麻布的家裏，產期近了後就搬到那家病院裏去，沒多久女孩兒安產下來了。

因為是第一個孫兒，父親到病院裏來看了一回。恰好和我碰着了。恐怕是怕看見我，就再不來了。但是過了三星期，由病院搬回麻布家裏去後，嬰兒一個人睡着時父親時時過來看；這是我幾次聽見妻說的。妻很喜歡的把這事情告訴我。可是對父親特別的抱曲解的我不能像妻一樣的和顏悅色聽下去。

父親說，妻在病院的一切費用都由他支出，祖母和妻都很喜歡感謝父親的好意。自己還是固執着不以為可。但結局還是由父親支出去了。祖母再三向我說，『要到你父親那邊去謝一謝。』但自己都是『唔唔』的曖昧的回答她，終沒有到父親那邊去。只叫妻做代理人去道了謝。

自己知道家人都希望這個嬰兒能做我和父親間的和解的導線。也知道他們爲這件事暗地裏煞費苦心想利用這個嬰兒。但是自己卻沒有煩勞這個嬰兒的意思。

麻布的家裏看門的兩個小孩子都前後患了赤痢，所以我在預定的日期之前，帶了生下來恰恰二十四日的嬰兒，和妻同到A地來。太幼小了，不該乘火車的。那晚上因爲頭腦受了刺激，興奮起來不能安睡。但是到了次日就好了。

由是快滿一個月了。祖母來信說，父親很想看小孩子，最好日內帶她到東京去。但我有點不願意把嬰兒送到東京去。兼且自己還抱着曲解。我覺得父親想叫嬰兒去的完全是因爲不情願叫八十一歲的祖母到A地來。本來父親從前就不喜歡祖母到我家裏來的。這是怕年老的祖母來到我的家裏患了重病時，決不到我家裏來的父親那時候就不能到我家裏來看祖母了；這種思慮像不住地向父親恐嚇。（我也常常去看祖母。但是只有妻在那邊歇宿，自己卻到朋友家裏，或伯父家裏，或旅館裏去歇息，決不在麻布家中歇夜。）

覆信給祖母之前，我先寄了封信給醫生，問他，嬰兒可以乘火車了麼。醫生的回信說，最好百日之內不要多動。我上京的時候把這個意思打電話告知母親，並請祖母到我家裏來。

過了二三日，祖母帶了四個小孫子和赤坂伯父家裏的小孩子們到A地來了。一同歇了兩晚上，到第三天的上午就回去了。

臨行時，祖母又說，父親很想看小孩子，想把嬰兒一路帶到東京去。我想，醫生已經說不好叫嬰兒多翻動，祖母還在說這些話，覺得有點奇怪。但又想醫生說的是最安全的話吧。因想及生下來僅二十四日，帶回此地來時，去問醫生，醫生像是說不要緊，作算不要緊，總有點不願意。後來才知道，祖母不知道醫生說嬰兒不可翻動，是母親沒有把話傳到，抑或是祖母聽掉了，卻無從曉得。總之不論如何，我覺得這不是我的過失。自己的過失只是：明知其不可，並且不情願；但因爲心太軟了不能拒絕，終答應把嬰兒帶了去！也是嬰兒的不運！那時候我若把打電話給母親時所說的醫生的話再向祖母說一遍時，祖母也一定取消她的主張的。不知什麽緣故，那時候自己沒有說了。——總之今再提起來說是不中用的了，因爲決不是由這種說法可以決定幸不幸的歧途的。

祖母，妻，嬰兒及小孩子們由上野站乘了汽車去了。我帶大的兩個妹妹到村井銀行地下室去吃西餐。在地下室打了電話到麻布去。回來的電話說，在途和別的汽車衝突，在東京車站換了汽車，但都平安的到了家裏了。

過了一會，別了妹妹們，自己到朋友家裏去。朋友家裏還來了三個友人。晚上就在那家裏賭牌，熬夜到天亮。次日還繼續着賭到午飯時分。

傍晚時分由朋友家裏出來，到赤坂的伯父家裏來。當天是暴風暴雨，伯父伯母很懇切的勸我在他們家裏歇。但疲倦極了的我戀慕着自己的寢牀，想在自己的寢牀裏舒暢的睡一睡。

冒着暴風雨出了伯父的家去趕最後的列車。走到電車邊，自己已經淋漓一身了。

在電車裏想及中川的沒有闌干的鐵橋，忽然的害怕起來。平時看見沒有闌干的鐵橋，心裏都不舒服的。自己想像今晚上的暴風雨，火車由鐵橋上吹倒下來時，那就萬事休矣。

我在須田町下了電車。大粒的雨滴在三合土的路上反射。電線也發着奇怪的音響。在一家商店面前，悄然的站着一個淋得像水鼠般的電氣工人，他手裏拿着一根上端附有鉤的竹竿搭在電燈線上。風還是吹得劇烈，電線的包皮破裂了的地方像和什麼東西相摩擦，發散出紫色的火花。

到這時候不能不找個地方躲雨，但是附近的商店都關了門。我走到萬世橋車站來。我覺得再回赤坂的伯父家裏去，有點討厭。我向賣晚報的小孩子買了一張晚報，坐在靠椅上讀。這樣時候連最後的列車都趕不及了。只好決心乘電車回伯父家裏來。

這晚上，雖是睡眠不足，但很奇特的興奮起來，並且亂蟲咬人，一晚上睡不着。

次早九點鐘，叫個人到麻布的家裏去，告知妻，自己還留在東京。但是母親的回信是今天一早妻帶嬰兒回A地去了。

我也搭了下午的汽車回A地來。

五

這晚上我們倆焚着蚊煙喫晚飯時，忽聽見裏面嬰兒的哭聲。

「蚊子太兇了，叫醒慧兒來好嗎？」妻說了，但還坐着叫「阿龍，阿龍」。

阿龍是十二歲的看小孩子的小婢的名。

不見阿龍回答，我也高聲的叫起來。我叫了時，阿龍馬上走近紙屏的後面，不答話的把紙屏打開。

「小姐想嘔的樣子。」阿龍對我們說。

妻接了嬰兒，放倒在墊褥上檢她的便布。嬰兒再哭起來。妻把便布拿到燈下來。

「有點帶青色。」妻說了後，「混有粘液喲！」她緊鎖着她的眉頭。

「那末今晚上莫給奶她喫。——檢檢體溫看看。」

「剛才檢過了，沒有熱。」

摸了摸嬰兒的額，沒有熱般的。

妻換了便布後再抱起嬰兒來。嬰兒還不住地哭。

「啊！乖乖！乖乖！」妻這樣的說着把自己的頰挨近嬰兒的頰上，嬰兒便張開口送向頰邊來。

「喂，喂，母親的嘴角喲。」妻對嬰兒說。

阿龍笑着回下女住房裏去了。

嬰兒總是哭，不停聲。

「慧兒那裏不好？」妻現出點不安的顏色。

「哭的樣子不是有點變樣麼？」妻向我說。

的確，哭音和平時有點不同。

「洗澡的時候，紗布的水流點鼻孔裏去了，不是這個緣故吧。」妻再說。

「不會有什麼吧。總之早點哄她睡好了。鋪了牀沒有？」我問妻。

「還沒有。」

「那麼，不快點鋪!?」本來沒有什麼的，但我動氣起來了。

我一連兩晚睡眠不足，頭痛起來，並且，前面忘記寫了，我腿上長了個瘡痏，快要穿口了，剌剌地作痛；心地異常的難過。卜女阿常把寢牀鋪開來時，我馬上換了寢衣爬進牀裏。

妻唱着哄睡歌在黑暗的廊前行來行去的走了一會。嬰兒睡着了就走進蚊帳裏來，把嬰兒放進小綢牀裏睡。

妻替我搥額搥了一忽，就出蚊帳外去了。

約過了十五分鐘，嬰兒醒了再哭起來。妻由外廳進來，額觸着蚊帳向帳裏望。

「一理她就想人抱了，更要哭的，儘她這個樣子好些。」我低聲的對妻說。

「不是有點不好麼？」

「沒有什麼，你到那邊去吧。」

妻輕步的出去了。嬰兒雖哭得不激烈，但總不停聲。

「我也來睡了。」妻也在準備就寢、

我心裏漸覺有點不安。我暫把這不安壓抑着沒有說出來。但終忍不住了，坐起來把嬰兒抱過來，就盤腿坐着的把身體搖搖嬰兒不一會又睡着了。

妻把單衣掛在竹衣架上，還拾收了些零星碎物後，到神佛櫥前行了個禮，然後走進蚊帳裏來。這時候我們倆都怕驚醒了嬰兒不敢說話。我注意到嬰兒的臉色不好了。我想一定有什麼不好。只一忽嬰兒又醒了，哭起來了。我把嬰兒抱起，用頰觸着她的臉試了試。頰是沁冷的。嘴唇也轉了紫色。

「喂！快叫人去請回春堂的來。一個人去怕寂寞了。叫兩個人一路去吧。」

妻走出蚊帳急跑向火廚下去。

「快些喲！曉得了麼？趕快點喲！因爲慧兒的樣子有點不好。」我聽見妻在這樣的說。

哭的聲音太奇怪了。哭聲是這樣的，『呃哈！呃哈！』

「不要多說了，趕快點去！」我高聲的喝她們。

妻回蚊帳裏來了。

「給點奶她吃看看，怎麼樣？」

「試給點兒看看。」

嬰兒交給妻抱了。但是嬰兒已經沒有力吃奶了，我覺得嬰兒的臉色是一刻一刻的變化般的。妻興奮極了，像叱罵嬰兒般的聲音辣剌剌的：

『慧兒!』她胡亂地把乳嘴向變紫了的小唇裏塞。

我從妻手裏接過嬰兒來站起來,捉着嬰兒的脚倒搖了搖;但是沒有效力。臉色寧可說近土色了。

『馬上抱去看!』我抱着嬰兒出了蚊帳。各門都緊閉着,我由火廚後門赤脚的跑出來。

『呃,呃。』妻的絕望的奇妙的聲音。她攀着我的腕——抱着嬰兒的腕。『怎麼樣好呢?』

『你跟着來不好。』

『我不能一個人在家裏。』妻搖首。

『那末,你到Y那邊去。』

我急急地由門首走下黑暗的路上來。雨後的村路,脚眼都陷進濘泥中了。鄰近的農家還沒有睡。

『快點兒點一隻燈籠給我。』我高聲的說。我雖這樣的說,但沒有停足。剛才出去的阿常和阿龍的燈籠在前面遠遠地望得見。我在嬰兒的身體不受激烈的搖動的程度內,盡自己的力量跑追及了她們時,我對阿常說:

『你就和我到回春堂去。——阿龍回去跟太太到Y先生那邊去。』

妻隔我約有二百多尺遠,望去祇是一團微白色,我高聲的向着她叫,

『你和阿龍一路到Y家裏去!你不要跟了來喲!』

寢衣的裾泥水濺及膝部了,纏捲着我的脚。我還是一樣的儘跑。

嬰兒不斷地『呀!呀!呀!』的哭,聲音很微弱。我覺得她的身體比平時輕了些的樣子。筋肉都鬆緩了。自己覺得是抱着一匹死兎在跑。

『慧兒,慧兒。』我時時喚着嬰兒的名。

村長的小屋在村街外的小坡下。在他的屋傍走過時,我對阿常說,

『看得見路了,你先跑到醫生家裏去。』阿常稍爲走快點,但不想跑。

『爲什麼不跑着去?』我有點動氣。

『我跑不來。』她回答我。我才想及阿常患脚氣病。但阿常還是盡力的跑去。

村街裏的人們都在階前乘涼。漸走到醫生家裏來了。但醫生到隔兩里多路的繅絲工場去了,不在家裏。馬上打發人去迎他——打發了一個,再打發一個人去迎他。

嬰兒的臉完全和平時不同了。嘴唇邊微微地顫動。

我此刻才留意到妻和阿龍一同站在門內陰影中之泥地上。

『你要到Y家裏去!你的頭腦再患了什麼毛病,不是兩重爲難麼!?——快走!』我這樣的對妻說。

妻還站在街路上,像在等醫生來。但只一會就不見了。

『慧兒,慧兒!』我時時這樣的叫小孩子。

我交互的看看嬰兒又望望街路上,望望街路上又看看嬰兒。

『請上來吧。』醫生夫人對着坐在泥地前的狹小的木榻上的我說。

『滿脚泥。』

「我抱小孩子，請你洗脚去」醫生夫人說。我把嬰兒交給她後，到泥地的那一面的火厨邊去洗了脚回來。

把墊褥摺疊成兩重，嬰兒放在上面睡着。醫生夫人伸手摸了摸嬰兒的額，說：

「沒有熱的樣子。」

醫生急急地跑回來了。我把剛才的經過和前兩天帶到東京去，今天上午回來，臨夜時分精神還很好的種種情形，簡單的告知醫生了。醫生拿兩根指頭伸進仰臥着的嬰兒的後頭部，幾次的把嬰兒的頭托起來診察。

我偷望了醫生的顏色。醫生側着頭。看他的臉色，像沒有希望了。

「像沒有熱。這恐怕是腦的刺戟。」醫生再把嬰兒的頭向前後搖動給我看。

「要這樣的下顎能抵着胸部才好。——恐怕是發痙攣。發得兇了。」

醫生再檢看手。兩拳都緊緊地握着。醫生不說什麼，祇把牠們給我看。醫生又在隔壁房裏取出正中有窟隆的反射鏡來，在蠟燭光下診視嬰兒的眼。

「怎麼樣？」我問他。

「瞳孔還打開着。」

「心臟怎麼樣？」

醫生把丟在一邊的聽診器取起來聽察嬰兒的胸部。他一邊由耳朵裏把聽診器取下來，一面說：

「心臟還好。」

像一般醫生所常有的習慣，他一邊歪着下唇把垂下來的鬚向口邊扯，一邊說：

「總之先把樟腦油注射一針看看怎麼樣？」他立即把注射的東西準備好了。在嬰兒的小乳傍，用酒精塗了塗再用棉花拭乾淨後，把那部分的筋肉擰起，一寸餘的針斜斜地插射進去了。嬰兒像全沒有感覺般的。藥靜靜地注射進去了。醫生把針拔出來後用指頭按着傷痕，然後把預先粘在指甲上的絆傷膏敷在傷痕上去。

醫生一面收拾器具一面說：

「頭部貼貼冰吧。」醫生叫他的家人去買冰。

「也要替他洗洗腸才好。」醫生說着又到隔壁房裏去了。我也無意識的跟着他站起來。

我總覺得醫生已經放棄不負責任了般的。但我還是向他探問有希望沒有。醫生很難答覆了。他說不出口般的說：

「覺得有點難了。」

我也幫着洗腸。買冰的人回來了，說什麼地方都沒有得冰賣。

「半右衛門店裏去看了沒有？」醫生問他。

「半右衛門那邊也沒有冰。」他回答說。

「車站前的糖菓店裏怕有冰。你把脚踏車借給我，我自己去看看。」

我說了。

我覺得東京的醫還是非請來不可。我借了紙筆，把打給東京小兒科醫生和麻布家裏的電文寫好，借了醫生的脚踏車急急地跑向停車場來。沒有燈火在黑暗的街上走，自己想，若不留神，怕要撞着行人。

糖菜店裏也沒有得冰。店裏說因爲前天的暴風雨；應該由湖那邊來的冰也沒有來了，今天恐怕到處都沒有得冰吧。我覺得無法可想了。

由上野站出發的火車以九點的爲最後。我打給醫生的電文是，『嬰兒危篤本地醫生謂係腦刺戟，請乘汽車來。』寫了後再在後面加一句，『此地無冰；』就在車站把電報發了。

我回到醫生家裏來時，Y特爲我來了。用的地下人三造也來了。隔壁農家的老媽子也來了。送妻去的阿龍也同來了。

『山市那邊該有冰的。』醫吩咐他的兒子說。Y叫三造和隔壁的老媽子到湖那邊的製冰所去買冰。

嬰兒的土色的嘴唇奇妙地痙攣着微微地震動。身體全體都冰冷了。下腹部很奇怪的膨脹起來。

不一會冰來了。把冰搗碎裂了冰枕。頭上面也加了冰囊。腹部敷了溼布。Y走向紙屏側用雙手替我溫嬰兒的冰冷的脚。

我們把盡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做完了。但想不出好的方法來。

醫生再洗陽。沒有像糞便的東西流出來。灌進去的液體立卽流了出來。醫生用根指頭向浸在便布上的溫痕擦了擦說：

「還是有點粘液。」

我也用指頭擦了擦，有點滑滑的。

『不是腦膜炎麼？』我問他。

『不是腦膜炎吧。不過腦受了刺戟。』

『阿龍，』我叫站在泥地下面望着我們的阿龍，『你剛才抱她的時候，頭部沒有撞着什麼東西麼？』

『沒有什麼。』阿龍立卽回答我。

『頭撞着了什麼，會卽刻高聲哭起來，聽得見的。』醫生說。

『那末，還是坐火車坐壞了。』我說了後心裏異常的痛苦。

『如果是因爲火車的搖動而受的刺戟，該快點發出來的。』醫生說。

『康子君是上午回來的，是不是？』Y問我。

『他們說，回來時還很高興的。我回到來時是傍晚時分了，她睡着了。但他們說睡前還很歡笑的。』

我坐在嬰兒的枕畔按着冰囊。我不忍看向上方凝視着的嬰兒的眼睛了。我把托在冰囊下面的布掩着她的眼睛。我想，不使她的視力多勞動就可以使她節約點精神吧。

『呃，呀呃，呀！』這樣的喊着的嬰兒的臉上差不多全無痛苦的表情。但看見他拼命地向疾病抵抗的努力，心裏萬分的難過。

「不知道是腹痛不是？」醫生說。

Y家裏的老媽子帶了一個扁平的瓶子和K子的一封信來了。

「K子說把辣子粉貼上去看看怎麼樣。她說親戚中用這種方法救了不少的小孩子。」Y一面讀信一面說。

「試替我貼上去看好嗎？」我望着醫生說。

「貼上去看看。」

醫生把辣子粉倒出盤子裏來揑成塊。Y一面幫着醫生貼一面向老媽子說：

「K子想了有什麼好方法時，你立即來告知我們。」他再向着我：

「她信裏說康子君的事你不用躭心。」

「謝謝。」我衷心地謝他。

敷在紙上的辣子粉，由心窩至下腹，再在背上都貼了。其次是兩足上。

（要貼十分間是嗎。」醫生仰望掛鐘說。

「就够了麼？」

「貼久了要變成火創般的，後來不很好。」

我想後來怎麼樣不要緊，總要去貼貼。Y也贊成我的主張。

這樣的時候，想東京的醫生來是很少希望的了。

「電報九點半鐘可到準備要半點鐘再加一點半鐘就得趕到來吧。」醫生說。

「有一點鐘夠了。」Y說。

「走夜路，怕要慢些。」我很擔心地說。

「作快些，十一點半吧。」醫生說。

「昨天的大風雨，不知道水怎麼樣。」我再說。

醫把胸部的辣子粉輕輕地揭開來看貼着的部位變成紅色，有明瞭的輪廓。

「有效驗了。」醫生說着又走到枕畔跑着托着嬰兒的頭往前後搖。

「有點鬆了。」醫生望着我說。

「痙攣也好得多了。只有口邊還有一點兒。」醫生再把嬰兒的手掌打開來給我看，「這個可以打開了。」

「像好了些了。」我得了希望望着Y說。

「早點貼時，早好多了的。」Y說。

「如果哭的聲音是「呃——」的，能够高聲的連續着哭時那就安全了。」醫生說。

「要這樣子麼。——慧兒，哭大聲一點！大聲的哭哭看看。」我諄諄摯意的說。

「已經過了十五分鐘了，先把腹部的取下來吧。」醫生說。

「就取下來嗎。」我想再讓牠等一忽的。

醫生把心窩部的揭下來給我們看了，已經很紅的了。醫生叫他的夫人擰了一條熱手巾來揩了揭開來的痕跡。我有點擔心怕皮膚跟着扯下來。

「單背部的讓牠再等一會。」醫生說。

我們在緊張中得了一種小康。

『普通的嬰兒像剛才那樣的發瘧熱，大概沒有希望的。這個小孩子抵抗力很強。』

我心裏感着一種歡喜。

『喂！再大聲的哭哭看！』我暗暗地努力着說。

很鬱熱的一晚，蚊子咬我們的足，苦極了。

不一會三造和隔壁的老媽子由湖那邊買了很多的冰回來了。我再叫三造到家裏去取嬰兒的寢衣，衣裳，便佈自己的衣服及八疊房裏釣的大蚊帳。

我的頭痛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完全好了，我此刻才覺着。傍晚時分以前還刺刺地作痛的痳瘩，現在也覺得沒有什麼了。不過時時打呵欠。

嬰兒高聲的『呃——，』『呃——』的哭的回數增加了。我們都很喜歡。但醫生說要再高聲地哭才好，若連續着哭三兩聲就好了。

醫生再用反射鏡檢查眼。

『怎麼樣？』我從傍問。

『收閉了好些了。』他回答。

『或有可救了。』我說了。我感着我的眼中含着喜氣。

三造搬了種種的東西來。要換穿的都換了新的，包在蚊帳裏替她換衣服的時候，醫生診終了下腹比剛才消滅得好多了。我覺得一切都微微地漸趨痊愈了。

『如果心臟到最後都抵敵得住就好了。』醫生說。

響了十一點了。我想再等三十分再等一點鐘。現在專等東京來的專門醫生了。

『呃——』嬰兒時時大聲地哭出來。每回哭，我們都彼此相顧，都望她再大聲一點。但終沒有達到我們的希望。

『不能再哭大聲一點麼？』我像罵她般的說。

時間漸漸地過去了。嬰兒不見得比先前好，也不見得比先前壞。我們祇等着汽車的音響快來了吧快來了吧。祇聽見點微音也聳耳傾聽說是來了吧。

我們幾次受了貨物列車音響的騙。

『但是該到來的時候了。』我說着望上面的掛鐘。

『這回是真的了。』Y也曾替我出街路上去望望。響十二點了。

到這裏來過了五小時了。在這五小時間嬰兒祇睜開眼睛。平時給奶她吃時，啣着乳嘴想睡了就睡下去的嬰兒——尤其是夜間除要吃奶醒來一次外終夜熟睡的嬰兒對死抵抗和拼命的樣子，看見令人異常的心痛。

『呃——呃，呃——呃，——』嬰兒開始大聲的哭了。我立即望醫生的臉。

『唉——』醫生點點首。

Y也很替我歡喜。

『像這樣的連續着哭就好了。』醫生說。我含着眼淚望着嬰兒的臉，忽看不見了。

『叫康子來好嗎？』我向Y商量。

『就叫她來吧。』Y也贊成，醫生也贊成。

我叫坐在泥地前的簷階上的阿常到Y家裏去接她。　（未完）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智識叢書

- 社會問題 四角
- 社會問題與財政 九角
- 合作主義 二册 九角
- 合作論 三角半
- 經濟的政治基礎 二角半
- 衣食住 三册 一元半
- 都市居住問題 六角
- 人口問題 六角
- 家庭與社會 四角半
- 婦女問題 三角
- 婦女之過去與將來 六角
- 優生問題 二角
- 人種改良學 二册 七角

- 女子應有的知識 三角
- 男女特性比較論 七角
- 性之原理 二册 五角
- 戀愛與結婚 二角半
- 杜威教育學說之研究 四角半
- 柏拉圖政治教育學說今解 二角
- 近代文學思潮 四角
- 教育思潮大觀 七角
- 兒童之訓練 三角
- 各科之效用與學習法 三角
- 公民衛生 五角
- 運動生理 七角

- 歐洲思想大觀 六角
- 近代思想解剖 二册 六角
- 生活系統 五角
- 柏格森變之哲學 三角
- 西洋倫理學小史 三角
- 宗教基礎 三角
- 比較宗教學 四角
- 我的信仰 二角
- 原生 四角

- 中俄關係述略 五角
- 德國實業發達史 五角
- 德國富強之由來 二角
- 輸運與通信 四角
- 科學原理 五角
- 蘭氏科學常談 初編 五角半
- 經濟地理學原理 五角
- 通俗地質學 七角
- 青春期心理學 七角
- 商業心理學 四角
- 心智使用法 三角

- 人類進化之研究 六角
- 戰爭與進化 二角半
- 將來之大戰 五角
- 生死問題 五角
- 動物與人生 六角
- 生物學綱要 五角半
- 湯姆遜日用生物學 五角
- 海濱生物 四角
- 地球與其生物之進化 二册 九角

一　外艦砲轟南京事件之重要文件

程潛之報告　三月二十五日自南京發

南京有反動份子,乘秩序未定之際,煽動逆軍餘孽及地方流氓,對於外僑掠奪財產,焚燬房屋,並有傷害生命情事,致英美軍艦發砲轟擊下關及城內。當擊斃我第二軍特務連長一名,士兵三十餘名,轟燬房屋無算。當時我軍正在肅清餘孽,警戒江面,少數士兵覩此,未明眞相,以爲帝國主義者幫助逆敵,故意向我挑釁,乃亦向軍艦還擊。經官長發覺,隨令停止。潛於下午五時三十分入城,即派隊鎭壓,並將搶犯就地槍決多名,一面出示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一面函知各國領事。軍艦艦長託紅十字會職員提出要求四條:(一)由張師長輝瓚立即下緊急命令保護外人;(二)張師長赴美軍艦商議外僑損失情形,並禁止士兵射擊;(三)有(二十五)日午前十時,派兵護送城內外僑至江岸;(四)如上列要求不能實行,即取嚴厲對付,以南京下關爲軍事區域等語。□日曾以正式書面通知前來,當即答覆如下:(一)下令保護外人,當自照辦,且不待要求,即由總指揮下令矣;(二)張師長赴美軍艦商議一節,認爲無必要,因張師長不能負責辦理,此事須由外交當局交涉也。至禁止射擊,固由照辦,但希各軍艦勿再開砲,惹起意外;(三)派兵護送外僑至江岸,亦可照辦,但外人散居各地,住址莫明,應由各領事通知集合一處,以便護送;(四)所提要求,應由外交正當手續辦理。第四條所取態度,稍爲失當。軍艦發砲,損害我國生命財產不少,已將調查情形,呈報政府,向貴國照外交慣例辦理。本日已派隊護送集合金陵大學外僑百餘人至江岸,轉赴軍艦,並派十七師黨代表李隆建,軍法處長唐卜年,訪問美日軍艦,詢查情形。適同時日本軍艦隊司令田健僑,偕領事館書記長,亦來部面告情形,並請設法保護。潛婉辭慰藉,二人極表滿意而去。中外人民所受損害情形,容查明另報,謹此電聞。

陳友仁之宣言　三月三十一日在漢口向英代表面遞

最近南京發生之事件,已有委員會正式從事調查。茲據該委員會初期報告,足以確定一顯著之事實。蓋南京之騷擾事件,實爲反動派及反革命派之所爲,彼等乘北軍及其收買之白俄兵士被擊敗退秩序未定之際,煽動逆軍餘孽(內有多人衣國民革命軍之制服,蓋事前取自被俘之革命軍兵士身上)及地方流氓,對於城內外僑有襲擊及劫掠之行。勁當程潛軍長部下之軍隊尚未將南京秩序完全恢復之際,英美日本諸國之領署已被襲擊,並不幸有傷害外僑生命,掠奪財產情事。程軍長於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半進城後,參加劫掠外僑之暴徒多人,即由程軍長下令處決。據報告:此次騷擾中外人受傷者六人,死亡者約自四人至六人,而與華人方面被害人數,約略可得一比例,(確數尚待證實)而外人之遭死傷者一人,適當於華人死傷於英美砲艦者百人以上。國民政府一方深加痛惜於南京之騷擾行爲,致英國及其他領事館之被襲擊,並表示甚深之歉意於外僑生命之喪亡及英國領事及其他外人之受傷;一方對於英美兵艦砲擊戶口繁盛之南京之舉,特提出嚴重之抗議。

美英法意日五國代表向陳友仁蔣介石提出之條件及聲明書　四月十一日提出

下記署名諸人奉駐華各本國外交代表之命,遵照美英法義日政府訓令,向閣下提出下列條件。此項條件,同時送致於民軍總司令蔣介石將軍,以期迅速解決三月二十四日民軍在南京對各本國國民暴行所造成之局面。

(一)對於殺戮傷害侮辱及物質上之損害負責任之軍隊指揮官及關係者全部之適當處罰;

(二)民軍總司令應以書面道歉,書中應含有將來對於外人生命財產,無論以任何形式均不爲侵害騷擾之明白約定;

(三)殺傷及損害之完全賠償。

民黨當局，應速表示對於前項條件之允諾之意，非使關係國政府滿足，則前記各國政府將至不得不執取認為適當之手段！

附聲明書

三月二十四日民軍入南京城，同日午前午後，均有正式服裝之民軍組織的軍隊，對於外國之領事並僑民之身體財產為組織的暴動。因此，美英法義日五國人民，或有殺戮或傷害者，或有受殘虐之暴行生命瀕於危險者，亦不在少。其所有物被搶奪，且受極端侮辱之待遇，婦女受不可說明之暴行。美英日三國領事館被侵害，其國旗被侮辱，僑居南京之外國人家宅及營造物受組織的掠奪，多有被燒毀者。

美英法義日五國政府，對於其代表官及平穩合法從事於職業之本國人民所受此等暴行，出於明白預定計畫之下，因此，不得不要求負有責任之民黨官廳，與以滿足之匡正。於此關係國以一致要求之條項，竭力容讓矣。無論何等政府，苟於國際團體之中，自覺其對於友邦人民有自己本身之威信與責任者，對於以上三項之處理，其為正當之匡正。蓋所有條件，不過包含最小限度之當然措置，此等要求，並非為毀損中國國民之主權或威信而提出者。中國國民之友誼，為關係國政府所確信，同時繼續和衷協同之睦誼，且更增尊嚴，乃關係國政府所切望者也。此等條件，毋寧為對於中外之一種勢力而發，而此種勢力，為對於寧案應負責任。蓋此種勢力之活動，使現有中外友誼破壞，而煽動中國國民對於友邦人民不信任及嫌惡之暴行者也。

陳友仁答覆五國之照會

四月十四日分送漢口五國領事

對日本之答覆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業經接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日本政府之通牒，內含擬定之條件，據稱乃：「所以迅速解決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在南京侵害日本僑民後造成之局面。」

按國際公法，對於國際紛爭，定有和平解決之方法，今謂日本自初即欲於此種方法以外，更求他種之解決，殊難置信。故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當聲明：該項通牒送達以前，日本既未與外交部長接洽此事，外交部長閱讀該項通牒之時，祇可認定其意旨為外交上談判之初步提議，只友誼的及迅速的方法解決三月二十四日南京騷擾中日本僑民所感受之困苦與損失。

今日左右中國時局之勢力，為歷史上所僅見。與過去之五十年間，左右日本之勢力使之脫離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者，絕無二致，諒日本人士均能洞見。是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希望日本政府能權衡其自己之利益，在目前之局勢中，拒絕參加任何之行動或辦法，足妨國民政府權力之擴張，並使國民政府早日統一全國之計劃受礙者。

日本通牒要求：「個人傷害及財產損失應完全賠償。」國民政府為答覆此項要求，準備賠償南京日本領事館所受之一切損失，其理由為無論致成此種損失者，是否為北方逆軍，或其他人等，（如三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發表之宣言中所述）但在中國區域內有一友邦之領事館業被侵害，則係已成之事實也。

至於賠償日本僑民之個人傷害及財產損失之問題，國民政府準備在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賠償此種損失，但經切實證明某種損失為三月二十四日英美砲擊南京或為北方逆軍及挑撥者流所致成者，概不在賠償之列。

通牒中復要求：「致成外人受有死傷侮辱及財產損失情事之軍隊長官及有關係人員皆受相當懲罰。」此項要求，直臆斷攻克南京之革命軍為騷擾該城之軍隊。此點業於三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發表之初次宣言中予以反證，但政府已遣派人員就該項事件之事實，作嚴密之調查，並謀證實攻克南京之程潛軍長在軍事委員會報告之重要實事。程軍長稱：當攻克南京之時，在南京城內挾有槍械北軍被包圍者有三萬之眾，隨軍人等亦有數千之譜。程軍長並報告業將與騷擾有關者多人，就地正法。國民政府茲特提議：懲辦負責人員問題，當俟調查所得之報告以為解決，或即採政府遣派調查委員（現正在進行）之報告，或由國民政府及日本政府立即組織國際調查委員會共同調查，提出報告。

至通牒中要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應以書面道歉並出具書面擔保以後決無有妨外人生命財產之暴動及風潮」一項，國民政府之意見，以為道歉之要求，非至南京騷擾確實證明乃由於國民革命軍之過失時，實無提出之理由。故國民政府提議：道歉之問題，亦當俟國民革命軍有否過失之問題決定後，再行解決。此項先決問題，或由現在進行調查之政府調查委員解決之，或由擬議之國際委員會解決之。同時，國民政府對於南京事件，深為抱憾。前得南京日本領事館被侵害之

消息時，即由外交部長以此意轉達日本政府茲特將其惋惜之意，重行申明。

國民政府爲負責之主治機關，自不能容許無論何人使用任何方式之暴動及風潮，以侵害外人之生命財產。且國民政府一再宣言：外僑生命財產之保護，爲其固定之政策。故對於國民革命軍之主管當局，自當令其不獨服此意義出書面之擔保，且必負責注意有效辦法之實行，使外人之生命財產，咸得相當之保護。

雖然，國民政府爲開誠布公計，有不能已於言者：國民政府深信在華之日僑及他國僑民，對於其生命財產之保護，苟欲得最佳之保證，非祛除民族主義之中國與列強間諸種困難之根本原因不爲功。今日列強尚欲維持不平等條約之制度；庸詎知使外人生命財產足瀕於危險者，卽此種不平等條約爲之厲階，蓋外人堅執不舍之種種條件，實足桎梏我政府之能力，使之不能適應咸宜，此種條件一日不取銷，外人生命財產之危險必繼續存在；而此種條件，自有偉大之歷史且自覺其新力量之國家觀之，實爲一種恥辱及脅迫也。

因是，國民政府準備任命代表，與日本政府派遣之代表，磋議民族主義之中國與日本間諸種問題之解決。此種解決，一方當保證日本之合法的利益，一方當重新改善兩國間之國交狀況，以平等互惠爲根據，確定並實施兩國相互之利益及關係。

對英國之答覆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業經接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英國政府之通牒，內含擬定之條件，據稱乃『所以迅速解決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在南京侵害英國僑民後造成之局面。』（以下三段，爲駁覆賠償損失及懲罰有關係人員者，完全與上覆日本通牒之第四，五，六，三段相同，但易日本二字爲英國耳，從畧。）

按屠殺友邦人民，爲國際公法及文明各國通例所嚴禁；而對友邦人民在己國領土內者，施屠殺之行爲，其情形尤爲重大；而轟擊友邦城市之行爲，亦懸爲厲禁。因是，國民政府提議：上述之國際調查委員會，亦當調查英國政府海軍於三月二十四日砲擊毫無防禦之南京一案之情形，以及英國歷次所爲之不法行動，如一九二五年英人主管之武裝兵士所致成之上海五卅案，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國武裝水兵及義勇隊在沙面之屠殺，及去年英國海軍之砲擊萬縣等等。（此一段係特別對於英國提出者，以下四段，第一段爲駁覆道歉，第二段係說明外人生命財產，本屬保護，第三段爲說明中英間不平等條約之當取消，第四段提議派遣代表解決中英諸種問題，與覆日通牒第七，八，九，十，四段相同，從略。）

對美國之答覆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業經接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美國政府之通牒，內含擬定之條件，據稱乃『所以迅速解決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在南京侵害美國僑民後造成之局面。』（以下三段，與覆日通牒第四，五，六，三段相同從畧。）

按轟擊友邦城市之行爲爲國際公法及文明各國通例所禁止。因是，國民政府提議：上述之國際調查委員會，亦當調查美國政府海軍於三月二十四日砲擊毫無防禦之南京一案之情形，（此一段爲特別對於美國提出者，以下四段，與覆日通牒第七，八，九，十，四段相同，從畧。）

對法國之答覆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業經接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法國政府之通牒，內含擬定之條件，據稱乃『所以迅速解決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在南京侵害法國僑民後造成之局面。』（以下二段，與覆日通牒第五第六段同，從略。）

按屠殺友邦人民，爲國際公法及文明各國通例所嚴禁。因是，國民政府提議：上述之國際調查委員會，亦當調查參加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法國武裝軍隊參加英國武裝水兵及義勇隊在沙面殺傷中國學生及工人之情形，（此一段爲特別對於法國提出者，以下四段，與覆日通牒第七，八，九，十，四段相同，從略。）

對義國之答覆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業經接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義國政府之通牒，內含擬定之條件，據稱乃『所以迅速解決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在南京侵害義國僑民後造成之局面。』（以下六段，與覆日通牒第五，六，七，八，九，十，六段相同，從略。）

體育用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平時研究練習・臨場與賽・均可採作參考

英文 **中國體育概論**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一冊 定價二元

本書係清華大學體育教授郝更生所著共分八章先述中國體育歷史上之背景及固有之拳術游戲次記西方體育之傳入與運動會之舉行末論中國體育之將來衛生學之關係本書取材淵博插圖豐富並得余日章博士趙晉卿校長二人為之序云

中國體育史 五角
南京高等師範體育科 體育研究 三角
體育之理論及實際 一元
體育之進行與改造 一角
小學體育教學法 一角
運動技術概要 四角
新智識叢書 運動生理 七角
課外運動法 三角
業餘運動法 二角

槌球運動法 一角
戳握力器運動法 五分
實驗深呼吸練習法 四角
米勒氏十五分鐘體操 四角
體操步法撮要 二角
國旗體操 三角
保哲氏啞鈴體操 三角
家庭體操 三角
手巾體操法 二角五分
女子手巾體操 二角

網球術 一角五分
踢毽術 一角五分
田徑游泳競技運動法 一角
游泳術 上編五角
游泳新術 四角
冷水浴 二角五分
北京師範大學叢書 游戲專論 一元二角
直立姿勢比較圖 八分
體格檢查一覽表 三角

△體育叢書△

跑冰術 四角
發達肌肉法 三角
田徑賽運動 六角
運動員指南 三角
布魯成組木棍體操 二角五分
教室柔軟體操 二角五分
女子籃球 四角
德國室內體操 三角
柔軟體操十二式 二角
足球 四角
網球 五角
[illegible]棒 二角五分
籃球 三角
壘球 七角
杖球 三角
棒球 二角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二月一日

⊙英使訪顧維鈞，抗議安格聯免職事件，謂中政府處分不甚妥當，安格聯在華服務近三十年，擔保各項債款，中外信仰，今以不肯發徵收附稅令免職，恐改派之代理稅務司亦未必能勝此任，請詳為考慮；並聲明本人已報告英政府請示，得覆再行交涉。新稅務督辦羅文榦就職，代理總稅務司易紈士託病不就職，亦不應羅文榦之召。

⊙中法安南陸路商約會議開第三次會，繼續討論滇桂越(安南)邊界稅率及中國在安南設立領事館問題。

同　二日

⊙南昌革命軍第三軍發生鬧餉情事。鄧演達到南昌，因其在武漢之行動，為蔣介石所申斥。

⊙北京公使團對於中國實行徵收附稅及安格聯免職事件，舉行重要之會議，日使反對附稅最烈，英使側重安格聯之免職。因內部意見未一致，無結果。

⊙河南靳雲鶚與奉軍之妥協已成功，靳在信陽一帶團結各軍，揭保衛軍之旗幟。

同　三日

⊙浙江孟昭月軍與奉軍在錢塘江上游劇戰之後，孟退回杭州。孟部軍隊與周蔭人部曾在前線自相攻擊，結果兩部俱退。奉軍乘機攻桐廬。孫傳芳所派援孟之白寶山馮紹閔兩師，鑒於孟周之爭，即退往安徽，以保實力。

⊙中國東南部分發生地震兩次，發動地點為安徽之鳳陽。

同　四日

⊙安格聯由漢口與陳友仁接洽後，轉上海回北京，即訪易紈士，磋商應付免職令之辦法，易紈士因此益堅其不就職，不發徵收附稅令之態度，惟中國金融界對於安格聯之免職，不願為之發言。

同　五日

⊙北京美公使漢口美領事奉美政府訓令，分別向顧維鈞陳友仁提出將上海公共租界圈出於戰爭區域以外之說帖。

⊙陳友仁在漢口向中外人士之集會演說，英外相張伯倫等對中國時局之宣言，均誤解現世自由獨立之原則。並說明英國建議在北京與漢口分別提出，已區分中國為「武漢之國民中國」與「北京之封建中國」；但兩者不能調和，英國欲其商業之發達與墜落，今為其自決之日。

⊙北京攝政政府以教令公布保護狀條例十八條。特派楊度為包寧鐵路督辦。

⊙福建李生春部被何應欽在水口福州分別繳械。

⊙中日商約三次會議，討論顧維鈞於一日所提出之「商約大綱，」此大綱僅聲明「彼此平等及尊重領土主權之原則；」於租界，關稅及領事裁判權，未經提及。日方要求將該三問題加以明白解釋。

同　六日

⊙雲南發生政變，全省重要軍人由胡若愚龍雲陳汝驥李選廷等四鎮守使領銜，電唐繼堯要求驅逐所親信之唐繼虞陳維庚諸人，並公開政治，改組省政府。同時即以軍隊向唐壓迫，唐表示願酌量容納。

⊙袁祖銘在常德被殺後，所部一部退向貴州，一部為唐生智軍繳械解長沙。袁部彭漢章(革命軍第九軍長)由蔣介石密電漢口總指揮部誘捕押赴長沙。唐生智通電痛詆袁彭在湘西之行為，及與吳佩孚孫傳芳往來之陰謀，表示願將彭交付湘西人民審判，並通飭湘西將領陳渠珍廖湘芸劉敘彝等。

同　七日

⊙荷日英美法意六國公使代表關係列國赴外交部，正式向顧維鈞抗議徵收附稅及總稅務司安格聯免職事件。

⊙漢口陳友仁阿馬利之交涉繼續進行，討論之主點為英兵運出上海之問題，其漢口九江租界問題已協定終了。

◉安國軍總司令部之外交，財政，政治三討論會正式成立，張作霖之全體閣員均親往參與開幕典禮。

◉寇英傑與褚玉璞在徐州會晤，協商直魯軍入豫問題。

◉奉軍發行兵站庫券三百二十萬元，財政部令各關卡一律收用。

◉北京財政部公布銀行註冊暫行章程十一條。

同　八日

◉張作霖發表宣言，聲明不願武力統一中國，願以和平發閑民治，維持內外債信用，起兵專爲剿滅過激主義，舍過激黨外皆有商量餘地。

◉張作霖發進兵河南通電，謂豫軍反攻之望完全斷絕，已分飭直魯聯軍及三四方面軍分途前進，誓收武漢，進取粵湘。其豫中將士但係宗旨相同，即無歧視。並另電吳佩孚及吳部將領，望協同動作，勿生誤會，倘有抗阻義師，亦應一致聲討。

◉北京方面因安格聯免職所引起之糾紛，有人出爲斡旋。易紈士迄未就職，且有將令海關拒徵附稅之事，政府派員告易，限三日內就職。日本方面根據總稅務司用「進口貨最多國人」之規定，運動由日人繼任。

◉漢口交通部布告，招[illegible]局停業，已派專員組清查委員會，清查期內所有該局船舶，碼頭，棧房，地產，無論何人，不得以任何名義有擅行抵押，變賣，轉移等情。

同　九日

◉漢口交涉員通告領事：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華洋訴訟，已命漢口市法院辦理，以後會審公堂不得開審，夏口縣署亦不得受理，領事官員陪審之資格亦取銷。

◉北京顧問對[illegible]使請訂上海爲中立區域事件，議定：上海租界爲中國領土，斷無容納外人提議而劃自國領土爲中立區域之理。陳友仁亦答覆漢口美領事，依主權完整原則，拒絕代謀中立。

◉上海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因英人已有交還租界之提案，決停止華董三人之選舉，另組臨時委員會，與工部局協商一切進行事宜。

◉中法安南陸路商約會議開第四次會，中國提出安南設中國領事，及華僑待遇請與各國僑民同樣，並免除苛稅之問題。

◉北京政府委派秦夏聲等前往美國考察司法，並出席太平洋聯合會檀香山法學會議。

同　十日

◉廣州全市商店罷業，大舉向省政府請願，爭「[illegible]去留工件權」。工人代表亦向省政府請願維護農工。中央，省政府方面由李濟琛有條件的允許用明令布告，僱主有自由任免店員工件之權，並定五日內開仲裁會解決工商糾紛。工商兩方散去後，各努力結合團體，作最後之準備。

◉靳雲鶚發表拒絕奉軍入豫通電，吳佩孚部多附和，吳靳亦有和好之趨勢。

◉天津英僑開重要會議，討論歸還租界於中國之問題。

◉武漢方面審判陳嘉謨劉玉春之人民審判委員會已開幕，徐謙爲委員長。

◉北京政府准外交總長顧維鈞呈，組織「接收天津比國租界委員會」，派張煜全徐墀莊景珂爲該會委員。

同　十一日

◉吳佩孚因奉軍實行入豫，在鄭州集本系將領（寇英傑及駐信陽將領未到）迭開重要會議，結果，致電張作霖，請令奉軍停止前進，以便從長計議。惟京漢路奉軍已占領彰德衛輝，直抵黃河岸，與吳部發生小衝突。隴海路之直魯聯軍亦入豫境歸德，向開封進展。張學良至徐州，奉軍所委之河南宣撫使趙倜在彰德設辦公處，宣布收降吳軍，勸撫紅槍會，改派知事等辦法。

◉安格聯免職事件解決，其辦法：由稅務處顧全安之面子，用公函褒獎其在華服務之勞績，並於一年以內仍予以總稅務司之待遇（即仍給薪俸。）安即辦交代於易紈士，英使署亦妥協。惟漢口方面否認北京政府有任免海關洋員之資格，以陳友仁宋子文孫科組織委員會，研究以後海關之新局面。

◉天津海關實行徵收附稅，並依北京當局新定之計畫，於交通銀行另[illegible]處，惟日本領事及日商依該國政府之方針，尚有抗議及抗納之情事。

◉北京教育部公布專門以上學生畢業資格試驗規程十三條。

◉雲南政變發動後，唐繼堯已屈服，唐繼虞陳維庚等多出奔，各軍人二次通電要求[illegible]宣布改組省政府，確立合議制精神，並提倡成立軍事機關統一軍權。

同　十二日

◉楊宇霆二次入京之結果，北京方面有內閣改組之空氣，並有顧維鈞內閣動搖，梁士詒將組聯南內閣之傳說。張學良由徐州趕赴北京。

◉駐比公使王景岐向外交部報告：海牙法庭庭長伍波爾，對比國提出之中比條約訟案，已發表獨裁之宣言及辦法。據約即行修約，即研究會商籌備應付方法，並令朱兆莘向國際聯

重吾國各項外觀之效力。

⊙上海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選出王正廷等九人爲臨時委員，準備與工部局董事對等磋商租界內之市政與治安等一切事宜。

同 十三日

⊙浙江戰事，中路在富陽桐廬間頗吃緊，左路自關絡至諸暨亦發生變化，孟昭月自杭州出發，赴前線督師。

⊙英兵已到上海之寶漢聯隊第二大隊及格魯賽斯得爾第二大隊約共二千人，並印度兵五百人，正式上陸駐紮。由四川退出之英僑已到上海者六十人。

同 十四日

⊙漢口陳友仁阿馬利之交涉，經阿於十二日奉英外交部訓電，將張伯倫在英下院聲明「英兵除自印度出發者在上海登陸，餘隊僅集中香港」之電交陳，並表示改變派兵來華計畫，後日見接近，協定原定本日簽字。臨時陳提出英兵在上海登岸之抗議，阿電倫敦請示，協定簽字展期。北京政府訓令駐英公使，向英政府聲明，漢案最後協定，如不向中央政府通過，不能認爲最後解決。

⊙中日商約四次會議，討論關稅自主及相關聯之各問題。於關稅互惠協定一層，雙方意見大相懸隔，日方主張在關稅會議內解決，中國委員不能同意，將有另組專門委員會研究之趨勢。

⊙吳佩孚部下親奉人物多離河南，齊燮元通電宣告下野，寇英傑赴北京，亦不能復回。

⊙巴西公使福爾科向顧維鈞之攝政內閣呈遞國書。

⊙北京政府特派靳個爲河南宣撫使。

⊙國民政府曾通告北京政府，將另行任命所轄各省之郵務局長，郵務總辦代斯德與電告國民政府，謂郵務局長向由渠以全權任命，與北京政府無涉，亦難允諾國民政府之通告。全國郵務工會將在漢口開大會，恢復郵權問題，將成重要之議題。

同 十五日

⊙國民政府外交部公布漢口案協定中止簽字之經過及揭示協定內容爲：英當局於三月一日召集納稅人會議，解散英界原有市政機關，由華人新市政機關接收，工部解散，由中國依特區辦法，組織特別市政機關，管理租界。

⊙入豫奉軍已在黃河以北與吳佩孚部衝突，將圖治堂所部及齊燮元之衛隊，王爲蔚部下之一旅繳械。吳佩孚電令王維城等部北上戒備，並調豫南靳雲鶚魏益三田維勤各部向鄭州附近集中。奉軍前敵總指揮于珍趕回北京報告，張作霖即召楊宇霆張學良及前敵總司令韓麟春開緊急會議。

⊙廣州工商糾紛仲裁會已開會。公安局長鄧彥華奉李濟琛令，工會要求未遂，派糾察隊封鎖商店營業，迅即嚴厲干涉，並拔去各商店門首之糾察旗，如有滋擾，即拿辦。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

⊙巴黎協約國大使會議與德政府成立協定，德國允許撤廢二十二要塞之施設。

⊙英政府前命駐法大使向法政府要求陸海軍在滬共同行動，法國答覆反對此要求。

同 二日

⊙意國答覆英國對華說帖，贊同英國對華政策。

同 三日

⊙英國閣議議決英兵不集中上海，而分駐於香港威海衛，以打開中英交涉停頓之局面。

⊙英國向日內瓦聯盟大會提議以上海爲自由市，置於國際聯盟管理之下。

⊙保加利亞阿波爾德地方戍兵叛變，全國戒嚴。

⊙意國羅馬有名十大報館論中國形勢，主張意政府加入英國之出兵。又言歐洲列強關於對華政策宜速團結一致。

同 四日

⊙英國勞動運動評議會致電陳友仁，切勸與英國繼續交涉。

同 五日

⊙日本勞動界民黨發表對華聲明書，將努力於國民政府之承認。

⊙美政府向我國南北當道提議，以上海市外五英里畫作中立地帶。

⊙萬國棉業大會閉幕。

同 六日

⊙英國全國工黨聯合行政會發起要求對華和平大會，到者甚衆。

同 七日

⊙日本舉行大正天皇葬儀。

⊙英內閣對於美國之上海中立提議深表同情。

同 八日

⊙比國出售其驅逐艦十艘，比國此後無海軍。

⊙美國參院決議將外僑入美新法案展緩實施一年。

同 九日

⊙英國工黨提出議會答覆英皇訓辭之修正文，主張召回在途開赴中國之軍隊。

⊙美國參院否決取消加入世界法庭前案之動議。

⊙智利內閣辭職，陸軍總長伊般納士組織新內閣。

⊙俄國徐維諾夫通告國際聯盟，聲明俄國不願參加萬國救濟會。

⊙波蘭國會批准萬國鴉片公約。

⊙葡萄牙共和禁衞軍一部份聯合警察及若干海兵作革命擊變，但即爲政府派軍擊平。

同 十日

⊙美國大總統柯立芝命駐英法意日各大使以牒書致駐在國政府，建議於本年五月在日內瓦召集第二次裁軍會議，討論限制補助艦。

⊙英國工黨在議會提出之修正文被否決。

⊙英國對於美國裁軍提案表示贊成。

同 十一日

⊙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致函國際聯盟，說明中國形勢，申述英國政策完全與聯盟會章字句及精神相合。

同 十二日

⊙美國衆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一議案，依總統柯立芝要求撥款七萬五千元爲出席日內瓦裁軍會議之經費。

⊙法國政府對於美國裁軍提案決定拒絕。

⊙日本閣議討論美國裁軍提案，以該案無反對理由，日政府決定欣然承諾。

同 十四日

⊙意國決定拒絕美國裁軍提案。

⊙逵爾馬西亞與黑塞哥維拉有激烈地震。

同 十五日

⊙法國對於美國之裁軍提議，正式回答，不願參加。

⊙尼加拉瓜之自由保守兩派準備決戰，以爭阿太葛爾巴縣。

徵求

廣州中華書局分店王亦鶴君徵求本誌第六卷第八號，十九卷十六號，廿一卷十號，廿三卷十三號，以王亦鶴著中國歷朝統系圖酌酬，或郵費代價。

原文献残缺